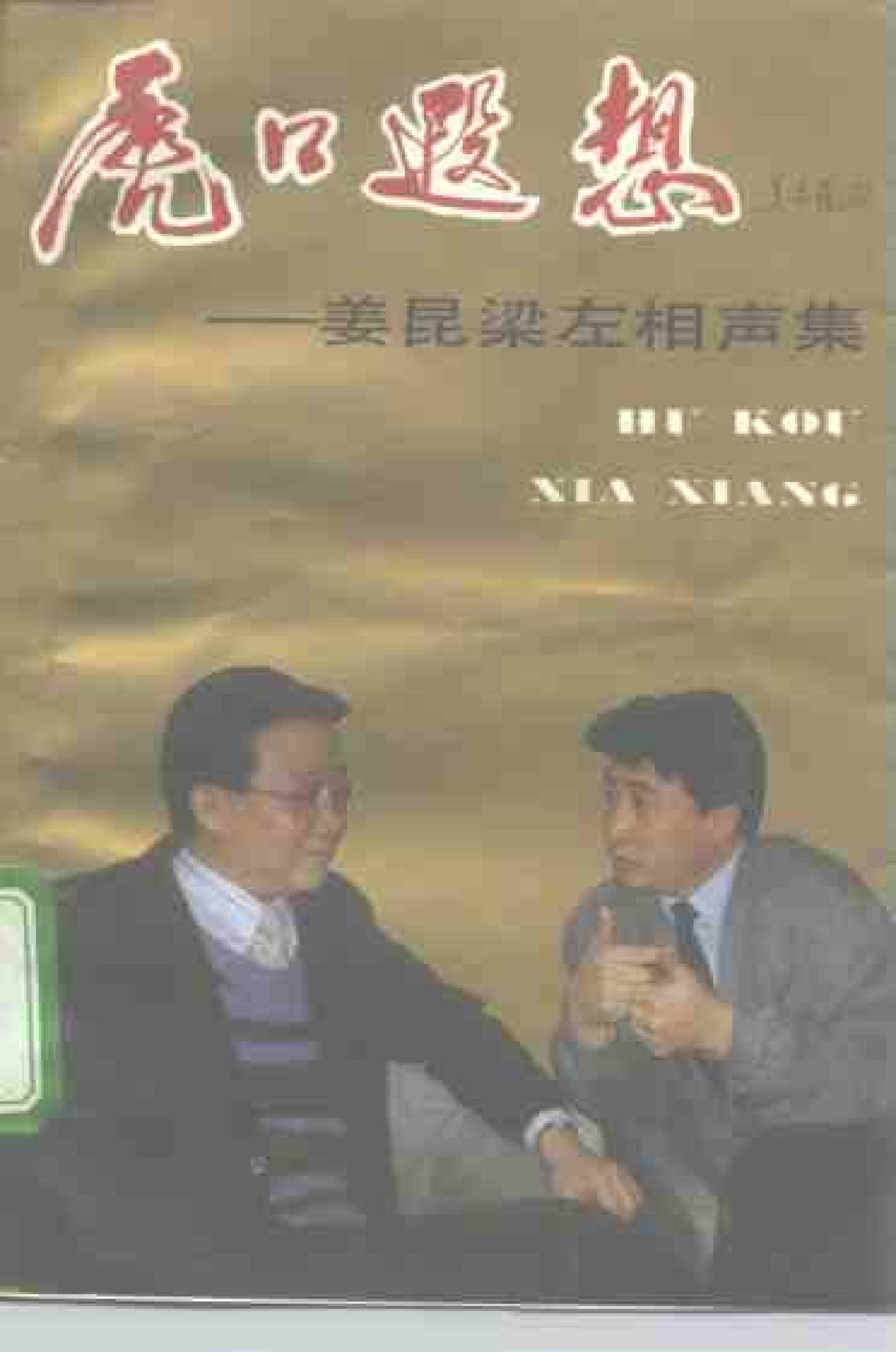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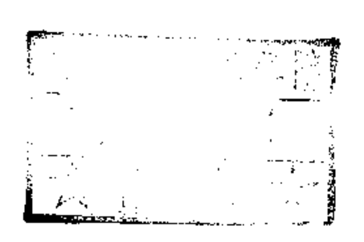

虎口遐想
——姜昆梁左相声集
HU KOU
XIA XIANG



虎口遐想

——姜昆梁左相声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140号

责任编辑：陈　勇
封面设计：滕大千

虎　口　遐　想
——姜昆梁左相声集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40,000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7-5039-1025-9/J·161
定价：3.60元

序

王 蒙

人们愈来愈爱听相声了，因为忙，因为烦，因为压力，因为许多品类的表演质量差，就更需要笑的轻松。而笑又是什么呢？笑是一种什么机制、什么艺术呢？读一读姜昆、梁左合写的这本相声集，你也许会体会到笑实在是一种"洞察"的智慧，洞察了各种畸形和做作，便发出了会心的笑声。例如《学唱歌》里对于某些歌星的表演的概括，"主动热情式"啦，"自我陶醉式"啦，"恨你入骨式"啦，"悲痛欲绝式"啦，让你觉得作者把一些歌星们算是琢磨透啦，实在没跑，实在绝啦，够损的啦。为什么"损"，看透了你啦，准确而又淋漓，你能不笑吗？

笑也是一种生命力。拿深受群众欢迎的相声段子《虎口遐想》来说吧，掉到动物园狮虎山老虎洞里的经验人们大概绝无仅有，最好也不要有；但是生活中的那种被挤兑得身不由己的被动，那种类似被虎吃掉的恐惧和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那种毫无意义、毫无代价可言的祸患，特别是那种受到一大堆好心人的莫衷一是的同情，却又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负责、真正有义务也有能力帮助你摆脱困境的人的虽不孤立却仍然

无援少援的处境，仍然使你觉得似曾有过，仍然必定会引发出一阵又一阵的轰笑。而处在这种"虎口"的险境的人居然还能遐想，居然还在考虑搞对象与自己的个头够不够尺寸，居然还能"练贫"(因为说相声的"甲"是进入这个倒霉的相声角色的)，这不也是一种顽强和一种力量吗？幽默一下，也许于事无补，但不也比毫无幽默感地等待灾祸的蔓延和扩大叫做"坐以待毙"的强吗？

自然也可以不必说得这么大这么深。人所周知，相声是笑的艺术，逗人一笑，有益身心健康，功德无量。掉到虎洞里，还能不出洋相吗？荒唐的情节设计引起了荒唐的遐想，荒唐得出了格，就不是惊险场面惊险故事而是喜剧场面喜剧故事啦。这既是艺术的逻辑，也是生活的逻辑。

荒唐故事的构成材料却未必都荒唐。陷入虎畔的"甲"希望能"组织组织"，"哪怕组织个虎口救人临时小组"呢；搞对象的小伙子，星期天要"上丈母娘家盖小厨房"去（相声挖苦地说："打他们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不雇保姆啦！"）；为了把老虎吓走，有个小伙子建议大家喊口号；找管理员，管理员休息，要打电话而附近又没有电话；"甲"的所在单位是"亏损单位，书记想钱想红了眼，不敲你们三万四万不算完"；以及矮个男子找对象方面的自卑心理等等，这些并非没有生活依据。荒唐的逗笑中仍然流溢着生活，而有生活依据的逗笑就不仅仅是逗笑，而成为嬉笑怒骂言之有物的文章了。

相声《特大新闻》说的是一条关于"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如果把这个段子只是解释成为对于把老

鼠传成大象的传闲话的讥讽，那就过于简单化、平面化了。这个段子提到的在革命博物馆举行的新潮家具展销，并非全然地杜撰。天安门城楼卖票参观，外国人拿农贸市场当窗口看中国，"这么热闹，这么红火，咱们中国像欠债不还的主儿吗?"以及想象中的物价问题，重复收税问题，掉鞋后跟儿的质量问题，随地吐痰与市容管理问题……信口开河信口雌黄中却都有着一定的生活内容。如果说这个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思想的活跃、躁动与混乱，反映了一种兴奋而又惶惑不安的失了法度的心理，恐怕亦不能算牵强吧？这么说这段相声还相当"超前"地敏锐，相当有深度呢。至于当相声说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市场……"以及"鸡蛋诚可贵，鸭蛋价更高，若买松花蛋,还得掏五毛"的时候，笑声中我们或者议论一句"真贫"、"真缺德"，也许这种歪批《三国》的"诗"能引起裴多菲虔敬者的相当的反感。也许相声的逗笑里确实亵渎了一些本来很伟大的东西，也许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难免玩世不恭与亵渎神圣的原罪，但这种反差这种亵渎难道不也是生活本身的提示？生活本身对神圣所开的玩笑——例如"文革"——难道还少吗?悲剧能够变成喜剧、闹剧,不严肃的难道仅仅是逗笑的说相声的吗?

《电梯奇遇》就更"生活"了。一个人关到电梯中走不出来，伙食科长只管考虑他的伙食标准，宣传科长照旧进行他的分析清谈，人事科长则准备发商调函把那人的关系转到电梯里来，"白天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办公室主任则召集会议研究救人措施，最妙的是这所"效率大楼"里的头头脑脑还都宣布自己早已看出来了电梯有问题，却没有任何人采

取任何实际的步骤去修补或者更换电梯，这究竟说明了什么？然后发展到伙食科用滋水枪往电梯里滋鸡蛋汤，宣传科授予被关者以各种光荣称号，人事科决定给予被困者以科级待遇，办公室准备卖票组织参观，最后是经过定向爆破把被困者从一个旧电梯崩到另一个坏电梯中去了……匪夷所思的情节设计中包含着十分辛辣的黑色幽默。这个段子的内涵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不但可以搞成相声也完全可以搞成一篇小说，乃至搞成一台话剧。这里边的潜力还大大的有呢。

《小偷公司》同样是一篇沉甸甸的相声段子。这里用"沉甸甸"来形容相声似乎颇有点用词不当。《小偷公司》的第一层意思是嘲笑小偷，毋偷毋窃，这样的道德标准当然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第二层意思可就是讽刺组织机构和运作秩序的弊端了。"小偷公司"中坚持"第一线工作"的只有"我"夫妇二人，却设立了一个总经理十一个副经理，还要"学文件"，还提出了"我们也有三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又是亵渎!)并且设立了"保卫科"、"纠察队"、"业务科"(一个科长十五个副科长)……要偷一个女工的钱包首先要在"工业口"、"妇女口"、"青年妇女口"、"双眼皮未婚青年妇女口"之间扯皮……"小偷公司"愈精简人愈多，走后门进来一大批不懂"业务"的人，两个人偷钱一百多个人花钱，层层请示……呜呼，这个相声与咱们的机构改革、提高行政效率的大题目搭界呢！当然，请读者与观众高抬贵手，相声是用的相声的路子，言过其词，信口胡抡，嬉皮笑脸，荒诞无稽，在所难免。总不好在相声里做一个精兵简政问题的报告，是不？

相声《着急》是一个新段子，它所反映的这种生存状态其

实是令人觉得相当亲切的。着急起床而闹钟没响，着急出门而被白菜、煤堆挡路，着急赶路而被汽车抢了道（他当然是骑自行车的喽），渴了喝不到开水，上完厕所拉不上拉锁，做工间操的伴奏音乐没了节奏（录音机有毛病），开饭的时候埋怨给自己打的菜少，听个报告长得没完没了，自由市场买菜价钱很不公道，国营商店售货员的态度更糟，电视剧拖拖拉拉……活脱脱一副贫贱人家百事哀的心态录！特别是说到孩子，不该搞对象的年龄（刚上初一）就交开了女朋友，到了岁数却又找不着对象了，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令人喷饭而又叹息！

一段相声里能有这么一句两句搔到人们的痒处（乃至痛处）的玩笑话也就不容易了。又尴尬又亲切，又可笑又可悲，又流露真情又一通耍嘴皮子，真真假假，悲悲喜喜，笑笑闹闹，深深浅浅，道是无心却有心，道是有愁却无怨，这也就够可以的啦。您还要什么？就像电视剧《渴望》里刘大妈一听罗刚是写书的作家，就免去了他吃饺子时外加的酒菜招待一样，点到这儿也就成了，观众又不是傻子！君不见，有些洋洋洒洒的大作品，数万言数十万言下来，竟还找不到一句真切深沉、冷热适度、可以解颐、可以排忧的警句妙语呢！

如此这般，这个相声集里所收的作品比起以前人们熟悉的相声段子似乎多了些生活气息，多了些笑料的立体，多了些心态的概括，多了些耐人寻味的“味儿”；或者，可以说它们更文学吧。这很可能与作者之一的梁左先生有关系。他的母亲是著名作家谌容，他本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又在高等学校做中文系的讲师，由他与著名的笑星姜昆先生珠联璧合，共同创作，必然会为相声的文学脚本带来

点更深刻的东西。相声相声，人们对它也要刮目相待了：杰出作品，宁有种乎？

有些大家对文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也许是太严肃了吧，他们不大喜欢相声，他们把说相声等同于耍贫嘴。有一位可敬的大作家大师长就不无遗憾地批评我的某些小说段落在那儿"说相声"。还真说对了。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有志于相声创作的，五十年代我曾经给某曲艺杂志投过稿，那段相声的题目似乎是《做总结》，失败了，"毙"了，这颗种子没发出芽来。"贫嘴"还是要耍下去的，哪怕给深文周纳的豪勇们提供了方便。连"贫嘴"都不耍，岂不闷气乎？连"贫嘴"都耍不出来了，岂不没劲乎？"贫嘴"耍到姜昆、梁左这个份上，您做得到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您读完了、听完了这些相声，除了"贫嘴"，还是"贫嘴"，再得不到旁的启发，并从而抱怨这些相声、抱怨相声这种形式、并为喜爱这种形式的人感到遗憾，那就是"接受美学"的问题了。您能怨谁呢？

目　录

虎口遐想

甲：×××同志，问您一个问题。

乙：什么问题？

甲：您摔过跟头吗？

乙：你指的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

甲：还什么工作生活，就是平常走道儿没留神，“叭嗒”！狗吃屎，嘴啃泥，大马趴，倒栽葱！

乙：嘿！哪儿有摔这么厉害的？

甲：前些日子，我摔了一个跟头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也摔入世界先进行列。

乙：有这么悬吗？

甲：首先这地方就悬！

乙：什么地方？

甲：北京动物园狮虎山。星期天一人没事上那儿看老虎玩儿去，不知道哪位缺德，一边儿往前挤一边儿起哄：“老虎出山喽！”“日嗽——”，他把我从围墙边儿上给挤下来了！

乙：哎呀，摔坏了吧？

甲：摔坏哪儿都没关系，关键是摔这地方，它……它不是人呆的地方！

乙：哟，掉老虎洞里了！

甲：我抬头一看，不远处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声儿都变了："哎哟……妈……"

乙：怎么管老虎叫妈呀？

甲：叫奶奶也不行喽！全完了。我这一米六五，百十多斤，正好老虎一顿午餐肉。这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了。

乙：你想办法呀！

甲：想办法？脑袋都大了！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乙：老虎没发现你？

甲：眉来眼去的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乙：瞪你哪！

甲：老虎一瞪我，我脑子里"噌"地一下，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

乙：嘿！

甲：我一想，咱们新时代的青年，当着这么多人掉到老虎的嘴边儿上，咱们不能给青年人丢脸！过去你们看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乙：好哇！

甲：好？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儿在这儿练真的了！实打实的，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乙：要打虎，你还真行。

甲：行什么？

乙：想得不错。

甲：想得是不错，腿可得站得起来啊！

乙：都吓软了！

甲：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有所考虑。

乙：你考虑什么？

甲：您知道有个“动物保护法”吧，谁打死老虎，判刑两年。

乙：他这法制观念还挺强。

甲：您说这是谁订的？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乙：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甲：妇女儿童你保护，那野生动物虎背熊腰的，你保护它干吗？

乙：那也要保护。

甲：我这儿正琢磨呢，上边儿可乱了。这个喊：“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点儿救人哪！”那个给我打气：“哥们儿，挺住！”我说：“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个我看看。”

乙：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甲：那也不能这么乱呀！一个老头儿说：“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儿扔给你！”一个大嫂冲我喊：“兄弟，要刀吗？我这儿有水果刀儿！”

乙：瞧这两件武器。

甲：这个出主意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说扔一根儿烟让我抽口先提提精神。一位老太太心眼儿真好，抹着眼泪跟我嚷嚷：“孩子，给你根儿钢笔，有什么话你先写下来，我告诉你们家大人去！”

乙：好嘛，跟你要遗嘱。

甲：您听听这份乱！也没人出来给组织组织。看来呀，什么

事还得有领导，哪怕组织个虎口救人临时小组呢！没人当组长，你们选我呀！

乙：那来得及吗？

甲：可你扔那拐棍儿、水果刀管用吗？

乙：这玩意儿打虎是差点儿。

甲：老虎正犯懒呢，我干吗呀，拿老头儿那拐棍儿捅老虎玩儿？

乙：那非把老虎捅精神喽。

甲：再说上边那老头儿，你什么眼神儿呀，你瞧你这拐棍儿扔的地方，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我一够，再揪老虎尾巴上！

乙：你可别乱动！

甲：没敢乱动啊，想来想去呀，还是应了老太太那句话，我呀，留下两句吧！

乙：啊？真要留遗嘱？

甲：我也老太不小了。

乙：青年人嘛。

甲：算卦的说，我二十八岁就是今年我有一场大难，前几天过完生日，我还高兴呢！

乙：大难躲过去啦！

甲：今儿一琢磨，大概人家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乙：得，阴错阳差。

甲：这叫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其实全怪我妈。

乙：这碍你妈什么事？

甲：您瞧我妈生我这个头儿，台底下看着挺高，拿皮尺一量，

一米六五。

乙：一米六五，凑合啦！

甲：你跟我凑合，搞对象的姑娘都不跟我凑合，说我是二等残废，谁也不要我。您说但凡我有个对象，我能星期天一人儿上这儿看老虎玩儿来吗？

乙：那怎么不能？

甲：您让搞对象的小伙子说说，你们搞对象，谁星期天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儿去？

乙：是这样吗？

甲：今儿星期天，对门小四儿一早起来就给丈母娘家盖小厨房去了。不客气讲，打他们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不雇保姆啦！

乙：嗐，你就愿意当保姆？

甲：当保姆干活儿累点儿不要紧，没有生命危险哪！再说干完活儿俩人谈恋爱去了。谈恋爱逛公园，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够味儿。动物园什么味儿，您闻闻，腥臊恶臭，就冲这味儿，亲什么地方也影响情绪呀！

乙：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甲：没对象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儿。我要是大高个儿，我全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是真清楚了，我连老虎几根儿胡子都看清楚了！

乙：你这机会倒是难得。

甲：给您争取一回？

乙：不去！

甲：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乙：那给工作单位留几句吧。

甲：怎么说呀？各位领导，各位师傅，我休礼拜出去玩儿，没留神儿让老虎给吃了……您说这像话吗？

乙：实际情况嘛。

甲：全怪我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对老虎吃我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因为从小到大，我还没死过一回呢……

乙：啊？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甲：死就死了吧！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硬气点儿！我告诉他，抚恤金你们看着办！工伤是算不上了，顶多落个"自然死亡"，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乙：也没法追认。

甲：追悼会依我说开不开两可。

乙：为什么？

甲：悼词没法儿写呀！"××同志，学习努力，工作认真，团结同志，不幸被老虎叼去……"

乙：是不像话。

甲：这时候上边可都乱了！这个喊："小伙子，沉住气，这老虎挺老实，容我们想想法子！"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管理员去了！"有个年轻人在边上出主意："咱们大伙喊口号，把老虎吓走，来，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乙：嗐，这管用吗？

甲：把我给吓坏了！"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弄醒

了呀！不就喊口号吗，我来，我离得近，它听得清楚呀！……（低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乙：好嘛，连儿歌都想起来了。

甲：（冲上喊）：“嗨！上边的！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嗨！上边的！你们要真有学雷锋的精神，你们下来几个！”

乙：让人家下来？

甲：“没人理我？那什么——共产党员跟我来！”

乙：你是共产党员吗？

甲：你甭管，反正我带头先下来了！

乙：那你让人家下来不也得喂了老虎？

甲：就算你们喂了老虎，也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往报纸上一登，大相片弄个大黑框，家属一看多高兴呀！

乙：还高兴哪？

甲：您说我死了算什么？我喂了老虎是无谓牺牲，轻如鸿毛！

乙：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甲：上报纸，顶多两句话：“一青工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您听听，连名儿都没有，整个儿一个反面典型！

乙：你还想当正面的？

甲：怎么啦？

乙：你想了半天，一点儿管用的都没有！

甲：你别忙，等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乙：跟老虎还商量哪？

甲："老虎，老虎，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你要吃人的话，我们单位有个×××（乙名）挺胖的！"

乙：你拉扯我干吗呀！

甲："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我保证也不咬你！"

乙：这倒是实话！

甲："老虎，只要你今儿开恩不吃我，你让哥们儿度过这一关，我呀，我一定好好活着。别说干四化，八化我都干！在单位听领导的话；在家里孝顺父母，爱护弟妹；出外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乙：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别看乱七八糟，你到我这时候不见得想得起来。

乙：你现在应该想办法出去！

甲：出去？说得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围墙五米多高，一点蹬头没有，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安个电梯！"嗨，上边的，你们快点儿想办法！找管理员，什么？星期天管理员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你们受累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119，匪警、火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有电话？"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这么点儿小事儿都通知不出去，帝国主义要是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乙：你就甭操这个心了。

甲："算了算了，你们出动物园，找电视台，让他们派个摄制组来，拍一拍等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乙：拍这个干吗呀！

甲：拍个老虎吃人的实况录相，卖给外国人换点儿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乙：他这觉悟还挺高！

甲：您说这么半天了，这老虎怎么一动不动呀？它动唤动唤，我还能跟它比划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了！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乙：老虎不可能退化！

甲：你怎么知道的？

乙：动物园为了保护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里扔一些活鸡活兔，让老虎捕捉活食！尤其是星期天，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甲：坏啦！今天就是星期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呀？

乙：全让他赶上了！

甲：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跟他们没完！

乙：让他们深刻检查！下不为例！

甲：下不为例？那我这回就算了？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检查！管理员撤职！扣发当月奖金！我的丧葬费用，由动物园报销！我们单位是亏损单位，书记想钱都想红了眼，这么一大活人没了，你们等着，我们书记不敲你们三万、四万不算完！

乙：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胡琢磨？

甲：那您说，我一人在底下干什么？大老虎看着我，动我也动不了，可不就搞点儿“智力开发”嘛！

乙：嗐！你别糟踏词儿啦！

甲：就在我胡琢磨的工夫，一个银铃般的姑娘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来，咱们大家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

乙：哎，这主意好！

甲：我一听，激动得眼泪都下来了！多好的主意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呢！我抬头一看，嘿，姑娘一声号召，三十多人正解皮带呢！哎哟，这真是"五讲四美"开了新花！我再一看这姑娘，这姑娘穿着一条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心思？

甲：不是，我是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姑娘能够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这姑娘……对我有点儿意思？

乙：你小子邪劲儿太大。

甲：不是，你瞧她周围那么多小伙子，她为什么谁都不看，单单趴边上看我一个人？

乙：废话！谁让你掉下去的？不看你看谁？

甲：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往下看，看不出个头高矮，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都说英雄救美人，今天是美人救英雄，嘿嘿……

乙：别笑了！你活了吗？你就想搞对象？

甲：你瞪什么眼哪？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不动口二不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快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呀？

乙：得，我还多嘴了，活动吧，活动吧！

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由三十多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着墙头下来了。我抬头一看，上面三十多人手提裤子正往下看我呢！大伙儿这么救我，我不能对不住大伙儿。这条腿，勾过老头儿的拐棍儿；这只手，抄起大嫂的水果刀，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手下舞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儿，嘿！您猜怎么着，我站起来了！

乙：敢情你一直坐底下来着？

甲：废话，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

乙：你快往上爬吧！

甲：我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噌！噌！噌！"这叫带劲儿！您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要跟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

乙：你就是胡说有能耐。

甲：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嘿，这叫胜利在望！（唱）"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老虎，你呀，饿着吧！看你自个儿也够孤独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急，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个母老虎！

乙：嗐！

甲："噌！噌！"又是几步，上边一使劲儿，嘿！我出来了。

乙：你得救啦！

甲：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我是一阵阵的迷糊。

乙：这回可吓得不轻。

甲：忽然，我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乙：什么问题？

甲：那黄带子哪儿去了？

乙：姑娘的裙带？

甲：在这儿呢。我赶紧解下来，像捧哈达一样捧在手中，嗬，带着她的体温，带着她的芳香，我一溜歪斜，冲姑娘而去。

乙：你干吗呀？

甲：我要到姑娘跟前，给她来个“金珠玛米亚咕嘟”！

乙：你急什么呀？

甲：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急！

乙：大伙儿那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伙儿？

甲：我这儿哆哆嗦嗦，我说得出话吗？

乙：那你跟大伙儿握握手啊！

甲：大伙儿全不跟我握。

乙：怎么啦？

甲：都提着裤子呢！

乙：嗐！

自 我 选 择

甲：我这个人呀，有一烦。

乙：你烦什么？

甲：我最烦有的人，本身是个男同志，可一点儿男子阳刚之气没有，挺大岁数不长胡子，白白胖胖还戴个眼镜，跟老太太似的……

乙：我招你啦?!

甲：我还烦有的女同志，一点儿温柔劲儿没有，来不来一叉腰，母老虎似的："我招你啦！"您说像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人……

乙：你说谁哪?!

甲：我说……我说我自个儿哪！

乙：说你自个儿？

甲：对，我就男不男女不女！行了吧？

乙：你又开玩笑。

甲：不是开玩笑，这已经基本上成为事实了！

乙：怎么回事？

甲：就是前些日子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脑垂体内分泌出现了问题：雄性激素没了，雌性激素来了，说我已经不

能算一个彻底的男同志，基本上属于这个……老天爷，您都听明白了吧？

乙：这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这病呀！

甲：要不说倒霉事儿都让我赶上了呢，大夫也说这病国内罕见呀！

乙：那大夫什么意见呀？

甲：大夫说得动手术，把脑袋锯开了，拿个螺丝刀似的东西在里边拧，想当男的往左边拧，想当女的往右边拧，大夫说让我回家商量商量，到底往哪边拧？

乙：嘿，我听着都新鲜！

甲：您别尽听新鲜玩呀，您帮我出出主意，您看我这情况往哪边拧合适？

乙：哟，这我可拿不了主意。你呀，回去跟你们家大人商量去吧！

甲：怎么说呀？"妈，您看您养活这儿子也没什么大用，干脆我给您变个闺女得啦！"

乙：孙悟空呀！

甲：就是呀，回头街坊邻居没闺女的都让我给他们变，我变得出来吗？

乙：依我说你就甭变了，你让大夫把病治好，还当男的，不就完了吗？

甲：还当男的？别逗了！我当了二十多年男的，当出什么好来了？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我还不变变样儿？

乙：当男的有什么不好？

甲：有什么不好？如今在咱们国家，这男同志的社会地位多

低呀！您上我们厂子看看，你就是求领导办点事，这男同志去女同志去就不一样！

乙：怎么不一样？

甲：男同志去了，领导一看是男的，那脸，跟国画儿似的，“刷——”下来了！

乙：那要女同志去了呢？

甲：领导一看是女的，那嘴角儿，跟线儿拽的似的，“嗖——”起来了！你说你看见什么了你就乐成这样儿？

乙：在文明社会中女同志应当受到尊重。

甲：那他们当领导的，也不能那么挤兑我们男的呀！就说上班儿迟会儿到吧，他就愣到集体宿舍，上你被窝里揪你去！您说他讲理不讲理！大冬天的，人家那被窝多热乎，他那手多凉呀！

乙：你上班迟到就不对！

甲：那人家女的上班也迟到，他怎么不上被窝里揪人家去呀？他就在门口瞎咋呼：“小张，快起来！八点啦！上班啦！……”你有本事你进去！

乙：那是不能进。

甲：这回我要是变了女的，我看他再敢上被窝里揪我！他敢来，我跳起来我拉着他上派出所！我告他作风不正！他思想有问题！他男女不分！……

乙：人家是没法儿分。

甲：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厂领导向着女的，车间领导也跟着学样儿！我们车间小孟子，才是个副组长，也学得一身毛病，连接个电话都分男女！

乙：要是男同志来电话呢？

甲："找谁？不在！不知道！不认识！没处找！上班时间，不传电话！啪！"

乙：要是女同志来电话呢？

甲："找……喂，您找谁呀？他不在呀！有什么事儿您给我说成吗？我姓孟，我是他们领导，您就叫我小孟子得了。他没跟您提起过我？我今年二十六岁，身高一米六五，小时候我是单眼皮，后来我拉了，拉得挺好看的……"你说你跟人家说这些贫不贫？

乙：怎么这人都跑你们单位去了！

甲：就冲男同志这社会地位，我呀，坚决不当男的！

乙：那你当女的？

甲：对，我当女的！我当女的我有方便条件！咱们长得不错，大眼皮儿，双眼睛……

乙：那叫双眼皮儿，大眼睛！

甲：走道儿咱们扭着点儿（动作）……您看这样怎么样？

乙：行，跟抽疯一样！

甲：我当了女的我还得找一个对象……哎，您看我找一个男的当对象怎么样？

乙：女的可不就得找男的吗？

甲：那您看我找谁合适？

乙：大主意你自已拿！谁看得上你你找谁去！

甲：谁能看得上我呢？如今这姑娘眼皮多高呀！找对象都挑花眼了！

乙：现在你不也要变姑娘了吗？

甲：嘿嘿，我也变姑娘了，那我也得好好挑挑！终身大事，马虎不得，我挑……哎，您看我们单位小孟子怎么样？人家大小也是领导……

乙：这你得自个儿考虑。

甲：不行，小孟子长得不行。身高才一米六五，一挺胸脯就钻铺底下去了！双眼皮儿拉得那个怯呀，跟肚脐眼儿似的！矮胖矮胖的还老爱穿牛仔裤，屁股后头那两个脸蛋绷得那个紧哟……我就纳闷，老李家那闺女怎么就看上他了！

乙：啊？小孟子有对象啦？

甲：谈了一年多了。

乙：那你还跟着掺合什么？

甲：现在不是提倡第三者插足吗？

乙：谁提倡了？

甲：那怎么报纸杂志老登这方面的文章？

乙：那是反对！

甲：你们倒说清楚了。

乙：也不谁不清楚！

甲：其实我心里清楚！谁是第三者？小孟子那对象才是第三者呢？我打一进工厂就跟小孟子睡上下铺，她跟小孟子睡过一屋吗？再说我跟小孟子结婚有方便条件呀！我们连住房都不用申请，把铺盖往下铺一搬就完了！如今这住房多紧张呀，这也属于为领导排忧解难嘛！

乙：你还真有说的！

甲：那是呀！如今住房紧张，你们当领导的就得多想办法，要都像我这样，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

哎，那样是不是就乱了？

乙：你还明白呀？

甲：对了，我……哟，不对呀，我要是当女的，这结婚以后生孩子的事儿就归我了？

乙：是呀，这是女同志的光荣任务！

甲：坏了坏了，到时候我要真怀上了，这公共汽车我可怎么挤呀！

乙：这不要紧，老弱病残孕，你属于第五位，到时候有人给你让座。

甲：谁给你让座呀！也就是那么号召！现在这年轻人，看见这样儿的（比划）上车，他就闭着眼睛装睡觉！他装看不见你！

乙：哪儿有这样儿的人呀！

甲：我就这样儿！我当小伙子那会儿，遇到这个（比划）上车我赶紧闭眼，闭眼上车闭眼下车，好几回都撞门框上了！

乙：连实话都说出来了。

甲：其实挤公共汽车还是小事，关键是到时候生男孩生女孩咱没把握呀！

乙：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甲：不一样！

乙：怎么？

甲：生了男孩，公公婆婆乐得蹦！敲锣打鼓坐小汽车回家。

乙：那要生了女孩呢？

甲：坐大的。

乙：大汽车？

甲：大平板。

乙：三轮儿车呀。

甲：万一我要生了女孩，大冬天的，顶着西北风让我坐一破平板三轮回家，多惨哪！（唱）“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雪花儿迷了我的眼，北风吹我的腰……”这我要落下病可怎么办？

乙：月子病可不好办。

甲：其实你们生男孩的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能保证他永远是男孩吗？他有可能变！你们看我，我都二十多了我还变着呢！

乙：你就别变啦！

甲：对，我不变了！我还当男的！当男的，无非就是在家里伺候月子，到时候爱人吃剩下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干点活儿怕什么？男同志在家谁不干活儿？（唱）“洗衣服，家常事儿，收拾屋子咱有劲儿，饭菜做得有滋味儿，洗裤子儿，抱孩子儿，我再扎一个呀小围裙儿呀……”哎，您看我再扎上这小围裙还像个男的吗？

乙：太像啦！我在家里老这模样。

甲：那我爱人干吗呀？

乙：人家不是坐月子吗？

甲：嘿！她倒合适啦！盘腿往炕上一坐就等着吃啦！我这儿上一天班回家还得再打一小夜班？不行！我跟她换换！我……

乙：那你爱人休完产假不也得上班吗？

甲：她还上班吗？上班那我就不换了。

乙：怎么又不换了？

甲：现在在班儿上女同志不吃香！招工，招生，都不愿意要女的！提拔干部，提拔领导，全是咱们男同志的事儿！我好好干，兴许还能混个领导当当。

乙：你还想当领导？

甲：那可不。等我当了领导，我再提拔提拔小孟子，谁让我们是两口子呢！

乙：怎么又两口子了？小孟子是男的，你也是男的！

甲：我是男的？我干吗当男的呀？

乙：你不说当男的容易当领导吗？

甲：谁领导谁呀？在外头男的是领导，在家里全是女的领导男的！

乙：那也不一定。

甲：不一定？您就是例子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同志，结婚三十年，受苦半辈子，给爱人当牛做马，别看这么胖，那全是虚的，一按一个坑儿。

乙：我们家是夫妻平等！

甲：瞧瞧，在家受了气，外头不敢说，脸上挂着笑，泪往心里流，我就琢磨，台湾还有回归祖国的那天，您可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儿啊！

乙：你怎么尽胡说呀！

甲：我也是替您着急呀！

乙：你还是先替你自个儿着急去吧！

甲：可也是。您说我到底当男的还是当女的呀？

乙：依我说，你呀，当男的你就别当女的，当女的你就别当

男的，当男当女……干脆，你自个儿选择吧！

甲：我呀，早选择好啦！我跟大夫说，让他把手术刀收起来，这手术我不做了！我就这么在中间儿呆着，挺好！

乙：这行吗？

甲：怎么不行？哪边有好事我奔哪边去！

乙：那要是"三八"妇女节？

甲：我是女同志呀！歇半天，领张电影票，我看电影去。

乙：那要是发壮工补助？

甲：这可不能少了我的，我是小伙子，壮工，没错儿，得按最高标准。

乙：这儿有个姑娘挺好的。

甲：我娶她！好姑娘就得嫁给小伙子，您帮我介绍介绍！

乙：这儿有个小伙子不错。

甲：我嫁给他！小伙子就得娶姑娘！

乙：结婚以后可得生孩子。

甲：生孩子我不管，我是男的。

乙：那坐月子……

甲：坐月子我可得盯着！

乙：你不生孩子光坐月子！

甲：您想，那排骨汤，鲫鱼汤，多营养呀！

乙：也别说，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甲：不错是不错，就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乙：什么问题？

甲：个人卫生成大问题了。

乙：怎么？

甲：我们单位那澡堂子，一三五对男的，二四六对女的。
乙：那你呢？
甲：它哪天都不让我进去！
乙：嗐！

家庭怪事

甲：俗话说：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人要是倒霉呀……

乙：哎，你怎么尽说丧气话呀！

甲：丧气？您要跟我住一块儿，您能咽气！

乙：你把我掐死？

甲：还用掐？就我们院那通闹劲儿，谁都活不长。

乙：你们院闹什么？

甲：闹什么？拿四奶奶家来说吧，闹耗子。

乙：咳，谁家也备不住有个老鼠什么的。

甲：可四奶奶家的老鼠，人家——水平高！

乙：水平高？

甲：任凭你是养猫抓，下药毒，拿碗扣，使夹子打，就连最新式的超声波灭鼠器全用上——

乙：怎么样？

甲：四奶奶家的耗子是愈战愈勇，百炼成钢。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儿都不耽误，传宗接代一拨一拨儿的，那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鼠胜旧鼠！

乙：嘿！这词儿用这儿了！

甲：那天晚上，我上四奶奶家串门儿，推门进去，四奶奶盘着腿儿在炕上看电视呢！

乙：这不挺安静吗？

甲：没法儿不安静。四奶奶旁边被窝垛上趴着一个大耗子带着四个小耗子，端端正正和四奶奶一块儿看电视呢！

乙：嚯！

甲：大概正播您说的相声，那四个小耗子"嘿嘿"正龇牙乐着哪！

乙：这耗子可成精了。

甲：咱们没见过这阵势呀，"四奶奶，耗子！"

乙：快打！

甲：四奶奶慢慢儿抬起眼皮儿："打？告诉你，消灭得了肉体，消灭不了灵魂。'速胜论'我是不抱幻想啦，要打，我就跟耗子打持久战啦！今儿晚上啊，奶奶我先让耗子看看这电视节目，受点儿正面教育——"

乙：什么节目？

甲：《灭鼠专家谈灭鼠》。

乙：行，这耗子真闹出点儿水平。

甲：四奶奶家对门儿住着二妹子，她们家不闹耗子。

乙：这好。

甲：闹土鳖。

乙：嗐，也不怎么样！

甲：一寸来长，半寸来宽，黑乎乎，圆滚滚，有会飞的有不会飞的。

乙：品种还不同。

甲：抽冷子就从顶棚上掉下来俩，顺着脖子往后脊梁上一爬，您说害怕不害怕？

乙：那二妹子受得了吗？

甲：二妹子胆儿最小，大冬天的，您要是看见她深更半夜穿一小背心在院里站着，甭问，准是家里碰见土鳖了！

乙：也真够姑娘一呛。

甲：闹得二妹子搞对象谈恋爱，先不问对方人品、年龄，见面头一句："那什么，你，怕土鳖吗？"

乙：土鳖？

甲："就是那黑的，圆的，能爬，会飞，一边儿好几条腿儿，你怕吗？"

乙：怕倒不怕，就是怪恶心人的。

甲："那要家里飞出俩来你怎么办？"

乙：我让我妈把它打死！

甲："亲爱的，咱俩拜拜吧！"

乙：还没谈呢怎么就吹了？

甲："咱要真谈成了，一结婚，分房单过，家里一闹土鳖，咱俩全往外跑，我在院儿里干着急，你打电话找你妈，合着咱俩给土鳖腾房哪！回见吧，亲爱的！"

乙：还真吹啦！

甲：您说我们院闹得怎么样？

乙：够厉害的。

甲：最厉害的还得数我们家。

乙：你们家闹什么动物？

甲：动物？比那可厉害多啦！我们家闹……我慢慢跟您说成

不成？

乙：怎么回事儿？

甲：我呢，在厂子里上班，当了十来年工人，没劲！

乙：当工人，好哇！

甲：好是好，就是钱太少。

乙：现在是按劳分配，实行岗位责任制，想多挣钱，你得多干活儿呀！

甲：多干活儿，我受得了那累吗？

乙：哦，不想干活儿，光想挣钱？没那好事！

甲：没有？那二妹子怎么碰上啦？

乙：二妹子怎么了？

甲：那天二妹子在街上走，不知怎么让个电影导演看上了，说这儿拍结婚场面还缺个伴娘，让二妹子跟着拍了三天。你想，结婚的场面，那好吃的能少吗？又解闷儿，又解馋，临走还拿回十三块五的劳务费，这好事儿我怎么一回也摊不着啊！

乙：你也想拍电影？

甲：太想啦！

乙：那你找我。我们那电视剧正缺个群众演员。

甲：电视剧？什么内容？

乙：主要是反映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甲：地下党？这我知道！街头对暗号，一边跳舞一边交换情报，嘣嚓嚓，嘣嚓嚓……

乙：我们是反映地下斗争的严酷性！

甲：严酷性？

乙：你扮演我们的交通员，让敌人抓住了，敌人是严刑拷打，你是宁死不屈，啪！鞭子抽！啪！棍子打！啪！给你上老虎凳！啪！再来电椅子……

甲：别打了！我招了还不行吗？

乙：招了？

甲：报告，我的上级是×××（乙名）！是他派我来的！你们要不认识，我带你们抓去！就是说相声不长胡子那胖老头……

乙：你怎么把我全招出来了？

甲：有你这样儿的吗？别人拍戏拍吃饭的，到我这儿拍挨打的？……算啦，不用你给我介绍了，我自个儿争取机会！

乙：你怎么争取？

甲：没事儿我就在大街上溜达，碰上戴博士帽的像电影导演的那人，咱呀，咧嘴冲他乐！

乙：乐？

甲：当然乐你也不能傻乐，嘴角略翘，酒窝似露不露——这样儿怎么样？

乙：行，够惨的，一看就像缺钱花的！

甲：我在大街上乐了二年多——

乙：结果怎么样？

甲：熟人不敢理我，生人见我就跑！

乙：我看你也像有病！

甲：那天终于有个人满怀希望地朝我走来了！

乙：导演看上你了？

甲：“同志，我的钱包是你捡着了吧？”

乙：嗐！我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你这模样，没有导演能看上你！

甲：模样怎么了？我这模样比二妹子是差点儿，可总比四奶奶水灵吧？怎么四奶奶也让人看上了？

乙：四奶奶也让导演看上了？

甲：让街道看上啦！发给一个大红箍，天天拿个小板凳往胡同口一坐，说是“群众联防抓坏人”，月月也不少挣钱！

乙：那四奶奶不也得工作吗？

甲：什么工作呀？群众联防抓坏人？四奶奶多大岁数了？八十七了！她那岁数能抓着坏人吗？让她抓着的坏人那得多么大的岁数了？那么大岁数的坏人就是抓着了还能改造好吗？就是改造好了那还有用吗？——你没事抓他干吗？

乙：反正你看别人挣钱都容易！

甲：你们挣钱容易，就我挣不着？告诉你，去年年跟儿底下，哥们儿的福运来啦！

乙：怎么？

甲：电台电视台联合举办《恋爱与婚姻》专题有奖小说征文！

乙：那是为鼓励创作搞的。

甲：它鼓励谁我不管，那奖品可特别鼓励我！

乙：什么奖品？

甲：国产彩电！

乙：彩色电视机？

甲：别看是国产的，里头装的可都是日本原件，到时候一开开它真有动静，唏哩哗啦的真出小人儿呀！

乙：多新鲜呀，小人儿还带色儿哪！

甲：哥们儿我蒙它一家伙吧！

乙：蒙呀！

甲：弄好了，就算抄上啦！

乙：你会写小说吗？

甲：嗐，干什么不是干呀！弄不好，也就赔个信封邮票钱，不算什么。

乙：那你写什么呢？

甲：关键是要出奇制胜！咱给他们来点儿新鲜的！《恋爱与婚姻》，我写姑娘小伙儿谈恋爱……

乙：这可不新鲜。

甲：那我写老头老太太搞对象……

乙：黄昏恋，这也有人写过。

甲：那我……哎，那我把他们掺合着写怎么样？

乙：怎么掺合？

甲：我写——老头专爱大姑娘，小伙子看上老太太！怎么样，你说新鲜不新鲜？

乙：我听着还真新鲜！有这事儿吗？

甲：甭管有没有，蒙吧！呼呼噜噜，第二天早上——我出来了！

乙：你从被窝里出来了？

甲：我根本就没进去！我写出来了！

乙：真写出来了？那就寄去吧！

甲：寄去没几天，又给我寄回来了！

乙：那是退稿！

甲：退稿？请柬！通知我领奖去！

乙：哟？还真得奖啦？

甲：哟！哟！你瞪什么眼睛？打算把我那电视天线拔走，对不对？

乙：我干吗呀！

甲：发奖大会！实况转播！我往台上一站，领奖以前先声明，领完奖领导跟我握手可别怪我不理他！

乙：为什么？

甲：我一松手，电视下去了！

乙：想得还挺周到。

甲：多新鲜，跟你们没得奖的区别就在这儿！

乙：说他他还来劲儿了。

甲：晚上七点开会，早上四点我就起来了。

乙：那么早？

甲：我刀尺刀尺。

乙：这都是电视机烧的！

甲：打从党中央号召穿西服，兄弟我就置了一身儿，一直没机会穿。闲来置，忙来用，今天还应了景啦！穿上西服，领带不会打。

乙：找人学呀！

甲：找啦！

乙：谁呀！

甲：四奶奶。

乙：四奶奶会吗？

甲：四奶奶说啦："街道上搞联防，倒练过那捆贼的扣儿，也搭着安定团结，一直没机会使。行嘞，反正就晚上那么一小会儿，奶奶我先给你对付一个！"

乙：那能对付吗？

甲：四奶奶还真麻利，三下五除二，就把我脖子捆上了。敢情这贼扣儿它越弄越紧，直捆得我有出气，没进气，我，我……

乙：你可留点儿神！

甲：我说："四奶奶！别看您腿脚不利落，手劲儿还真不小！抓耗子抓不着，要抓坏人还一抓一个准儿！"

乙：你还夸哪！

甲：等我装扮好了，兴冲冲来到电视台，一打听，我这气儿就大了！

乙：不是领奖吗？

甲：奖是奖，它不一样！

乙：怎么呢？

甲：给人家评的那叫"最佳奖"，给咱们哥们儿玩一个"最差奖"！

乙：哎，这还差不多！

甲：你少来劲儿！你们损不损，什么叫最差奖？哪儿有这奖呀？你们跟谁学的？

乙：外国就有。像德国，就评过小说最差奖，日本……

甲：德国？缺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打那儿闹腾起来的，你少跟他们掺和！

乙：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甲：其实你们学外国我不反对，学人家先进技术，学人家管理经验，可外国什么都好吗？美国好不好？航天飞机，倒着往下折！多快呀！“哗”！没啦！

乙：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难免会有失败。

甲：苏联，超级大国，别人没给它扔原子弹；它自个儿那核电站先爆炸了！“轰”！你说你着的什么急！

乙：这是着急的事嘛？

甲：听说还有个什么中非国，没吃的，那皇上饿得天天吃人肉，您说那老百姓可怎么活呀！巴勒斯坦那边还打着哪，黎巴嫩他们那儿……

乙：你怎么越说越挨不上了！

甲：对不对？我……我再一看这奖品，我这气更大啦！

乙：不是彩色电视机吗？

甲：彩色电视机，是人家的！

乙：那你呢？

甲：给我一个这么点儿的。

乙：袖珍电视？

甲：半导体。

乙：收音机呀！

甲：您说这小东西子我要不要？

乙：你就甭要了。

甲：不要？我干吗来了？俗话说“贼不走空”呀！

乙：那你就收下吧！

甲：收下？咱们人穷志不短，输棋不输路，冲上台，抄起那

小半导体一甩手——

乙：你扔出去了？

甲：我揣兜儿里了！

乙：收下啦！

甲：不白收呀，主持人还要我冲着摄像机对观众深刻检查，为什么脱离生活，胡编滥造。

乙：是该好好检查！

甲：检查？我对着摄像机和他们讲理！"怎么着？老头专爱大姑娘，小伙子看上老太太，不许是怎么着？什么叫小伙子？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六十岁……"

乙：五六十岁？那叫老头！

甲："反正差不了多少！"

乙：差多啦！哎，那老太太多大岁数？

甲："老太太，也就三十多岁……"

乙：三十多岁？那叫老姑娘！

甲："反正我没脱离生活！"

乙：生活里有这样的事吗？

甲："怎么没有？就说……哎，就说我们街坊四奶奶，那得算老太太了吧？人家干吗天天搬一小板凳往胡同口一坐？那就是琢磨小伙子哪！……我们邻居二妹子，干吗现在还一个人呀，就是没找着合适的老头！……就拿我来说吧，为什么现在还光棍儿一个，就因为我想找个老太太，老太太会过日子呀！能算计呀！喂——喂——"

乙：你嚷什么？

甲：他们害怕真理，把电给我掐了！

乙：是不能让你胡说八道！

甲：这会场可就乱喽！趁这乱劲儿，三十六计走为上，哥们儿我撤了！

乙：溜啦？

甲：回家听半导体去啦！

乙：这位没心没肺！

甲：第二天早上，可了不得，我们家里就闹开啦！

乙：闹耗子？

甲：不是。

乙：闹土鳖？

甲：没有。

乙：那闹什么呀？

甲：闹得可厉害着哪，哎哟……

乙：到底闹什么呀？

甲：闹，闹开老太太啦！

乙：老太太？

甲：一拨儿一拨儿的，一上午就闹了十几拨儿！

乙：干吗呀？

甲：有守寡多年的，有刚死了老伴儿的，有离了婚的，有想改嫁的，有一辈子没嫁出去的……反正甭管什么情况，全上我们家，相我来啦！

乙：这可是你自个儿招的！

甲：谁招她们了？

乙：那你又写小说，又讲话，说你想找老太太？

甲：我，我那不是跟她们闹着玩呢吗？

乙：有这么闹着玩儿的吗？

甲：其实我就惦着蒙个彩电……

乙：彩电没蒙着，蒙来一大帮老太太，看你怎么办！

甲：怎么办？跟人家解释呀！“大妈！大婶！姨儿！大姐您听我说……我是说找老太太，可不是您这岁数的……我是想找个二十多岁的老太太，有合适的您帮我介绍……”

乙：没那岁数的老太太！

甲：“那三十来岁的也成。您想我是二十九，她要是三十一呢？女大二，不斗气，日子越过越有趣……”

乙：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我就想把她们对付走了就完了。我劝走了这拨儿啊又来那拨儿，一直劝到晚上八点多，好容易人走完啦，我刚想躺下歇会儿，就听“当！当！当！”

乙：怎么回事？

甲：四奶奶哭着进来了！

乙：这是怎么啦？

甲：我说：“四奶奶您别着急，您家要是闹耗子我帮您打去……”“打？我先打你个没正形儿的！你昨儿在电视里编派我什么？说我不好好值班，尽在胡同口琢磨小伙子，弄得今儿街道上找我谈话，说我老不正经，把我那大红箍收走啦！你四爷爷今儿跟我吵了一天！吵一天我不怕，你又说老头爱姑娘，他今儿多看了二妹子好几眼，老头心里算长草啦！你说你缺德不缺德，昨儿我怎么没使那领带把你勒死！我的天……”

乙：瞧这通乱！

甲：四奶奶这儿哭着闹着要寻死，我这儿正劝着呢，就听“当！当！当！”

乙：怎么回事？

甲：二妹子又哭着进来了！

乙：得，又要倒霉！

甲：“大哥，我没得罪过你呀！你干吗在电视里说我们想找老头？我好容易谈了个不怕土鳖的对象，一听这话，他今儿跟我吹了，你赔！你赔我！”

乙：赔人家吧！

甲：你起什么哄！我拿什么赔呀？我倒不怕土鳖，把我赔过去？我是乐意了，人家二妹子干吗？

乙：那你怎么办？

甲：怎么办？跟人家解释呀！我连说带劝的，折腾到夜里一点多，好容易把俩人都对付走啦。第二天早上，我心说赶紧上班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乙：躲躲去吧！

甲：我刚要出门儿，就听“当！当！当！”

乙：又来老太太了？

甲：您瞧，都说年轻人搞对象着急，敢情这老太太也不含糊，还真有早班儿的！

乙：给人家开门儿吧！

甲：一开门我吓得差点没坐地下——

乙：不是来老太太吗？

甲：我的妈哟，来了一个外国老太太！

乙：啊？你连外国人都招来啦？

甲：我再一瞧，起码得大四岁！

乙：比你大四岁。

甲：比我奶奶大四岁！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估计也是相我来啦！

乙：那就相吧！

甲：她相我？我还相她呢！你瞧她长得那通胖，整个儿一外国鲁智深！你们外国都兴“健美”，你怎么不跟着练练！

乙：你管得着人家吗？

甲：您说这大胖老太太，我让不让她进来？

乙：这可不能让进。

甲：不让进，也不符合“对外开放”呀！

乙：那就让她进来吧！

甲：那不成“盲目引进”了吗？

乙：嗐！

甲：人家外国老太太不用我让，自个儿就进来了！坐下以后就跟我套近乎：“我很喜欢你们中国的文化……”我一听：“那什么，外国大妈，您喜欢中国文化呀！那我教您唱个中国歌儿得啦！您卷卷舌头跟我来：正月里开的什么花呀花儿的……唱——”

乙：她唱得了吗？

甲：我估计她也没这舌头！我就是跟她裹裹乱，把她糊弄走了得啦！

乙：这外国老太太到底干吗来了？

甲：后来她一说我才明白，敢情她不是相我来的，人家是看中我那小说了，准备拿到外国给我发表！同志们！你们

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呀！要不咱们得学外国哪，敢情人家外国人里头还真有明白的！

乙：是呀，人家没准又惦着给你评最差奖哪！

甲：甭管怎么说，等我的小说在国外一发表，我可就不是我啦！

乙：你是谁呀？

甲：我……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啦！我是名扬海外，风靡全球，震撼世界，响彻宇宙，风华正茂，一代风流，到那会儿我就不用上班啦，我天天在家里——

乙：你坐享清福？

甲：我接待各国老太太！

乙：嗐！

大 美 人

甲：今天，我来说一段儿大美人。我先谈谈什么叫美人，关于美人的标准……

乙：嘿嘿，谈美人，有点意思！这么着，您先歇会儿，我来谈吧！

甲：你谈？谈什么？

乙：谈美人呀！

甲：您谈美人？像您这种形象的同志谈美人，恐怕这个……反差比较大吧？

乙：你就说我不算美人不完了吗?!

甲：也不能那么绝对，反正是有一段距离。

乙：多大距离？

甲：也就是……一个跟头那么远吧！

乙：一个跟头……那没多远呀！

甲：也分谁，我说的是孙悟空那一个跟头。

乙：噢，十万八千里呀！

甲：您别着急，万一出现什么特殊情况，您也可以马上成为美人。

乙：哟，那得什么情况呀？

甲：比如这地球和太阳要是撞到一块儿……

乙：那还活得了吗？

甲：万一就活了您一位，您就是唯一的美人啦！您爱怎么美就怎么美，反正没人跟您争。

乙：那要是活下来两位呢？

甲：那可就轮不着您啦！

乙：哦，合着全世界我排倒数第一呀！这得什么时候才轮着我呀！

甲：快啦，据科学家们研究，再有六百多万年，这地球和太阳就有可能相撞，您回家盼着去吧！

乙：我盼这个干吗呀！

甲：其实呀，美人通常是指女同志，看您这个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您好像是个男的吧？

乙：干吗好像呀，我根本就是男的！

甲：如果您属于半男半女，还有一半竞选资格。

乙：不！我完全弃权！让她们女的美去吧！

甲：虽然美人都是女的，可女的还不一定都是美人。

乙：那是。要是女同志都是美人，那搞对象可省事了，没挑儿！

甲：所以说美人得有一定的标准。

乙：什么标准？

甲：反正是年轻漂亮吧！实话告诉你，《中国汉语大辞典》知道吗？里边关于"美人"这条就是请我给编的！

乙：哦，您还会编词典？

甲：那天我刚把这条儿编完，我爱人过来了，"还编着哪？我

瞧瞧今儿编的什么？美人！美人什么模样？我瞜瞜……姿容秀丽，风度翩翩，不胖不瘦，不高不矮……哟，这说的不就是我嘛！”

乙：她还自动对号。

甲：自动对号？人家够这条件！

乙：我记得咱们弟妹不是黄板牙吗？

甲：你提那干吗？那早就拔了换假牙啦！

乙：哦，反正她够条件。

甲：要不她高兴呢！“哎呀，活这么大岁数，头回听说，敢情我还是美人哪！××，真有你的！打搞对象那天，我就看出你有出息！我嫁给你算找对人啦！××，亲爱的……”

乙：瞧你爱人乐的！

甲：再往下一看，她可不乐啦：“年龄一般在二十岁左右？我今年都四十多了，这不把我给划圈儿外头了吗？××，不成，你得把这年龄给我展宽一点儿！”

乙：展宽？成马路啦！

甲：“改为五十岁以下！”

乙：哟？这也太宽啦！

甲：“宽打窄用嘛！”

乙：这可不成！

甲：“不成？××，咱夫妻可这么些年了，回头大伙儿一查词典，××的爱人不是美人，我可跟你丢不起这人！”

乙：这丢什么人呀！美人嘛，总是少数，咱定了标准就不能改啦！

甲:“标准不能改？宪法都能改到你这儿不能改？”

乙：这都挨不上！标准不能随便改！

甲:“我告诉你，我早看出你不地道！怎么着，嫌我不是‘美人’？咱离呀！离呀！你找美人过去呀！你不去你都不是人！”

乙：为这么点儿事至于着这么大急吗？

甲：就是呀！我一看，夫妻这么些年了，除了我岳母死那回，没见她着这么大的急呀！你急？我也不怕你！我一咬牙，一跺脚：五十岁以下都算美人！

乙：让步啦！

甲：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好汉不吃眼前亏，冤愁宜解不宜结，恶人自有恶人磨……

乙：就别找辙啦！

甲：这边我爱人气刚消，我们小姨子又过来了，“姐夫？我看你这词典怎么编的？”

乙：怎么这味儿呀？

甲：您不知道，要说我们小姨子长得倒没毛病，就是“文革”那会儿参加文攻武卫，叫对立面一棒子把鼻子给打歪啦！

乙：哟，歪得厉害吗？

甲：说歪也不能算歪，也就是45度小直角儿。

乙：啊?!还不算歪哪？这都快打横儿啦！

甲：那不还没歪到大头儿朝上吗？

乙：是呀？大头朝上那就不叫歪啦，那叫折个儿！

甲：甭管怎么着吧？反正我们小姨子对美人也很有兴趣：“我

瞧瞧，'美人'……瓜子脸型，上宽下尖……这条儿我够呀！五官端正，没有伤残，我这鼻子……不成，姐夫，这您得给我改改！"

乙：鼻子没法改呀！

甲："谁让你改鼻子啦！把你那词典改改，往我这儿就和就和。"

乙：一改就不合理啦！

甲："怎么不合理？马列主义好不好？你也得结合中国实际；咱们家人编的词典，就该突出咱们家的特色！"

乙：哦，你们家特色的美人就是歪鼻子？

甲："其实我哪条儿都够就是鼻子差点儿。"

乙：差多啦！

甲："不多，也就是45度小直角儿。"

乙：就别提那45度啦！

甲："说实际的，这也属于新潮。"

乙：没听说过！

甲："姐夫你受累，你给改改吧！"

乙：怎么改呀！

甲："你搁后头加个小注，用括号括上，就写：个别歪鼻子的例外。费不了多大事儿，受累吧大姐夫！"

乙：歪鼻子美人？这，这没法加呀！

甲："你加是不加？姐夫，我把话跟你挑明了说吧！现在我可搞着对象呢！我三十多了搞这么个对象不容易，明儿他一查词典，说我这情况不算美人，这对象要是跟我吹喽你赔我呀？"

乙：拿什么赔呀！

甲："对象一吹，我可没法儿活啦！不是投河就是上吊，姐夫你掂量着办吧！那什么，姐，咱家有绳子没有？给我预备根儿结实的，回头我兴许用得着！"

乙：哎哟，你可别……

甲："姐，咱家这是十二楼吧？回头我没准儿抱着我姐夫跳楼……"

乙：这可不成……

甲："姐，咱家菜刀搁哪儿啦？"

乙：别，别……

甲："姐，咱家电门是这儿吧？"

乙：哎哟，快，这要出人命呀！

甲：就是呀！您说，为这么点儿事儿再闹出人命来，公安局也不答应我呀！得啦，再加上一笔吧，"五官端正，没有伤残，括号儿，也有个别歪鼻子的，殊不多见。"

乙：那是，就你们家藏着一位！

甲：小姨子没意见了，我岳父又过来啦！

乙：我说，你们家怎么尽是娘家人呀！

甲：那什么，我结婚以后不一直住她们家嘛。

乙：噢，倒插门儿。

甲：你就别外传啦！我岳父过来一看："怎么着，琢磨美人哪，我看看有我的事儿没有？"

乙：您快回去歇着吧！这里头没您什么事！美人，是说人家女同志。

甲："哦，美人，都是老娘们儿？没有老爷们儿的事儿？老爷

们儿里就不出美人？美人美人，光有美女，不是还有美男子吗？”

乙：美男子不算。

甲：“美男子是人不是人？”

乙：是人哪。

甲：“还是的！那不就是美人吗？”

乙：这……这不是一码事儿呀！

甲：“一码事，一码事。反正今儿你得给我落实一下政策，那‘四人帮’都打倒这么些年了，还不让我美一美吗？”

乙：这都不挨着！

甲：“怎么不挨着呢！我俩闺女都算美人，我当爹的能不算美人吗？不讲理！”

乙：美人是女同志。

甲：“是呀，那你岳母不是去世了吗？我就顶替她啦！”

乙：没有这么顶替的！她是她，您是您！

甲：“两口子还分什么她呀我的，谁当美人不也是美吗？反正两口子里有个美人就都齐了，谁当美人你管不着，两口子的事你少掺和！”

乙：谁掺和啦！

甲：“××，我告诉你，我对你可不薄呀！当年你跟我闺女搞对象，你岳母看不上你这个长相，那就是我帮着说和的……”

乙：就别提那个啦！

甲：“怎么着？如今我老了，求你这么点儿事就不给办？亏你还受党教育这么些年了，尊老爱幼，一点没有！我给你

两棍子！我打！打……”

乙：哟，哟，您快消消气！算您是美人还不行？那什么，也给您加个括号得啦！

甲：“括号干吗？括号能全面吗？能说明问题吗？大伙儿一看能知道是我吗？你糊弄别人成了，糊弄我，没门！”

乙：那您说怎么办？

甲：“怎么办？您照我这模样儿来不得啦！写上！男，男美人，六十多岁，秃头谢顶，浓眉毛，小眼睛，浅麻子，一脸的络腮胡子，体重是二百三十多斤，五短身材，胸腿有毛，手上有功夫，一运气，三五个人近不了身，那家伙……”

乙：我说，您这是大美人？

甲：“我这是窦尔敦！”

乙：嗐！

电梯奇遇

甲：×××同志，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乙：什么想法？

甲：您说像您这样的相声演员，要把您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搁点儿吃的，卖票参观，准能招来好些好些人吧？

乙：那是呀！还甭关我，你把谁关里头，也有人看。

甲：那就这么办了！

乙：什么呀！有关人的吗？

甲：我就让人关过一回！

乙：关笼子里了？

甲：跟笼子差不多！

乙：什么呀？

甲：电梯。

乙：电梯？

甲：老电梯。一个大铁栅栏门，严严实实，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旁边一大铁砣，铁砣一上去，电梯就下来，电梯一上去，铁砣就下来，我就给关这里头了。

乙：这是什么年头儿的电梯呀？

甲：年头儿说不准，论辈分我太姥姥叫它大舅。

乙：什么地方还有这样的电梯呀？

甲：就我们区新成立的那效率大楼。

乙：效率大楼……你上那儿干吗去了？

甲：反映问题去啦！

乙：反映什么问题？

甲：我们那居民楼，夏天老停水，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儿，搓得我们楼那群孩子呀，一个个全跟胡萝卜似的！

乙：那赶紧反映呀！

甲：反映啦？从夏天反映到冬天，水来啦！

乙：不错呀！

甲：暖气又没啦！

乙：更要命！

甲：居委会赶紧成立老年迪斯科学习班，说是解决取暖问题。

乙：那解决得了吗？

甲：这不，居委会大妈找到我，说我们说相声的能说会道，容易引起领导重视，让我再去反映反映，我就到这效率大楼来啦！

乙：甭问，效率准低不了。

甲：一进门，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您说我上哪个？

乙：嗐，你随便上吧！

甲：倒霉就倒霉在这随便上啦！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乙：电梯不走？

甲：不走？快着哪！就听“咣当——哐！”

乙：怎么啦？

甲：这大铁栅栏门儿就算锁上啦！再听“嗖”一声，到五楼啦！

乙：这么快？

甲：没法不快！您想，那铁砣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它拽我不跟玩儿似的！

乙：我怎么听着这么玄哪！

甲：玄的还在后头哪！到了五楼，我刚要开门，就听“嗖——”

乙：怎么样？

甲：它又下来了。

乙：白上啦？

甲：没白上。就听“嗖”它又上来了，“嗖”它又下来了，“嗖”，“嗖”——好家伙，没二十分钟它“嗖”了我六十多趟！

乙：那是电梯出故障啦，你快想办法呀！

甲：什么办法都想啦！我在里头是又蹦又跳，又砸又敲，又蹬又挠……

乙：你可留神，要把那大铁砣震下来，你可就一出溜到底啦！

甲：你还别说，我这么一折腾呀，这电梯还真停了！要不说遇见事儿你不能慌，你像我，挠它两下……（上下打量）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乙：不是停了吗？

甲：停是停了，它停得不是地方！

乙：什么地方？

甲：三楼那儿隔着铁栅栏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乙：卡当间儿啦！

甲：都怨你，胡出主意，让我随便上，当初我要上那边那电梯呢，我……我隔着铁栅栏一瞧，嗐，那边那电梯也在那儿卡着哪！

乙：都出毛病了，你呀，快喊人吧！

甲：喊呀，我喊"敢——"

乙：怎么这声儿啊？

甲：就这一声儿，还真管用，把一楼两道的人全招出来啦！

乙：是呀，人家不知这儿闹什么呢！

甲：大伙儿这通找呀，四楼有位眼睛尖的："别找啦！在这边电梯里哪！嘿，逮着啦！行，个儿挺大，活的！"（吓一跳）"哎哟，还眨巴眼儿哪！"

乙：那是，还喘着气呢！

甲：这时候领导也来啦："起开起开，什么就逮着了！我看看，我看看逮着什么了……嘿嘿，这不是那说相声的××吗？"

乙：认出你来啦！

甲："在这里头玩儿哪！"

乙：这是玩吗？

甲："哦，深入生活……他可真够深入的，就露半拉脑袋！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都跟别人不一样，两层他一人

把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乙：人家是反映问题来了……

甲：“先不提那个！你在里头先给我们来一段儿！来，大伙儿鼓掌欢迎！”

乙：嗐，你先开开门让人家出来！

甲：“不给开啊！开开他就跑了！这东西子快着哪！谁开谁负责！”

乙：这叫什么领导！

甲：我一想这也不能怪人家，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呀！

乙：对，你快把事情说清楚！

甲：我把事情一说，领导都着急了，有一位站了出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老电梯，我早就知道要出问题，我就是没说！”

乙：你凭什么不说呀？

甲：“我，我是个伙食科长……咱也是从这个双增双节出发，这电梯虽然老，甭管怎么着它还能动弹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倒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坐！”

乙：那现在关了人怎么办呀？

甲：“依我的意思呀，这事不大好办。问题已经发生了，咱也不追究责任，想法解决！”

乙：这就对啦！

甲：“我从我这个业务出发来说两句，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我估计你三天五天是出不去了，我看这个问题的关键……你就先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乙：啊？在这里头吃饭？

甲："哎，咱们这个伙食工作在区里还是数得着的，××同志，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这儿还有个小帽儿：万里红旗飘，人人劲头高，伙食工作真重要，卫生防疫要搞好……"

乙：行啦，行啦，这儿还关着人哪！

甲："先救人是不？……这事儿它不归我管，咱也没有经验，像你们这样的演员，搞宣传工作……哎，宣传科长老李，你看你在这儿你怎么不说话呢，什么事儿都讲究个对口嘛！"

乙：哦，这儿还有位宣传科长。

甲："我不是不表态呀，我老早就知道这个老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乙：你怎么也不说呀？

甲："我倒要看看把谁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人一点儿都不奇怪，要是关不住人倒奇怪了。"

乙：那现在关了人怎么办呀？

甲："这是个难题喽！对你个人来说，把你关在里面，这是一件坏事；可是对于全局来说，对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是吧？所以，这就是新大楼和老电梯新旧体制交换时期所产生的一种矛盾，目前你关在里边，暂时还不适应，对不对？"

乙：难受着哪！

甲："那要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呢？"

乙：那就……更受不了啦！

甲："所以，你要加强学习，丰富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

走……”

乙：他走得出去吗？

甲：“给一点儿鼓励嘛！我们的口号是：大干苦干一百天，第一季度开门红……这个门好像开不开是吧？那我们的口号是：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家也回不去了是吧？那我们的口号是……”

乙：别光喊口号啦，还是做点儿实事儿吧！现在是人关在里头啦！

甲：“哦，这里头关的是个人是吧？人……人的事情嘛，它是归人事科管的呀，学习了半天，党政还是要分开嘛！人事科长，你来你来，刚才我的话就算抛砖引玉喽！”

乙：看来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甲：“我说两句啊，这老电梯要出事儿，你们都看出来了是吧？我呀，我打头三年就看出来啦，我就是没说！”

乙：你们都商量好啦？

甲：“你说你在这里头，一关关你好些日子，你着急不着急？”

乙：着急呀！

甲：“光着急能解决问题吗？”

乙：解决不了。

甲：“总在这里头关着，那是个事儿吗？”

乙：不是个事儿呀！

甲：“不上班，时候长了，你们那单位领导能答应吗？”

乙：不答应呀！

甲：“要都像你这么关着，那四化能实现吗？”

乙：实现不了。

甲："祖国能统一吗？"

乙：统一不了。

甲："十三大提出这么老些个战斗任务能……"

乙：我说，您可听明白了，不是人家乐意关在这儿，他是出不去呀！

甲："我就从这问题下手，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给你解决了，好不好？"

乙：太好啦！

甲："效率嘛，说办就办！我这就给你们单位去个商调函，把你的关系办过来，你就算在电梯里头上班，白天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想睡你就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抓坏人什么的，你们大伙儿说我这主意怎么样？"

乙：够傻的！他在里头关着，能抓坏人吗？

甲："那阶级敌人在外头转悠，你就在里头干看着？"

乙：可不干看着吗？

甲："那阶级敌人跑了，你连追都不追？"

乙：我出得去吗？

甲："你不会在里头给他来个扫堂腿？"

乙：我伸得出腿吗？

甲："那抓不抓就在你了，反正领导就这么安排啦！我把这问题就给你解决到这儿，你要想进一步解决呀……哟，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呀，你拿主意呀，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来你来！"

乙：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甲："电梯这奋晃出事儿让我说呀……"

乙：我早就看出来啦！我就是不说！

甲："你咋知道的？"

乙：你们全这毛病！

甲：当时我也急了，我说："你们都说什么呢？你们还解决不解决问题？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你们别放我出去！出去我就给你们编相声！我挨个儿学你们！我给你们上全国各地说去！我……"

乙：王主任怎么说呀？

甲：王主任也着急啦："别，别，××同志你别这样，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干啥吵吵得全国都知道？影响多不好！谁说不给你解决了？解决问题依我说是两条儿，叫做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关着的同志，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是十三不靠！"

乙：打麻将呀！

甲："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救人工作这么紧张还打麻将，有点儿人道主义没有？走！科以上干部都跟我上六楼会议室，开会研究一下救人措施，都走都走——××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先不参加了啊？"

乙：他去得了吗？——我说，他们这一开会，还指不定研究到什么时候哪！

甲：你别说，效率大楼这效率还真高，不一会儿，伙食科长就跑回来了："××同志，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乙：真快啊！

甲："你的伙食标准就定在两块六，中午是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照着六个馒头，够不？"

乙：就研究这个呀！

甲："你看我们伙食科的效率怎么样，来了！"我一瞧，嘿，热气腾腾的馒头，这么大个儿的丸子，我这个馋哟！

乙：你吃呀！

甲：铁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呀！

乙：还吃不成！

甲：旁边看热闹的小孩出了个主意："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乙：嘿，小孩脑子够快的！

甲：快什么呀，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乙：嗐，这我倒也见过。

甲：我在里头东一嘴，西一嘴，对付了个半饱，喝汤成问题了。

乙：这没法扔。

甲：小孩有主意，他把滋水枪拿了出来，灌上汤往里滋！

乙：行呀！

甲：别夸啦！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看准了滋呀，滋我一脸鸡蛋汤！

乙：什么模样！

甲：这时候宣传科长又跑来了："××同志，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乙：又研究出来了？

甲："我们觉得能把你这样的相声演员关在我们这里，是很难

得的，为了表示纪念，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

乙：嗯？

甲：“这些名额都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根据你的表现，我们决定在电梯这里给你挂一块匾，上面写上四个大字：‘孤胆英雄’，你看怎么样？”

乙：这都挨不上！

甲：这时候人事科长也跑来了。

乙：他又研究出什么来了？

甲：“小×啊，这回你算抄上了，这么会儿功夫你闹个科长！”

乙：科长？

甲：“刚才我们研究了，从照顾我们单位的影响出发，决定让你在这里头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可有点儿破格儿啊！瓜子里嗑出个臭虫，什么仁儿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乙：这是走运吗？

甲：这会儿办公室主任也跑来了。

乙：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甲：没有，他跟我商量：“听说我们这儿关着个相声演员，大门口围的人是越来越多，群众也是一种热情。为了限制一下人数，我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三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乙：拿你卖票？

甲：“去，打盆热水，给他洗洗脸，瞧这一脸鸡蛋汤，多埋汰！

花三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

乙：我看就你糊弄！

甲：说着话，这群众就排着队，低着头从我眼前过，跟瞻仰遗容似的。

乙：干吗低着头呀？

甲：我在底下呢！

乙：对了，要不看不着。

甲：这时候天也快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外头嚷嚷："说是出来反映问题，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敢情自个儿在这儿卖票展览呢！你至于的吗？××，你藏哪儿了？出来！家去！"

乙：哟，这是谁呀？

甲：我们孩子他妈！

乙：瞧这热闹！

甲：我在里头把情况一说，我爱人急得就要哭，我赶紧劝："孩子他妈，你别哭，我在这里头挺好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都当科长了！伙食标准是两块六，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乙：就别提这个啦！

甲："你在家里等，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你千万别变心，你守住喽！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乙：行了，你就别表态了！

甲：这时候，就听大楼里的广播喇叭响了："全体同志请注意！全体同志请注意！为抢救卡在电梯中的群众，经领导开会研究，提出了五十多种方案，最后经过抽签，决定采

用国外引进的最新技术——”

乙：什么技术？

甲：“定向爆破！”

乙：爆破？

甲：“为保证安全，防止意外，请大家迅速撤出大楼五十米以外，迅速撤出大楼五十米以外！”我爱人一听：“××，咱们撤！”我说：“你撤，我掩护！”

乙：你行吗？

甲：不行也得行！我爱人急得又要哭，几个领导都来劝：“哭什么，哭什么，没问题，搞爆破那几个小伙子我看了，五大三粗，这么大炸药包一扛就走，估计伙食标准六个馒头不准够呢！”

乙：这是那伙食科长。

甲：“你放心呀爱人同志，这个定向爆破是很厉害的，这么老的电梯一炸，‘哗啦’一下，就变成粉粉面面一样的，不要紧，这个炸坏了，那边还有一个呢！”

乙：哦，人你就不管啦！

甲：“人嘛，是归人事科管的！”

乙：那人事科长怎么说呢？

甲：“小×，你可又抄着了，这进口炸药也就是你我给你炸一下，换了别人他级别不够，你想，这炸药要炸起来……那什么，你在里头盯着，我先走一步！”

乙：撤啦！

甲：还就是人家办公室王主任办点正事儿！

乙：他怎么说呢？

甲：“少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都走都走，××同志，你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响不响呢！”

乙：啊？我听着都害怕！

甲：领导都说完了，我也得有个态度呀，我说：“同志们，不要管我！危险，我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那什么，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十九八七六五……

乙：要点火！

甲：我一看人都走完了，我也别撑着啦，我来个就地卧倒，两手抱头，就听“轰”的一声！

乙：怎么样？

甲：还真把我给崩出来了！

乙：好啊！

甲：好什么呀！把我从这边电梯里崩出来了，又崩那边电梯里去了！

乙：嗐！

是我不是我

甲：这年头呀，出门儿您得留神。

乙：可不，马路上车多人多。

甲：那天我骑车上街，撞人啦！

乙：哟，在哪儿呀？

甲：人行横道。那人头里走，我撞他后腰上。

乙：这可是你没理。赶紧下车，问问撞到哪儿了，带人家上医院瞧瞧去！

甲：上医院？医药费你出呀？

乙：我出得着吗？

甲：还是的！有理没理，咱不能认输，当时我就冲他喊上了："你怎回事？没瞅这儿有车呀？后背没长眼呀！"

乙：谁后背长眼呀？

甲："会不会走道儿？走道儿有你这么……一直往前走的吗？不大离儿你也该倒着走两步呀，是不是……"

乙：谁没事倒着走呀！

甲："不会走道儿在家学好了再出门儿，别在大街上练呀！多悬呀！这人都不长眼……"我再一瞧，坏啦，是我不长眼！

乙：怎么？

甲：我撞的是一警察！

乙：你可赶上啦！

甲：哎哟，我说，坏了！“同志，对不起，撞着没有？还能走道儿吗？要不要我背着您？没事儿，我有劲儿，早先在农村我扛过猪，二百多斤一个猪扛起来就跑……您这分量比那猪可轻多啦……不是，猪比您……当然您跟猪完全是两个问题，反正扛起来感觉差不多……您瞧我我说着说着也说乱了不是？”

乙：你别紧张。人家警察怎么说啊？

甲：“不要紧，我没事。你下回可得注意啊！这亏了撞的是我，要撞着个老太太，动不了了，你还不得当妈养活着？”

乙：人家这就算原谅你啦！

甲：是呀，我说：“谢谢您同志，那我走了，回见！敬礼！”

乙：赶紧走吧！

甲：走不了啦！那警察看了我一眼，又把我拦住了：“哎，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呀！你是哪个单位的？”

乙：文工团的。

甲：这可不能告他。交通安全月，出了问题回头扣发奖金！“那什么……我没单位。”“你是干吗的？”“我，我不干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是人。”

乙：不是人呀！

甲：“不是，是人，我就是……走道儿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

乙：人家问你大名儿！

甲："大名……还没起哪！"

乙：这么大人没大名儿呀！

甲："不是，我爸爸他工作忙，没功夫给我起大名儿呀！"

乙：这都不像话！

甲：那警察一把抓住我："不行，你别走了，推上车，跟我来一趟吧！"

乙：要带你上交通队？

甲：我说："同志您不是原谅我了吗？我不是故意撞您的呀，您带我上哪儿去呀？""走吧走吧，到那儿你就知道了。"说着话就把我带进公安局里头……

乙：上公安局啦！

甲："把车搁这儿，进去！先在这小屋坐会儿，我跟领导汇报一下，把问题搞清楚了让你走，不耽误你办事。"

乙：这不像是为撞人的事儿呀！

甲：就是呀！门口还有好几个警察，正小声嘀咕呢："是不是他呀？""像，没错，就是他！""可抓着这小子了！""听说是自个儿撞上门儿来的！""这回他可跑不了啦！"

乙：听这话音儿，公安局盯上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啦！

甲：敢情我早在里头挂上号了？我没干什么呀，我……"同志，我有什么事儿呀？"

乙：问人家干吗，问你自个儿呀！

甲："我……我这事儿太多，我想不起来啦！再说我也不知道哪条儿够得上呀！同志您告诉我……哎，您那桌儿上有本《刑法》，您借我瞧瞧得啦，我来一对照检查。"

乙：你早干吗去了？

甲：我瞧瞧，我瞧我够哪条儿……我一瞧坏了，敢情我哪条儿都够！

乙：啊！

甲：您瞧这杀人罪，这里头就有我。

乙：你杀过人呀！

甲：你别嚷嚷，别嚷嚷成不成？说杀也没杀死，也就属于杀人未遂。

乙：那也不行呀！你到底怎么回事？

甲：就咱们团那主任，跟我不对付，那天上班我把他自行车那气门芯给拔了！

乙：这呀，这也不能算杀人呀！

甲：怎么不算？主任那么大岁数，心脏病，高血压，上班让我气得那样，下班再骑个没气儿的破车，遇到汽车他躲不及呀，真要撞上那还不得算我杀的？

乙：那不没撞上吗？

甲：撞上不就晚了吗？杀人未遂，您说这够判二年的不够？是不是为这事儿抓我？

乙：这我看倒不会。

甲：那我再找找，找……哎，这破坏罪，这有我呀！

乙：你破坏什么了？

甲：破坏生产，破坏改革，破坏……坏了，这我没跑儿呀！

乙：这又是怎么回事？

甲：那不上回咱们团演出嘛，演出回来大伙儿都回单位澡堂子洗澡去，到我那儿把门儿的不让我进去，说里边人满

了让我等下拨儿！

乙：咱们单位澡堂子小，挤不下那么些人，你就等下拨儿吧？

甲：哦，你们都洗去了，大冬天的，都晚上十点来钟了，让我一人跟外头等着？不洗都甭洗！我悄悄上锅炉房，我把热水给你们断了！一就手儿，又把暖气给你们停了！一回身儿，又把电给你们拉了！洗去吧你们！

乙：这可太损啦！

甲：当时这澡堂子里可就乱喽！一个个儿哭爹喊妈的！您想想，黑灯瞎火，冰凉刺骨，一个个儿满身肥皂沫子，干着急，他出不去呀！

乙：你这事儿做得可太不对啦！

甲：第二天，光感冒发烧请病假的就十好几位，可晚上有演出呀！

乙：票都卖出去啦！

甲：没法子，带病坚持吧！那天晚上的节目可就热闹啦！

乙：怎么？

甲：唱大鼓的这味儿："六十六岁的刘老六哇——啊嚏！"

乙：着凉咳嗽啦！

甲：唱单弦儿的这样儿："八达岭下一山村——您这儿哪儿是北呀？"

乙：发烧烧的。

甲：说山东快书的一上场："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那什么，我这肚子受不了啦，回头我再跟您说吧！"

乙：受凉闹肚子啦！

甲：最有意思的是您说相声，您那天一上台就摔一大跟头……

乙：你别说啦！这事儿单位查了好几年没查出来，闹了半天是你干的？

甲：您说是不是让公安局查出来了？

乙：那还用说！公安局什么查不出来？连"四人帮"他都查得出来还查不出来你？

甲：您说是不是为这事儿抓我？

乙：这就该抓你！

甲：您说这够判几年的？

乙：判你几年都不多！你还有什么事儿，一块儿交待！

甲：我再找找……放火罪、爆炸罪……这爆炸罪又有我！

乙：你倒什么都干呀！

甲：那回过年我放鞭炮来着。

乙：这没什么呀！

甲：我放的是"二踢脚"。

乙："二踢脚"也可以放呀！

甲：我横着放的。

乙：啊？

甲：横着我也没好好放。我们胡同口过马车，那马拉稀，一大摊子，我把仨"二踢脚"一捆，横着就塞这里头啦！打胡同里走出一老头，眼瞅到拐角这儿，我点上炮就跑啦！老头刚拐弯儿，就听"轰"的一声！给老头玩一满脸花！身上、脸上哪哪儿都是马粪，臭得走不近人！老头吓得来一个就地卧倒，"鬼子进村啦！"

乙：可不，他还“不见鬼子不挂弦儿呢”！

甲：您说我这事儿够几年的？三年够吗？

乙：你可真够呛！

甲：我再看看还有别的没有，看看……流氓罪、诈骗罪、投机倒把……这我没有，坑蒙拐骗的事儿咱们没干过，没有……哎，不能说没有，我有哇！

乙：你又有哇！

甲：可不，我这媳妇怎么来的？骗来的呀！

乙：拐骗妇女？

甲：随你怎么说吧！反正打我俩一搞对象，她就看不上我，全仗着我一礼拜给她写一回血书，要不她能跟我吗？

乙：一礼拜一回呀？

甲：啊，一回写二十多篇儿。

乙：那得多少血呀！

甲：您听明白了，血是血，可不是我的血。

乙：谁的血？

甲：谁的血也不是，我使兔子的血写的！

乙：兔子血呀！

甲：回回礼拜六，我都在门口自由市场买一大活兔子，回家让我妈一宰，兔子肉就算孝敬老太太啦，兔子血就给我写血书使，就这么坚持了二年多，我们那对象同意啦！

乙：是呀，不同意她怕出人命！

甲：结婚那天，最乐的是我妈。

乙：儿子结婚，当妈的哪儿有不乐的。

甲：我妈她可是另有一乐！“我算熬出来啦！什么好东西也架

不住老吃呀！这二年这兔子肉吃得我都伤了心啦！你说你们搞这两年对象不要紧，得糟塌多少只兔子呀！”

乙：得啦，这回老太太算熬出头儿啦！

甲：我说：“妈您可别松劲儿，说话该长工资了，我还得使兔子哪！评职称也得使兔子，分房也得使兔子……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兔子干上啦！”

乙：你还没完啦！

甲：您说我这够不够诈骗呀？骗钱骗东西还犯法呢，我这儿愣骗一大活人来，公安局能饶了我吗？

乙：你这罪过可不轻！

甲：我……您给我算算这一共几年了？

乙：这……得有十几年了吧？

甲：十几年？出来我得多大岁数了？我再找找看还有别的没有了？

乙：再找找，干脆凑个无期徒刑，甭出来啦！省得刑满释放，工作也不好安排。

甲：您别这么说，我这儿不争取坦白从宽呢吗？我再找找……破坏社会秩序，扰乱社会治安……这和我没关系，我没干过这个……不对，有关系，我，我干过呀！

乙：这你也干过呀！

甲：那不是，我们胡同最近开了夜市，北京小吃，灌肠、炒肝、凉粉儿什么的，来的人挺多，还尽有老外什么的。外国人吃这玩意儿他吃不惯呀，吃着吃着就有闹肚子的。厕所倒有，上边光有中国字儿，外国人不认得呀！急得呀，捂着肚子见谁跟谁打听：“师傅，厕所，男厕

所……”您说这多耽误事儿？

乙：找人给写上外文不得啦？

甲：是呀！这不，居委会大妈找的我，让我给写两句英语贴上。我一想这回咱们得露一手呀，英语我懂呀，“刷刷”两下我就给写得啦！

乙：那就贴上吧！

甲：是呀，唏哩呼噜我就给贴上啦！

乙：好哇。

甲：好什么？一着急我给贴错啦！把男的贴女的那边，女的贴男的那边啦！这回我们胡同里可就乱喽，整天鸣哇乱叫！

乙：叫什么？

甲：您想，您在厕所蹲得好好的，急扯白脸进来一外国老太太，吓人不吓人？您能不叫唤吗？

乙：是呀，不光我叫唤，她也得叫唤呀！

甲：我说我不是存心的，公安局它不信呀！学了好几年英语，连男女都分不清？准是故意捣乱，破坏改革开放，有失国格人格。

乙：可不，这都造成国际影响啦！

甲：我再找找，看还有没有……

乙：别找啦！这些加起来就够枪毙啦！

甲：（哭）我可没法活喽……

乙：别哭啦！

甲：我能不哭吗？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周年啊……这时候那警察进来了。

乙：人家问你来啦！

甲：我说："您别问了，都是我一人干的，没别人的事儿，我全坦白……"

乙：警察怎么说啊？

甲："同志，别开玩笑了！你是不是××啊？"

乙：是啊！

甲："说相声的？"

乙：没错。

甲："看看，刚才在路上问你半天，你怎么不早说呢？闹多大误会！打了半天电话，才把你的身份核实清楚了。我们还以为你是……"

乙：是谁呀？

甲："是这样，××同志，这两天正抓一个逃犯，通缉令上那相片跟您一模一样，问您半天您又不说实话，所以我们要核实一下。现在没事了，耽误您时间，请原谅。"

乙：误会了。

甲：误会？没那么回事儿了？我一听我这心里才踏实下来，这回不枪毙我了吧？

乙：没告诉你没事儿了吗？

甲：没事儿……不行，没那么便宜！白在这儿吓唬我半天呀！谁是逃犯！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逃犯？

乙：那人家问你半天，你吞吞吐吐的，就让人怀疑！再说逃犯那相片也像你呀！

甲：像谁？像我？有像我这样的逃犯吗？通缉令呢？拿那相片我看看……

乙：要看看相片。

甲：这一看相片我乐了。

乙：乐了？

甲：怨不得人家怀疑。

乙：怎么？

甲：这王八蛋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乙：是呀！

学 说 话

甲：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首先必须会说话。

乙：谁不会说话呀！

甲：有人就不会说话。

乙：谁呀？

甲：听说您前些天添了一个外孙子，会说话吗？

乙：小孩刚出满月，哪儿会说话呀！

甲：不光您外孙不会说话，连我舅舅都不会说话。

乙：你舅舅？不能吧？

甲：怎么？

乙：你今年都三十多了，你妈怎么也得六十来岁，你舅舅刚出满月？那他们姐儿俩差得也太多啦！你姥姥在计划生育这方面可没坚持住……

甲：什么呀！我舅舅也五十多了！

乙：五十多了不会说话？

甲：早先也会来着。

乙：后天性聋哑。

甲：不是，后来他当主任了。

乙：当主任就更得会说话啦！作个报告，批个材料，布置个

工作，解决个问题……

甲：说是说，就是一般人听不明白。

乙：外国话？

甲：比外国话都难懂。比方你来找我请示工作，我说两句你听听？

乙：行。我说主任呀！

甲：哎哟小×（乙姓）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吧？

乙：这不挺明白的吗？主任有个事儿跟您请示一下。

甲：哦，大家商量，大家商量。

乙：瞧人家主任多谦虚。眼下呀春节快到了……

甲：对对对，过年上我们家串门去啊！

乙：主任太客气啦！咱们厂想给每位职工发条毛巾，您看成吗？

甲：发毛巾是吧？这个事情嘛，我的意见嘛，就是……坚决按国家政策办！办去吧！

乙：哎，我这就办……我没法办！按国家政策该怎么办呀！主任您再说明确点儿。

甲：明确点儿就是……坚决按上级规定办！

乙：对，上级……上级没有明确规定呀！主任，您说这钱能不能花呀？

甲：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乙：这就行啦！（欲走）

甲：回来！不该花的钱一定不能花！

乙：那……

甲：我们要关心职工，照顾职工，哪怕是一条毛巾这样的小

事，也应该为他们想到，这是党的传统，同志，你要注意啊！

乙：明白啦！（欲走）

甲：等会儿！滥发奖金，滥发实物，这股歪风一定要止住，哪怕是一条毛巾也不能打开缺口，这是组织纪律，同志，你要警惕啊！

乙：我……你干脆来句痛快的，这毛巾能不能买？

甲：好，明确地说，毛巾嘛……擦脸用的是吧？洗脚也可以哦？……如果是职工个人自己买，我看可以批准！

乙：废话！职工个人买条毛巾，用你批准啊？

甲：就是呀，花色品种可以自己挑嘛，拣合适的买吧！大人买大的，小孩买小的，女同志买花的，男同志买素的，这种事就不要麻烦领导了嘛！

乙：不是个人买，单位给买！

甲：单位给买，个人出钱，我看也可以嘛！到时候你给我买条花的，我给你钱哦？

乙：单位出钱！

甲：单位出钱？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定……

乙：又来了！

甲：行啦，就按这个原则去办吧，去吧去吧！

乙：这就完啦？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

甲：要不怎么说不会说话呢！

乙：你舅舅整天就这么说话呀？

甲：开头儿是光在单位这么说，后来改不了啦，回家也这么说！

乙：那还真够他累的！

甲：那天我舅妈跟他商量，说我表妹岁数不小了，说话该找对象了，让他给拿拿主意。

乙：一家之主嘛！

甲：找对象是吧？我的意见，最根本的，就是一条，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

乙：是呀，找对象都想找合适的，没有专找不合适的。

甲：怎么叫合适呢？具体来说有四点。

乙：对，你得说具体点儿。

甲：第一是性别要合适，咱闺女是女的，找对象最好找男的，这样就比较般配，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喽！

乙：嗐，女的可不找男的嘛！

甲：你也同意我的意见是吧？我是怕年轻人都是急脾气，一着急回头再找错了，麻烦。

乙：你放心，多急的脾气，这上头他也找不错！

甲：第二条，年龄要合适。咱们闺女今年是二十三岁，小伙子嘛，二十多岁，三十来岁，都可以，差太多就不好了，一找找个六十八的，那就不是找对象喽！

乙：那是——

甲：那就是认干爹啦！

乙：对对。

甲：第三嘛，身材也要合适。咱闺女一米六，找个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八的都可以，你一下找个二米四的弄到家里来，这个大家伙也不好安排呀！房的高度也不够，床的长度也不够，桌椅板凳也不够……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考

虑喽！

乙：你也没处找二米四的去！那第四条呢？

甲：第四是国籍要合适。咱闺女是中国人，找对象我看还是找个中国的吧？你真从巴基斯坦找一个来，这个户口问题也不好解决呀！当然外国确实有好的我们也可以考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不过有些国家比较乱，是不是就不要从那里找了？像什么科威特呀，伊拉克呀，巴拿马呀，黎巴嫩呀，柬埔寨呀，以色列呀，阿拉伯巴勒斯坦国……

乙：打住吧，在那儿你也找不着！我说，你舅舅这说话可全跟没说一样。

甲：还不如没说呢！平常说话这样，那天单位里着火，打电话报火警，说话也这样！

乙：哟，那多耽误事儿呀！

甲：拿起电话：喂，消防队是吗？

乙：我是呀，你哪儿？哪儿着火了？大不大？

甲：这个……是我们……当然啦，从主观上我们并不希望着火，但是客观现象常常和我们的主观愿望产生矛盾，所以这个火就着起来了……

乙：是呀，具体是哪儿着的？

甲：我们这个工厂一共有六个仓库，第一仓库没有着火……

乙：没着火你说它干吗？

甲：成绩还是要充分肯定嘛！成绩是主要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乙：你快点儿吧！第一仓库没着火，哪儿着了？

甲：哎，第二仓库——

乙：着了？

甲：也没有着。

乙：嗐！

甲：第三仓库——确实着火了！

乙：那我们马上去！

甲：去年已经扑灭了。后来他们制定了严格的防火制度，就再也没有着火。

乙：那六个仓库到底哪个着了？

甲：六个仓库一个也没有着火，你看我们防火工作的成绩大不大？我们的经验一共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落实防火责任制，专人负责，群专结合……

乙：仓库没着火倒是哪儿着火啦？

甲：我们还有七个车间——也没有着火。

乙：哎哟！

甲：厂办公室——也没有着火。

乙：是呀！

甲：家属区——也没有着火。

乙：没错！

甲：就是大门口传达室因为老头抽烟着火了！

乙：我们这就来！

甲：你们别来了！

乙：已经扑灭了？

甲：已经烧光了！

乙：那还不烧光！我说你舅舅老这么不会说话可太耽误事

啦！

甲：有一天早上我舅舅忽然会说话了！

乙：谁教的？

甲：没用人教，自个儿就学会啦！

乙：怎么呢？

甲：那天下点小雨，他早上出去遛弯儿，一不留神掉河里去啦！

乙：哟，你舅舅会游泳吗？

甲：倒是会两下狗刨，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乙：那赶紧叫人哪！

甲：他不是不会说话吗？一边刨还一边叨唠（动作）：我今年是五十四岁，一岁那年没有掉到河里，两岁也没有掉，三岁掉下去又给捞上来了……所以成绩还是主要的……今天主观上是我自己不小心，客观上因为下雨路也比较滑，主客观一结合我就掉下来啦……咕咚咕咚咕咚……

乙：哎哟，喝上啦？旁边有人没有呀？

甲：好些人哪！

乙：怎么不下去救呀！

甲：不知道我舅舅那儿干吗哪！“哎哟你看这个老同志，这么冷的天还坚持冬泳哦！”“是呀，一边游泳嘴里还念念叨叨背外语哪，真是刻苦啊！”你再看我舅舅——

乙：怎么样？

甲：眼看就不行啦！嘴里还叨唠呢（挣扎动作）：主要的……是成绩，不对……现在，困难是主要的……太困难了……

我，不行……救命哪！

乙：怎么会说话了？

甲：再不说他淹死啦！

老人与时代

甲：我有很久没见到您了。

乙：对，有一年多了。

甲：我以为您没了呢。

乙：我死啦？

甲：不是，在舞台上没了。

乙：我们演员得下去深入生活。

甲：那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

乙：什么地方？

甲：我们家住的那大院儿。

乙：那里有什么？

甲：有什么？随便一个老大爷的话，就让你受启发。

乙：是吗？

甲：尤其是您这样的老演员，大爷一招呼就热乎着哪！

乙：怎么招呼？

甲："哟，×老！"

乙：担不起，大爷。

甲："一年多没见了。"

乙：可不是嘛。

甲："我还以为你没了哪！"

乙：咳，怎么您也以为我没了。我还小哪！

甲："分和谁比，比我是小，比你儿子你可大。"

乙：嘿，您真会开玩笑。

甲："怎么老不见你出来溜达？"

乙：工作忙。也老没见您出来溜达呀！

甲："不行喽，不认识道儿。"

乙：您是老北京，这道儿您都熟。

甲："只能说大估摸了，新地方不灵。那天听说三元立交桥新鲜，去看看，看完了转俩钟头，走了十五圈，不知道从哪儿下来。"

乙：对，您还不习惯。

甲："都让我这样的习惯了还行，那社会还能进步吗？"

乙：这话倒是。

甲："我习惯叫齐化门，哈德门，人现在叫朝阳门、崇文门。"

乙：早改名了。

甲："我习惯喝豆汁，孩子们一吃说坏了，吃着是酸的，闻着是馊的。"

乙：他们不习惯。

甲："现在孩子习惯吃米饭，吃面包，还要吃沙拉子。一开始我还纳闷儿，这西餐里怎么还有哈拉子呀？"

乙：这您慢慢不就明白了。

甲："从家里到外头，都得慢慢习惯。"

乙：家里边还好点儿。

甲：“好什么？也闹得慌。”

乙：怎么呢？

甲：“我那小子您知道，好鼓捣电器。正乱那年，就从旧货店买那匈牙利电子管的电视机。一天到晚拆了装，装了拆。我在旁边瞧热闹。一开始不出人，全是床单儿！”

乙：床单儿？

甲：“一会横道儿的，一会竖道儿的，一会斜纹儿的，一会花格儿的。我还给出主意呢：行，孩子，甭换了，这块床单儿改个窗帘不错。”

乙：咳！人家那是调电视机呢！

甲：“这才几年哪，改带色儿的了。您现在到家看看，一屋子电线。这根接电视机，那根接录音机，这根接电风扇，那根接洗衣机，我在当间儿一看，嘿！天罗地网！”

乙：那您帮着收拾收拾。

甲：“不敢动，摸哪儿都是电门，抽冷子就打我一下。”

乙：人老了，手脚不利索。

甲：“得，没事我还是听半导体吧，这电不着。”

乙：您不是喜欢听个音乐什么的吗？

甲：“也是好听老的。什么喜洋洋，庆丰收，慢慢腾腾挺自在。现在那些音乐里边老是打鼓，‘共加共加，共加共加’弄得我这心也跟着那里边的点儿跳。‘蹦呀蹦呀，蹦呀蹦呀’！那音乐你倒是照着一个点儿走哇！有时候冷不丁的停两拍，再给一大锣‘哐——’，您说我这心脏受得了吗？”

乙：现在音乐节奏性是强。

甲：“走到哪儿都是这歌，现在还越听越顺耳了，有时候晚上听不见‘共加’几声，还睡不着觉了。”

乙：还落毛病了。

甲：“大街上也是。过去卖西瓜讲究什么？”

乙：讲究吆喝。

甲：“哎，过去一吆喝：‘块儿俩哎，先尝瓤儿高哇，后挑块儿哎——’”

乙：听起来好听。

甲：“现在可倒省事，弄俩喇叭搁西瓜摊边儿上，放外婆的澎湖湾。”

乙：台湾校园歌曲。

甲：“哎！你别说，一放还真招人。这买西瓜的也是，你知道澎湖湾出西瓜吗，你就过去。”

乙：那就是招徕顾客哪！

甲：“哎呀，什么点子都有，什么都得慢慢习惯。”

乙：要说这也是一种进步。

甲：“进步！过去我好玩鸟，爱听个鸟儿叫唤。”

乙：老年人有这爱好。

甲：“现在不许逮啦，要爱护鸟类，报上说这叫保持生老太太的平衡。”

乙：那是生态平衡。

甲：“噢——，我也奇怪，这玩鸟的人倒是也得生小孩，可哪有生老太太的。”

乙：现在您明白了吧？

甲：“明白是明白了，可鸟市倒霉了。”

乙：怎么呢？

甲："老有人轰！今儿个西直门，明个南苑，后天六里桥，大后天八里庄。挤兑的这玩鸟的成天绕着北京城转悠。预备俩钱买鸟，可到时候掏不出来。"

乙：怎么呢？

甲："全买汽车票了。"

乙：嗐！图什么呀？！

甲："不就图听个鸟儿叫唤吗？我们那小子给我出主意，说：'爸，您要听鸟叫唤，我用录音机给您录去！'"

乙：嚯，这是个新招儿。

甲："别说，抽个礼拜天，还真给我录回来了。得，我在家欣赏欣赏，让小子给我放！一开始'嗞嗞，嗞嗞'还真有几声。"

乙：这就行啦。

甲："可是听了半天老是'嗞嗞，嗞嗞'，我问：'小子，你给我录的是鸟儿啊还是耗子？怎么老嗞嗞嗞呀？'"

乙：您再往后听！

甲："后边儿可乱了，一大群嗞嗞嗞还有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声，再往后更了不得啦，嗞哇乱叫啊！"

乙：什么声？

甲："我一问，敢情这小子找不着鸟儿，他跑自由市场代客屠宰鸡鸭那儿给我录了一盘！"

乙：嗽，蒙您哪！

甲：老×，您在这种谈话中感到了什么？

乙：别说，充满了生活气息。

甲：跟大婶聊聊那内容更丰富了。

乙：是吗？

甲："哟，老×，有日子没见您啦。"

乙：一年多了，大婶儿。

甲："我还以为您没了哪！"

乙：怎么一不见我，就以为我没了。我挺好的。

甲："你大婶我也挺好的。"

乙：也没常见您出来。

甲："嗐，出来一趟得寻思会儿。"

乙：寻思什么？

甲："穿什么衣服呗！您说现在这姑娘可摊上好时候啦，多少样的衣服，今儿个兴长的，明儿个兴短的，今儿个兴紧的，明儿个兴松的，喇叭腿儿奔外去，鸡腿裤往里收。不像过去那挽裆裤，一条裤子穿半辈子。正反面都没有，前后都能穿。"

乙：嗐！那服装被时代淘汰了。

甲："拿衬衫来讲，我都叫不上名儿。这不前些日子，我那大闺女给我买了一件，肥肥大大穿着是真舒服，可一看哪，哟，这袖子怎么从底下就裁上来了？"

乙：这是新样式。

甲："大闺女也告诉我：'妈，这叫蝴蝶衫。'"

乙：对，两翅一扇，跟蝴蝶似的。

甲："是吗，白天我穿过几回，不伸手还是不错，可是晚上不敢出门儿。"

乙：怎么呢？

甲："我怕人说：'老夜猫虎儿出来啦！'"

乙：咳，这就是按蝙蝠样式造的型。

甲："哎哟，我当姑娘那阵儿，哪儿敢这样穿，想美都不知怎么美法儿。大绿袄我戴朵红花，有钱人一撇嘴说：'红配绿，臭狗屁！'"

乙：嘻，那时候也不会刀尺。

甲："现在生活提高了，人也会享受。这不，我们服务楼这儿开了个美容室，听说用激光去皱纹。"

乙：这是现代美容技术。

甲："闺女、儿媳妇都去过。我听说脸上有点纹都能去平喽，我得给她们提个醒。"

乙：提醒什么？

甲："我告诉她们照一两回就行，别紧着照，照多了把双眼皮给照平喽，再开刀拉可不上算。"

乙：嘻，您说得也太玄了。

甲："你甭瞧我懂得少，我也琢磨：说一个国家好，不就是大家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吗？"

乙：可不是，幸福生活嘛。

甲："都像前些年，穿不让穿，戴不让戴，我这么大岁数也得穿上国防绿，还得注意军容风纪，脖子扣勒得那紧哟，出来声都是扁的，一天到晚老滋儿滋儿说话，跟公鸡似的，谁受得了哇！"

乙：您说的是实在话。

甲："别看实在也得慢慢地习惯，慢慢地琢磨。咱这脑子不行，旧的东西太多。你拿街坊老赵家大小子来说，高中

毕业待业，让我说你就好好等个正经事儿干，他哪，偏去前门卖大碗茶。我说那能有出息吗？可人家干出来了。从大碗茶到小百货，从小推车到大商店，人家大小子当上大掌柜了。”

乙：那叫经理。

甲：“甭管京里、京外，听说最近把国营商店都接收了。管得那个好就甭提了，刚管六天就把他爸爸开除了。”

乙：哟，这是怎么闹的？

甲：“他爸爸脾气倔，说什么也不按新章程办，儿子来了个大义灭亲。

乙：嗐！那叫一视同仁。

甲：“咱们认为该着的，现在都改呢。全民的好不好？”

乙：好！

甲：“改大集体了！”

乙：那是从体制上打破大锅饭。

甲：“长期工好不好？”

乙：好！

甲：“改合同工了，谁表现不好到时候就不用。”

乙：那是严格管理制度！

甲：“人家说了，这是第二次革命！过去干革命什么样。”

乙：什么样？

甲：“过去是拿着枪杆干革命。”

乙：现在呢？

甲：“现在是穿着西服扛着秤！”

乙：我们的改革就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

甲："连大婶都知道改了！"

乙：您怎么改？

甲："我跟儿女们说，孝敬老人是现在社会美德，你们谁对我不好，我就不在这个家，上别家过去！"

乙：那行吗？

甲："怎么不行，弄不好我还敢给报社写信，告他们不讲精神文明，造成我这'人才外流'。"

乙：嘿！大婶还净是新名词。

甲："也净用错地儿！"

乙：是吗？

甲："不过用错了也不怕。现在没打棍子的，也不抓话辫子，十几年前我说句错话，受那罪现在想起都心寒。"

乙：怎么回事？

甲："街道上成立革委会，让我发言，我还是夸他们。"

乙：您怎么说？

甲："我说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二伟大胜利！"

乙：那是又一。

甲："又二！"

乙：怎么呢？

甲："那天早上原子弹爆炸都胜一回了！"

乙：嗐！

甲："结果批了我仨月，吓得我什么都不敢说了。你看到现在我总是这么少言寡语的。"

乙：您这话可不少了。

甲："心情舒畅呀！"

乙：那倒是。

甲："现在这新名词得慢慢学，好些呀还不懂哪。"

乙：逐渐地您就会了！

甲："会，听你说的容易，有的连你都听不懂！"

乙：现在这新名词？

甲："啊！"

乙：不能！

甲："不能？大婶问问你，现在你谈恋爱不？"

乙：我都多大岁数还谈恋爱。

甲："跟大婶儿谈一回。"

乙：别介，回头大叔该不乐意喽。

甲："谈谈谈恋爱那词儿。"

乙：那还不就是你爱我，我爱你。

甲："瞧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青年人用的都是你听不懂的新词儿。"

乙：您怎么知道的？

甲："上次我那二小子搞对象，我站树后头偷听一钟头。"

乙：您听那干吗！

甲："学习！学习时代语言。"

乙：那语言还用学？

甲："还用学？你不见得会！你听听，二小子说从姑娘眼里看到了信息。"

乙：信息？

甲："姑娘又从二小子那眼睛里看到反馈。"

乙：反馈？

甲："你眨巴眨巴眼来个信息。"

乙：来不了。

甲："你再转转眼珠给我个反馈。"

乙：过不去！

甲："姑娘说二小子脑袋装东西多是全频道的。"

乙：电视。

甲："二小子说姑娘说话音儿好听是立体声儿的。"

乙：录音机。

甲："二小子说要承包。"

乙：承包？

甲："承包起爱情的全部责任。"

乙：我以为要开店呢。

甲："姑娘说得要赞助。"

乙：赞助？

甲："让她妈帮助他们引进新家具。"

乙：敢情是要钱。

甲："后来呀，声越来越小，我脖子都伸酸了也听不见。"

乙：您过去！

甲："过去？别蒙大婶，现在家家户户地方这么小，后墙根儿那块地儿不能去！"

乙：为什么？

甲："你知道那地方叫什么吗？"

乙：叫什么？

甲："那是爱情的特区！"

乙：嗐！

捕风捉影

甲：老×，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您。

乙：什么事？

甲：您知道吗，现在好些人都在议论您。

乙：现在这人，说什么的都有，你甭信那个！

甲：我是不信呀！他们说您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这是哪儿的事呀！这不是往您脸上贴金吗？

乙：哎，这你可得信，这是实际情况。

甲：可有些话也不那么好听。

乙：你甭理他们，有些人说话就是没谱儿！

甲：可不，他们愣说您参加革命那会儿岁数还挺小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么点岁数怎么能……

乙：哟，这话倒是靠谱儿，我是从小参加的革命。

甲：可他们有些话还真不能往外传。

乙：你甭听那个，这些人说话都不挨边儿！

甲：那是，他们说您那会儿做的是地下工作，这都挨不上！您这么胖怎么能……

乙：挨得上，这倒挨得上，我倒是做过地下党，秘密工作。

甲：说是敌人还逮捕过您？

乙：斗争的严酷性啊！

甲：对您是严刑拷打？

乙：敌人多狠哪！

甲：后来您就招了？

乙：不招不行啊……哎，我是叛徒啊？

甲：也不是，反正他们大伙儿传着传着就有点儿乱了。

乙：到底是怎么传的，你告诉我，我给你说说。

甲：他们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乙：开始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甲：说您的主要工作是在梁山泊那儿当头儿。一共是一百单八将。您的外号叫什么“花和尚”×××？

乙：那是鲁智深！

甲：当然了，也有人说梁山泊那次您没参加。

乙：那里头根本就没我。

甲：他们说您参加的是义和团，领着小刀会练武术。

乙：小刀会是太平天国！

甲：他们说太平天国那时候没您。

乙：义和团也没我呀！

甲：也有人说您参加的是辛亥革命，和小凤仙她们在一块儿，成天开会，热闹着哪！

乙：多热闹也没我呀！

甲：要不，干脆，您参加“五四”运动怎么样？光荣着哪！

乙：这还有现商量的吗？没我！

甲：这也没你，那也没你，那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乙：我哪也没去！它就是没我嘛！

甲：那抗日战争那会儿有您了吧？

乙：那时候我还小呢！

甲：人小志气大！大伙儿都说您参加过抗日战争，有一回，您一个人带着七个女的往河里跳，凑了一个八女投江！

乙：八女投江？

甲：您头一个下去的，为了试一试江水深浅……

乙：我是男的！

甲：对，"八女投江"那拨儿没您，您去的是"狼牙山五壮士"那拨儿，反正您是头冲下往里跳来着……

乙：我根本就没跳！

甲：那您是拿枪在后面跟着……

乙：对，我拿枪……我是日本鬼子呀！

甲：反正大伙儿也是瞎传。

乙：这都谁传的？哪天我得找他们说说，不知道别瞎传！

甲：这您就不愿意了？

乙：没影儿的事瞎传，不好！

甲：这给您传的还都是好事，参加这个参加那个的，您知道他们给我传的什么吗？要搁在您身上，您都受不了！

乙：大伙儿传你什么了？

甲：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上个星期天，"日噘，日噘——"来了一辆闪着红灯的车，"咔——"在我们家门口停下了。

乙：这是什么车？

甲：明知故问！闪着红灯“啾啾”响，能是什么车？警车呗！

乙：哟，来警车啦！

甲：车一停，从车上“嗖嗖”跳下来几个戴大沿帽的人。

乙：什么人？

甲：这不废话吗？警车上下来戴大沿帽的，能是什么人？警察呗！

乙：警察来啦？

甲：几个人下了车一点儿不含糊，直奔我们家而来！

乙：找谁的？

甲：什么脑袋？我们家就我一人，能找谁？找我呗！

乙：警察找你！

甲：一进门，把个大红卡片朝我一亮——

乙：这我知道，逮捕证！

甲：您说您是什么人！逮捕证有红的吗？有这么大个儿的吗？上回给您用的是这样的吗？

乙：我可没用过。

甲：告诉你，这是请柬！警民联欢会，请我为公安干警慰问演出，接我来啦！

乙：我的妈哟，吓我一跳。怎么用警车接你呀！

甲：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到工厂演出，坐过运货的车；到矿山演出，坐过拉煤的车；到医院演出，坐过急救的车；到屠宰场演出，我坐前头，猪坐后头；这回到公安局演出，坐趟警车有什么新鲜的！

乙：也是。到哪儿随哪儿嘛！

甲：等坐完这警车回来呀，我可就不是我啦！

乙：嗯？

甲：也不知为什么，大伙儿都突然对我特别尊重，老远就给我让道儿！这小孩见我就跑呀，大人远远地笑，说笑也不是笑，他是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想笑又没笑出来，不笑他又咧着嘴……（表情）

乙：什么模样儿？

甲：一边笑呀还一边小声嘀咕："早起让人带走的就是他吧？""没错。××，说相声的。""怎么那么快就放回来了……大概让他回家拿被子来了！"

乙：胡琢磨！

甲：街坊邻居见了面得打个招呼呀！过去打招呼："出门啊？""家里吃的烙饼吧？""还得忙吧？"

乙：是呀！

甲：这回还是这几句，话可不大一样。

乙：怎么呢？

甲："出来啦？""里边吃的是窝头吧？""还得进去吧？"

乙：这话听着是别扭。

甲：您说大伙儿对我这样儿，我该怎么办？

乙：人家那是误会了，你抽时间跟大伙儿解释解释就完了。

甲：就咱现在这身份，到处乱说乱动合适吗？

乙：你又没干坏事，解释清楚不就得啦！

甲：那您说我先上谁家？

乙：你随便呀！

甲：那我先上胡奶奶家。

乙：先跟老太太解释解释。

甲：胡奶奶平常对我特别热情，可今天不知为什么，一见我就哆嗦："哎哟妈呀，怕啥来啥！不是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吗？你上俺家干啥？孤儿寡母的，真是老家贼专咬病鸭子……"

乙：好嘛，拿你当坏人了！奶奶，您别害怕！

甲："啥！找我打架！我……你寻思我怕你咋的？奶奶我可练过气功，我一人对付你俩仨的！"

乙：大娘，我不是那路人！

甲："你杀了五个人？你那手可真黑呀，五个五个的招呼！没啥了不起，来吧！倒看咱俩谁当第六个！"

乙：嗐。什么耳朵！得啦，算我白说！

甲："你偷了汽车？"

乙：算我白忙！

甲："啥？你还要抢银行？"

乙：越说越糊涂！

甲："你还要去砸金库！"

乙：我这就走！

甲："你还带着狗？"

乙：真让人着急！

甲："啊？你还砸了公安局？哎哟，你这贼胆儿可太大了！"

乙：大娘，您看清了，是我！

甲："入伙？我不去。我都六十多了，我干得了吗？你们怎么啥人都要哇！"

乙：奶奶，我到那儿是去演出！

甲：“噢，这回听明白了，到银行是去抢猪？”

乙：银行有猪吗？我去演出！说相声！

甲：“演出？说相声？”

乙：哎。

甲：“在那里头？”

乙：对啦！

甲：“哟，要说如今真是人尽其才！都成这样的人了，在里头是唱歌的唱歌，说相声的说相声。听说还有少年犯拍电影的？你在里头愣没赶上？去晚了，要早抓你二年就好了！别着急孩子，在里头多呆些日子，兴许还能赶上下拨儿？”

乙：嗐！我说，这胡奶奶糊里糊涂的，跟她也说不清楚，你呀，干脆另换一家吧！

甲：对，我上对门李大爷家去！

乙：这回你开门见山，进去就告诉他：“大爷，我没事！”

甲：“没事？可不，这事呀，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抓着了就有，抓不着可不就没有呗！其实呀，女方只要不告，什么事都没有！”

乙：哎哟，老爷子，您想到哪儿去了！

甲：“没什么！年轻人嘛，哪有不好这个的，你像我年轻那会儿，我和你胡奶奶，我们……我们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乙：我根本没那事儿！

甲：“不能，万不能！反正你得有点儿什么，要不政府能冤枉你？”

乙：我也没说政府冤枉我……

甲：“还是的！政府不能冤枉好人，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十

岁那年，放鞭炮的是不是你?”

乙：小孩放鞭炮怎么啦?

甲：“放炮你倒好好放呀！弄一挂小鞭，你拴哪儿放不行?非拴我们家大黑猫尾巴上！那鞭炮一响呀，噼哩啪啦，这大黑猫可就诈了惊啦，逮谁咬谁，追得我是满大街跑！街上大伙儿这份瞧热闹啊！你说，让猫追得满世界跑的那是什么？我，我是那东西吗？那东西有我这么大个儿的吗？再说它也活不了我这岁数呀！七十多岁的老耗子，那不成耗子精啦？难怪大伙儿围着瞧，这事儿是新鲜！我丢多大人不说，我现多大眼呀！你说你小子损不损，就冲这，公安局能不抓你?”

乙：那也不是为这事儿呀！

甲：“那你还得有别的事儿！”

乙：我没别的事。

甲：“那就是这事！”

乙：嗐！这上岁数的人你跟他说不清楚！你呀，干脆找个年轻人解释去吧！

甲：对，我上街坊大哥家。

乙：年轻人一说就明白了。

甲：也别说，还就这大哥对我热情，一进门儿，“来了兄弟？我早算着你要来！坐，坐！你看咱们街坊这么些年了，今儿才知道，敢情你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呀！”

乙：嗯?

甲：“我是劳改释放，你是取保候审，一码事儿！”

乙：根本没有！

甲：“怕什么兄弟，其实你赌博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乙：谁赌博啦！

甲：“好！我就佩服你这样儿的！咱给他来个死不认帐！”

乙：我上那儿是演出去了……

甲：“好！编得好！咱就得这么编！”

乙：我这是冤枉……

甲：“谁不冤？我拦路抢钱包判我二年冤不冤？其实里边就一毛五分钱，我买瓶汽水自个儿还又贴了五分哪？”

乙：我……你呀，干脆再换一家儿吧！

甲：对，我再换……我别换了。

乙：怎么啦？

甲：都夜里一点半了。

乙：第二天再说吧！

甲：第二天，我跟单位请了一礼拜病假，不上班啦，专门在胡同里跟大伙儿解释，我是见谁跟谁说，“大叔，出门儿啊？那什么，我上回去公安局啊，不是抓我……大姐您先等会儿，回头我还跟您说哪，上班迟到扣奖金我补给您……大妈您上街买菜着什么急，您听我解释完了再走……小妹妹你听叔叔说，叔叔告诉你，我看就你还懂点儿道理……不行，你懂不了道理……”

乙：怎么呢？

甲：那孩子还没出满月哪！

乙：我说你累不累得慌？

甲：不这么着他们不信哪！

乙：那现在他们信不信呢？

甲：反正话里话外的，看那意思倒是信了。

乙：怎么说的？

甲："甭管你说的是真是假，反正你下回注意就得啦！战犯都能改造好，我就不信你改造不好！"

乙：还是不信哪？

甲："谁说不信！甭说你给他们演出我信，你就说他们给你演出我都信！有一出戏就叫'三堂会审'嘛！他们仨人演给你一个人看，对不对？"

乙：这叫信啦？

甲："得，得，别说了兄弟，看样子你在里头是关出毛病来啦！别说了，留神再把别的病给勾出来，不好治。"

乙：还是没人信你！

甲：正在这时候，嘿，公安局的同志看我来了！

乙：怎么？

甲：他们听说我演出回来就请了一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过意不去呀，看病号来啦！

乙：人家对你多关心！

甲：我想这回好啦，谣言不攻自破呀！人家公安局的同志都上家看我来了，你们还不信吗？

乙：就是呀！

甲：我们聊了一会儿，有说有笑，手拉手把他们送出大门，喝，门口又围着一大堆人。

乙：干吗呢？

甲："快看哪，××二进宫！"

乙：嗐！

火 葬 指 标

甲：（倒口）您在这儿演出哪？

乙：怎么这味儿呀！

甲：跟您打听打听，您这儿……没死人吧？

乙：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甲：不是，我看来这么些人吊唁……

乙：吊唁?!

甲：那是开追悼会……

乙：没有！

甲：向遗体告别……

乙：你怎么回事！人家大伙儿是来看演出，听我说相声。

甲：哦，听你介绍你的生前事迹？

乙：我死啦？

甲：不，不，看你这个动静，这个嗓门，你本人一定是位活同志，估计您算是人家的生前友好吧？

乙：我是死者家属！

甲：那您可别太难过。

乙：谁难过啦！

甲：您多保重，回头给您先烧……

乙：你这上火葬场哪！

甲：对，对，我们县今年新修了个火葬场，烧得挺好的，什么时候您要去先言语一声，地址就在县城东头……

乙：走！没听说火葬场还作广告的！

甲：宣传嘛！如今国家提倡火葬，这也属于殡葬改革嘛！年初县里找我们各村的村长开过会啦！让我们多作宣传工作，动员农民火葬。

乙：哦，你是村长。

甲：县上说啦，如今讲究承包，今年每个村都要承包三个火葬指标，甭管死多少人，能完成这三个就行。

乙：这指标倒也不高。

甲：我们村今年没完成啊！

乙：你得做工作呀！

甲：做啦，没有用呀！

乙：怎么？

甲：我们村今年就死俩人！

乙：那是完不成！……哎，这俩人都火葬了吗？

甲：火葬啦，我动员的。

乙：那你这工作就算完成得不错，火葬率百分之百，你把情况跟上级反映一下，上级还得表扬你哪！

甲：反映啦！

乙：跟哪儿反映的？

甲：我们乡里那个……死委会。

乙：死委会？

甲：死人殡葬改革委员会。我跟死委会的死主任一说呀……

乙：死主任？

甲：就是我们乡长，兼死委会主任，姓死，外号死心眼！

乙：死心眼呀！

甲：死主任一听就火啦："什么？火葬指标你没完成？没死那么些人？你别尽强调客观！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乙：这没法儿发挥呀！

甲："怎么没法儿发挥？那个计划生育指标你怎么尽发挥呀！火葬指标三个你都完不成？生育指标你一气儿完成六个！末了儿你还超额俩！"

乙：那是一回事儿吗？

甲："怎么不是一回事？有生有死，你也得搭配着来呀！"

乙：有这么搭配的吗？

甲："反正上级布置的任务完不成不行！一定要完成，无论如何你也要完成！"

乙：那没法儿完成呀！

甲："你要有决心，有信心，下定决心，充满信心，排除万难也要完成！"

乙：他没死那么些人我上哪儿完成去？

甲："看看，还是信心不足不是？现在离过年不是还有几天吗？这几天你能保证就不死人啦？你只要有决心，有信心，你……你回家盼着去吧！"

乙：我盼着这个干吗呀！

甲："去吧去吧，回去盼着吧！你们旁边那村也没完成指标，人家盼哪盼哪，昨天，食物中毒，一下子死二十多个，你看这不就超额了吗？"

乙：这还好啊？

甲："一分为二嘛！食物中毒是坏事，可是坏事可以变好事呀！当然我也不是让你回去投毒放火啦，反正你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乙：我想什么办法？要不我掐死一个？

甲："你看这不就开动脑筋了吗？当然你要真掐死一个，你们村这指标就不光能完成，还有希望超额！"

乙：怎么还超额呀？

甲："你掐死了人那公安局能饶了你吗？连你算上不就超额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反正你回去盼着吧，快到年根儿了，保不齐出点儿事。"

乙：我说你们这乡长可真够死心眼儿的！

甲：你说摊上这事儿我有什么办法？急得我到处乱转！这不今天我转到这儿啦……

乙：你甭在这儿转！这儿一个没有！

甲：我是想请你帮帮忙。

乙：我没法帮忙！

甲：不是，你家里头……都挺好的？

乙：都好！你甭惦记着！

甲：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什么的……

乙：都好！

甲：那你这个身体最近……怎么样？

乙：没告你甭惦记着吗？你呀，回你们村儿找去吧，甭在这儿转悠，这儿没有！

甲：村儿里也没有呀！我都找遍啦！敬老院我一天去三次，

一点动静没有！河沟呀，水渠呀，也没淹着人，马也没惊，骡子也没诈，倒有好几家办喜事儿的，可没有一个食物中毒的，你说怪不怪？

乙：你呀，就甭惦记这个事，根本就没有！

甲：没有？那是你缺少信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告诉你，盼着盼着，昨儿晚上，还真让我给盼着啦！

乙：出什么事儿啦？

甲：我们邻居崔大爷，夜里头，咳嗽啦！

乙：嗐！上岁数的人，赶上天冷，咳嗽两声，不算事儿！

甲：你可不能这么说！咳嗽，他能不发烧吗？一发烧就爱转肺炎，肺炎就容易……变成肺癌，反正就……有危险！

乙：根本不可能！

甲：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丧气！

乙：也不知咱俩谁说话丧气！

甲：昨儿晚上我是一宿没睡！

乙：你干吗？

甲：蹬个梯子我就趴墙头啊，我听听那院崔大爷的动静！嘿！您听人家这咳嗽，一声儿接一声儿，这底气足呀！还带着喘哪！这要一口气上不来呀，老爷子今年八十多啦，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乙：你可别乱说！

甲：那边崔大爷一不咳嗽我倒着急了：怎么着，病好了？不能这么快！背过去了？怎么也听不见哭呀！咳！咳！……又咳上了，声儿还真大，连我都震得慌！咳！不对呀，这是我自个儿咳的！

乙：你怎么也咳上了？

甲：你想啊，大冬天的，我披个小褂，在墙头一蹲就是半宿，我能不咳吗？

乙：你快回屋吧！弄不好这指标再让你摊上！

甲：是呀，回到屋里，我媳妇也纳闷："当家的，也没听说你过继给老崔家呀！怎么崔大爷咳嗽两声儿，你这么上心呀！一宿不睡觉你趴墙头听着，当年你爸爸咳嗽你也没这样儿啊！"

乙：是不一样！

甲：第二天我一想啊，咱们别老在家盼着啦，做工作得积极主动，我呀，我上崔大爷家看看去，我，我催催他！

乙：这叫什么人！

甲：一进门儿，正碰见老崔家的大小子，"哟，老大，你们家老爷子病啦！""可不，村长，还让您惦记着！""是呀，是呀，我惦记了一宿啦！"

乙：你没惦记好事！

甲："哎哟，你们家老爷子这病看样子不轻呀！当然咱都盼着他老人家早日康复，可是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大，咱们可也得响应国家号召，该火葬的咱们得火葬，这个火葬的好处可就大了去了，文明卫生，移风易俗，节约耕地……"

乙：有你这么看病人的吗？

甲："不是，老大，说真的，你们老爷子这病……到底有没有危险？"

乙：你老问这干吗？

甲：“村长，昨儿找大夫瞧了，大夫说，今年是没问题，就怕明年开春再犯，可就危险啦！”

乙：明年开春。

甲：明年开春？那就归明年的指标啦！你说这能差几天呀？这……我早看出来了，他们老崔家，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呀！

乙：人家怎么跟你过不去？

甲：他们家崔大妈，是去年年根儿死的！您要能再挺两天，挺到今年开春，不就算今年的指标啦？您那么大岁数都挺过来了，就这两天愣坚持不住？平常您总说关心集体，到关键时刻怎么经不住考验呢？旧社会多苦啊，您还挺了多半辈子，这新社会让您多挺两天都不行？什么思想！

乙：你怨得着人家吗？

甲：再说崔大爷您也不对呀！既然您老伴是去年年根儿底下去世的，您就赶一个今年年根儿，可有什么委屈的？老两口也有伴儿，多好！他不，他非挺到明年开春去！您说这能差几天！您那么大岁数都活过来了，您还真在乎这一天两天？这人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乙：谁知道你怎么想的！

甲：我就想完成指标啊！这火葬指标联着生育指标，生育指标挂着化肥指标，化肥指标勾着征购指标，征购指标又揪着信贷指标，信贷指标又攥着，掐着、环着……

乙：反正你们这指标也够多的！

甲：说的是呀！一项完不成，项项完不成！挤兑得我真连上

吊的心都有了！你看人家那村，人家多有福气，食物中毒，一下子二十多个，这要叫我摊上一个该多好！

乙：还好哪！

甲：哎，对了，我找他们匀一个过来成不成啊？

乙：匀一个？

甲：反正他们那村也超额了，二十多个用不了的，匀一个给我们村，没问题。

乙：这行吗？

甲：那村村长跟我不错，一商量准行！再说我们也不白要呀！明年我们村要死的人多，我也匀给他一个，互通有无嘛！

乙：没听说过！

甲：一不做，二不休，骑上车我就去了，找到人家村长我是直说好话呀！“大哥！这回你务必发扬风格，好歹匀一个给我，救救急！上回你们修水库，我们还支援了十个壮劳力呢，对不对？虽说那是活的，这是死的，反正意思差不多，都属于无私援助，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乙：你就别瞎联系啦！

甲：人家村长还真帮忙，一口答应了：“成，匀一个给你！火葬费可得你们出！”我说：“没问题，快拿来吧，我直接拉火葬场去！哎哟，这回你可救了我了……”说着话，俩人弄个麻袋给我拖出来了，我往自行车上一扛，足有四百多斤！

乙：这么沉？

甲：要不说死沉死沉的呢！瞧人家村长多能算计，知道火葬

费我们出，他挑个最胖的给我……他们村的人我都认识，没这么胖的呀，是俩人？不能，借一个给俩，明儿我怎么还呀！四百多斤这是谁呢？我得摸摸！隔着麻袋我一摸，这腿，这么粗；这腰，这么粗；这脑袋，这么大个儿；这小辫儿……唔，小辫怎么长屁股上了？

乙：这到底是谁呀！

甲：人家村长说啦："你管谁干吗？给你就拉走吧！反正是食物中毒的，二十多个。我们火葬指标没完成，乡长催得紧，就把这个报上去啦，拉走吧拉走吧！"

乙：说了半天到底谁中毒了？

甲：要说也不是别人。

乙：谁呀？

甲：他们村饲养场的老母猪！

乙：猪啊！

处长上台

乙：（急上）报幕员！报幕员！你先等等！——你说这可怎么办哪，今天××同志没来参加演出，报幕员——（欲追）

甲：（上场）站住！你怎么回事儿？报完幕你怎么还不演出？你干什么去？

乙：我，我去追报幕员！

甲：回来！你一个男同志，老追人家女同志干什么？看人家长得漂亮，是不是？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你今年有八十几了？

乙：我刚四十五岁。

甲：唔，四十五，下山虎，最容易犯错误。好了，好了，快演出吧，不要搞对象了。

乙：谁搞对象了？我有爱人。

甲：就是呀，让你爱人知道了，她也有意见，我们当领导的也不好做工作……

乙：你是哪位领导呀？

甲：连我都不认识？我是文化局新来的×处长嘛！

乙：哦，×处长……

甲：继续交待你的问题！（拿出小本）我记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乙：×××。

甲：什么出身？

乙：地主。

甲：哼，哼，甭问，那你爸爸准是黄世仁！

乙：我爸爸早死啦！

甲：阴魂不散！

乙：什么？

甲：好啦，好啦，这个问题就讨论到这儿吧！快演出！不要再分神了！你和那女报幕员有什么悄悄话，演完可以到公园去谈嘛！注意不要让巡逻的抓住哦！这方面我有经验，等会儿我教给你。

乙：谁呀！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今天跟我一起合作的演员没来……

甲：什么什么，你们这相声要几个人说呀？

乙：对口相声是两个人说。

甲：哎呀呀，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搞改革，个人承包，你们怎么还在吃大锅饭呀！上次我看别的单位演出，人家那个相声就是一个人说的嘛，说得很好嘛！

乙：你说那是单口相声一个人说，我们这是对口相声，必须要两个人说！

甲：哦，对口相声必须要俩人说？

乙：是呀！

甲：你一人说公安局就把你抓起来？

乙：那倒不是，这是艺术规律呀……

甲：不要找借口！你们这些艺术团体，就是大锅饭的问题没有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儿！刚才我看乐队伴奏，人家拉胡琴的，低着头一个劲儿地猛拉，这个工作态度该有多么好！那个敲大锣的呢，慢腾腾慢腾腾的，好半天好半天才敲一下，这样下去怎么搞四化？非改革不可！我刚才跟他们说了，从明天起，个人承包，各干各的，谁也不许吃大锅饭！

乙：好嘛，这位整个儿外行！

甲：好了，你快演出吧，观众都等急啦！

乙：我跟你说，单口相声我也会说，可今天演出的是对口的，必须要两个人！

甲：又是找客观！好了好了，两个人就两个人吧，上后台找个演员去！

乙：后台哪有相声演员呀！

甲：怎么没演员！唱歌的，跳舞的，那么多人闲在那里，随便找一个来嘛！

乙：那可不行！

甲：什么不行？别人不行，就你行？我看人家一个个长的都比你好看嘛，没有像你这样怪模怪样的。你让同志们看看，他怎么长了这样一个样子，真奇怪哦！

乙：甭管我什么模样，我会说相声。

甲：什么？相声还有会不会的？相声不是是人就会说吗？连相声都不会说还叫人吗？

乙：处长，你既是这么说，那今天你受累，你陪我说一

段儿。

甲：唉呀，这个我不……

乙：相声可是人就会说。

甲：是呀，我会说呀，我说的比你还要好呢！可是我是领导，我……

乙：领导你得深入群众呀！

甲：是呀，可是……

乙：观众都等着呢，今天你就陪我说一段吧！

甲：好，那我就领导你说一段！

乙：那你看咱们今天说哪一段？

甲：什么哪一段？说相声不就是往台上一站，胡说八道吗？

乙：啊？那你看咱们俩人谁捧谁逗呀？

甲：捧什么？吹吹捧捧那一套你少给我搞！

乙：不要我捧，那我就逗吧！你可给我帮忙！

甲：领导上从来都是关心帮助你的嘛！

乙：今天我们俩人来说一段对口相声。

甲：唔，音调不错，还可以再高一点。

乙：对口相声是两个人表演。

甲：不要晃，身体站好，端端正正的。

乙：一个是逗哏的，一个是捧哏的。

甲：好了，不要打手式了，没有必要。

乙：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呀……

甲：不要四处乱看！面向观众！那个女报幕员早就进去了嘛！你看也看不见的！

乙：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他应该……

甲：嘴不要张得这么大！

乙：他必须……

甲：眼睛倒可以再张大一些。

乙：他要懂得……

甲：（伸出食指）目力集中！眼睛向这里看，对对……

乙：他……我说处长，你别尽挑毛病，你得帮我呀！

甲：怎么没帮呀！领导上对你的批评就是对你最大的帮助嘛！

乙：现在咱们是合作演出，你得帮我说呀！

甲：哦，我也得说！

乙：多新鲜呀，要不怎么叫对口相声呢？

甲：我说……我是说中国话还是说外国话？

乙：敢情你还懂外国话？

甲：英语呀！我在补习班学过英语，A、B、C、D、E、F，我连G都会说！

乙：刚学字母。你说相声不能用外国话，得说中文，普通话。

甲：这我拿手儿呀！刚才咱们说到哪儿来着？

乙：刚才……咱们还是从头说吧！

甲：行，行。

乙：昨天呀，我到你家去了一趟……

甲：昨天我不在家。

乙：啊，是呀，我见着你爱人了……

甲：我爱人出差了。

乙：哦，对，我见着你们的孩子……

甲：我们俩计划生育，还没要孩子呢！

乙：唉，那我见的是你弟弟，你弟弟他……

甲：我妈也搞计划生育，没给我生弟弟。

乙：那……哎，处长，这说相声你得顺话答音，你老跟我拧着，我怎么往下说呀！

甲：那也要实事求是嘛，我本来就没有弟弟嘛。

乙：甭管你有没有，我说有你就说有。

甲：哦，我没有弟弟嘛就说有弟弟？

乙：对了。

甲：赶明儿派出所一查说我虚报户口，你负责？还有什么？哦，我没有孩子嘛就说有孩子，等我真的有了孩子，那该算是第几胎呀！

乙：哎哟，这可太费劲了！

甲：实事求是嘛！这个传统到哪里都不能丢！

乙：那这相声没法说呀！

甲：怎么没法说？我来说嘛！

乙：哦，你来说。

甲：我说什么呢？

乙：你随便说。

甲：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乙：同志们都喜欢听故事。

甲：我这个故事可不是一般的故事。

乙：是个很可乐的故事。

甲：是个很悲惨的故事。

乙：啊？

甲：听了以后让人心里老难过老难过的。

乙：什么？

甲：个别观众不要笑了，严肃一点！

乙：你先等等！

甲：我说的是万恶的旧社会……

乙：你先别说了！

甲：我们劳动人民呀……

乙：处长！

甲：受尽剥削压迫……

乙：处长！

甲：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儿……

乙：处长！

甲：怎么？你要哭啦？没带手绢我这里有。

乙：谁要手绢啦！我是说，你说相声不能让人哭！

甲：为什么不能？百花齐放嘛！

乙：相声不能这么说！

甲：我就这么说！公安局能把我抓起来？

乙：嗐！相声有相声的规律，它必须让人笑。

甲：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人笑还不容易吗？我来给同志们讲一讲大好形势，一定让同志们喜笑颜开！

乙：讲形势？

甲：（拿出笔记本）注意听啦！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呀，我们国家的生产势头很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这个工农业总产值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你在这儿站着干什么？还不下去记录！

乙：我，我陪你说相声呀！

甲：用你说什么？今天我个人承包了，作报告有两个人的吗？

乙：我说你这是作报告呀？

甲：对，这是深刻的形势报告！

乙：说相声还带作报告的？没这么说的！

甲：我就这么说！我说了三十多年，不是当了处长吗？

乙：你当什么我不管，反正说相声不能作报告！花一块二听你作报告！你说点别的，能把大家逗笑就成！

甲：那，那，对了，别的我也会！我来给同志们学一个小狗叫，一定把同志们逗笑了，注意啦，看我这个姿势……

乙：怎么又学上狗叫了？

甲：我会呀！大狗叫，小狗跳，我都会！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一跳，我来叫，你来跳……

乙：不行。你这属于低级趣味，要坚决反对！

甲：坚决反对……你为什么要骗我学狗叫？当着这么多人，骗领导学狗叫，像话吗？我这么大人能学狗叫吗？有我这么漂亮的狗吗？虽然我小名叫阿狗，可我并不是狗呀！

乙：哦，你小名叫阿狗？

甲：你，你打听领导的小名干什么？

乙：你自个儿说的呀！

甲：那你就不要外传了嘛！

乙：我给你传这个干吗？我说阿狗呀，你就放心吧！

甲：哎呀，又不能学狗叫，其实学狗叫我最拿手……要不，

我来个驴叫怎么样？

乙：什么?!

甲：马，马也行；要不学骡子，骡子个儿大……

乙：这都不成！

甲：要不，干脆，我给同志们翻个跟头怎么样？

乙：翻跟头……这可是你自个儿要翻的！别回头又说我当这么些人骗领导在台上翻跟头！

甲：没你的事儿！我翻，我翻……哎，你怎么不翻呀？

乙：我翻得着吗？相声是语言的艺术，没听说相声演员一上台先翻俩跟头的！翻跟头那归马戏团，马戏团那猴儿呀……

甲：什么？有我这么胖的猴吗？

乙：我是说你不能在台上翻跟头，万一一跟头折台底下去，我可背不动你。

甲：好，好，那我给大家学个瘸子走路怎么样？（动作）

乙：怎么又学瘸子走路啦！

甲：要不学个罗锅上山？（动作）

乙：什么呀！

甲：半身不遂我也会学。（动作）

乙：快别学啦！

甲：我还会学结巴说话呢，这，这，这……

乙：别，别，别……我也受传染了。

甲：干脆，我来个抽羊角疯！（动作）

乙：你快歇歇吧！说相声归说相声，可不能拿人家的残疾取笑，那是低级庸俗！

甲：这也不行啊？哎哟，这就难办了，要不然……不就是逗人笑吗？这样，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笑！

乙：没听说过！

甲：注意啦，预备——个别观众注意啦，我还没喊呢，你笑什么？服从命令听指挥！预备——什么？笑不出声儿来？不要紧，笑不笑是个态度问题，声大声小是个水平问题，注意啦，我喊一二三——怎么没人笑？你、你、你，你是哪个单位的？再不笑，这问题的性质可就改变了，我不是代表我个人，我是代表一级组织在这里说相声，这里就有一个组织纪律性的问题……

乙：我说处长呀……

甲：好，好，你笑了，模范带头，你准是个党员！

乙：处长，说相声你必须把大家逗笑了，你这样不行！

甲：这还不行啊！哎呀，这就太难办了，要不然……要不然我给大家唱个歌怎么样？

乙：哎，说学逗唱，倒是有这一项，你唱个歌那行。

甲：好的我也不会唱，我就唱个"鞋儿破"吧！

乙：这是电视剧《济公传》的主题歌。

甲：（唱）"鞋儿破……"你看我这嗓子怎么样？

乙：好，好。

甲：（唱）"帽儿破……"你看我这音调儿？

乙：不错，不错。

甲：（唱）"身上的袈裟破……"你看我这表情？

乙：行，行，你接着唱吧！

甲：（唱）"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世态炎凉皆看破，佛祖在我心头坐，走啊走，走啊走……”哎，下边什么词来着？

乙：忘词儿啦？处长，忘词儿可不行啊！

甲：（唱）“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

乙：走着吧！这是济公长征哪！

甲：（唱）“走啊走啊我向南走！”

乙：向南走。

甲：（唱）“没走两步又奔东头！”

乙：又奔东头啦！

甲：（唱）“向西走，向北走，东南西北任我走……”

乙：好嘛！济公在这儿拉磨呢！

甲：（唱）“走着走着我……站起来走！”

乙：啊？敢情刚才一直趴着走哪！

甲：（唱）“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

乙：别走啦！大伙都乐你哪！

甲：（唱）“啊……乐啊乐，哪有不平哪有我！”

乙：他又找回来啦！

特大新闻

乙：这一场是我和××同志表演相声。

甲：（向幕后）哎，等会儿有晚间新闻的时候叫我一声儿！晚间新闻！我别的不看……你说。

乙：过去我们经常在电视里和大家见面……

甲：对。……哎，是二频道！八频道可能不清楚，二频道！……没事儿，你说。

乙：大家对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次我们……

甲：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回头你们上这儿找我！……来，你说。

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甲：等着看新闻哪！老×，国家马上要出大事儿了，您说让人心里头多高兴！嘿嘿，我就盼着国家出点事！

乙：国家出什么事了？

甲：国家出这么大事您愣不知道？

乙：什么事？

甲：国家还没说呢。

乙：国家没说我怎么知道。

甲：那我怎么知道了？

乙：你什么不知道呀，满嘴跑舌头，到处传播小道消息。

甲：哎，老×同志！您这话可不对！什么叫满嘴跑舌头？舌头可不跟嘴里跑吗？在哪儿跑？搁脑门儿上跑？叭哒，叭哒……人家还以为你长仨耳朵呢？

乙：我是说你爱传闲话！又是什么国家出大事了，国家大事，国家没说你先知道？

甲：那当然了！我是干什么的！

乙：你不就是普通工人吗？

甲：普通工人，你小瞧？那叫领导阶级！别看你戴个眼镜，不就是知识分子吗？你也属于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一小块儿！那么一丁丁点儿！你敢说你不是？你站出来！你蹦着喊！"我不是工人阶级！"你说！你说呀！

乙：嚯！这人什么毛病！

甲：我是对你表示愤怒！都像你这样，不关心国家大事，那改革能搞好吗？

乙：你让我怎么关心呀！

甲：你打听呀！问呀！没事儿就琢磨呀！现在有多少大事呀！我问你，你知道吗？政治局开会，几点钟入场？

乙：这我哪儿知道呀！

甲：谅你也不知道！你来，我问你，中央领导最近——有什么变动？

乙：不知道！

甲：国务院秘书长坐的小车号码是多少？总参谋部的电话是多少局？

乙：这你都知道啊？

甲：不用大惊小怪，告诉你，老×，我快了。

乙：你快进去了！

甲：我进哪儿去呀？

乙：你快让人给抓进去了！

甲：抓我干吗？

乙：就你这鬼头鬼脑的，到处打听小道消息，跟特务似的。

甲：是我打听的吗？我赶上了！今儿晚上这国家大事，人家首长跟我透露出来了！

乙：首长跟你透露了？在哪儿？

甲：天安门，广场上！

乙：哦，首长把你叫到那儿，跟你透露消息！

甲：你瞧你这态度！国家大事，首长把我叫到广场上跟我透露？违反纪律呀！这事儿有明着说的吗？

乙：偷着说的？

甲：人家是首长，光明正大，有话能偷着说吗？

乙：那是怎么说的？

甲：人家首长，倒背着手，在天安门广场溜达，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漫不经心，自言自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叭嗒叭嗒叭嗒"，嘿，他就说出来了！

乙：敢情他们家这首长嘴里往外飞小鸟！"叭嗒叭嗒"……我说这是哪国首长啊？

甲：废话！中国的。首长有外国的吗？电冰箱是外国的好，首长可还必须是咱们自个儿国家的。挺好的中国，弄仨印度首长，像话吗？

乙：那首长"叭嗒叭嗒"说什么哪？

甲：首长"叭嗒叭嗒"说精神哪！上级精神！估计是刚开完会，上级布置了任务，完不成呀，他心里乱，到广场上找人说道说道，这心里头就痛快啦！

乙：好嘛，这位首长心里头也搁不住事！

甲：他也是人哪！七情六欲，婚丧嫁娶，有时候工资不够花他心里也着急……

乙：行了行了，你说说这精神是什么。

甲：这……没准等会儿电视里就播出来，大伙儿注意收看吧！

乙：你先说说不行吗？

甲：我也不知道上级规定传达到哪一级，也不知是先党员还是先群众，回头又有人说我散布小道消息，影响不好。当然我是领导阶级，我倒没什么，主要是你们这样儿的，到时候人家把你们找到一块儿，一个个的问你们……

乙：行啦，你就快说说吧！

甲：真要我说？那咱们可哪儿说哪儿了，听完就完了，可别记录。同志们，简短捷说，最近上级决定，天安门广场……要改成农贸市场啦！

乙：啊?!这是真的吗？

甲：我亲耳听见的！不是真的大伙儿能这么乐吗？这叫发自内心的高兴！大伙儿早盼着这天哪！对不对？同志们，这一天终于来到啦！行了，大伙儿出去别乱说，我走啦！

乙：别介，你回来，我听着可不大对劲儿，天安门改农贸市场，有这么改的吗？

甲：这人还较真儿！改革嘛，怎么改的没有？别的地方人家

都改啦！

乙：哪儿改了？

甲：哪儿……人家，比方，中南海人家就改了！

乙：中南海改农贸市场了？

甲：不像话！中南海是国家领导办公的地方，能改农贸市场吗？

乙：那怎么改了？

甲：反正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那里头你能随便进吗？还甭说进去，你没事儿往里头伸头探脑的就兴许有人来问你！如今怎么着，凭票参观！你进去转着圈儿走都没人管！

乙：那是参观毛主席故居，跟你说的改农贸市场，挨不上！

甲：那，那再说那个革命历史博物馆，知道吗？过去那里边搁的什么？珍贵文物！毛主席的油灯，周总理的怀表，朱德的扁担，如今也改啦！

乙：改农贸市场了？

甲：改新潮家具展销啦！组合柜，五斗橱，三屉桌，堆得哪哪都是，给钱还就让拉走，您说新鲜不新鲜！

乙：那是呀！

甲：您可听明白了，拉走是容易，使完了，用旧了，你惦着再送回去当文物展览，人家可不一定收，他说你级别不够！那门儿啊！

乙：那可不，大伙儿使完的破家具都往那儿送，像话吗？

甲：还有哪，天安门城楼，过去那是国家领导检阅百万大军的地方，如今也改啦！

乙：改什么了？

甲：卖票参观！甭管你是不是领导，只要有钱，随便上！

乙：开放城楼给大伙儿参观，好事儿呀！

甲：是呀，我主要是讨厌有的人，有那不自觉的，上去你就老实在边上呆着吧，过过瘾得啦，他不，上去他就真敢腆着肚子往当间儿走，直眉瞪眼的就朝下边招手，还喊"人民——万岁！"你说那话是该你喊的吗？

乙：他爱喊让他喊去吧！

甲：就冲咱们这改劲儿，您说，把天安门广场改成农贸市场，有什么新鲜的？行啦，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回见！

乙：回来！你先回来！

甲：你瞧，你这人怎么这么粘人哪！人家大人有事儿，你老缠着！

乙：嘿，我成孩子了！我是让你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甲：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多清楚呀！人家上级是棋高一招哇！我琢磨着，这，这也属于深化改革嘛！

乙：哦，这叫深化改革？

甲：对呀！它，它这叫配套措施嘛！先开放哪儿，后开放哪儿，人家一步一步来，先开放城楼，后开放广场，这您往城楼上一站，喝！心里头全明白了。

乙：明白什么了？

甲：哪儿卖小吃，哪儿卖蔬菜，哪儿卖活鱼，哪儿卖海带，哪儿卖水桶，哪儿卖锅盖，哪儿是阴凉，哪儿太阳晒……

乙：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呀！

甲：乱？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刚开头您可能不习惯，锻炼锻炼就好啦，农贸市场，多清静呀！

乙：就这还清静啊？

甲：分跟哪儿比了！要比人家中东那边儿，咱这儿就算没多大动静，听不见什么！

乙：反正这动静也不小。天安门广场，那是咱们国家的窗口，搁一农贸市场算怎么回事？

甲：窗口？对，这就是窗口呀！你们国家怎么回事儿，人家外国人不知道呀，透过这窗口一看：哟，农贸市场！没错儿，他们这儿寓于商品经济！再看看，嘿，东西还都挺便宜，成啦，知道啦，初级阶段！

乙：这就知道啦？

甲：窗口嘛，一看就明白。外国人到了中国，中国这几年搞得怎么样啊，来这窗口看看，喝！真好！中国如今真是……什么都有啊！活鸡，活鱼，海螃蟹，扁豆……这外国人他就不着急啦！

乙：怎么？

甲：这回饿不着啦！

乙：哪回也没饿着他们呀！

甲：不是，他就放心啦！这么热闹，这么红火，咱们中国，像欠债不还的主儿吗？回头进人民大会堂里头谈判，一上台阶他就往外掏钱，投资呀，贷款呀，你提什么他答应什么，这叫改善投资环境！

乙：这环境还好啊？人民大会堂门口堵一个农贸市场，乱乱哄哄，怎么开会？

甲：好开啊！就为开会方便！开会，多累呀，不得找补点儿？"同志们，我的发言，主要谈三个问题……给我买

一碗馄饨！第一个问题……少放酱油，我口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目前应该……哎，我要那大碗的！”

乙：这是开会吗？

甲：这……是呀，开会，得联系实际不是？这儿守着农贸市场，多实际啊！说着说着没词儿了，外头一喊：“三斤四两，五块六毛七——”赶紧谈！

乙：谈什么？

甲：谈物价问题呀！三斤四两就卖五块六毛七，照这么涨还行吗？

乙：嘿！

甲：外边又喊：“老张同志，今儿早起都交过一回了，怎么还收啊！”赶紧谈！

乙：谈什么？

甲：谈税收问题呀！早上收了中午还收，这不是重复收税吗？

乙：哦！

甲：“二婶儿，等会儿，我这鞋后跟儿让人踩掉啦！”赶紧谈！

乙：谈什么？

甲：谈产品质量！早上买的鞋中午就掉跟儿，什么质量！那边随地吐痰一罚款，这儿就谈市容管理，外边自行车跟马车一撞上，这儿就谈交通安全……

乙：敢情屋里这会儿跟着外边走！

甲：怎么样，看出这农贸市场的重要性了吧！您说人家上级这主意……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活了三十多岁就楞没

想出来！

乙：你还没想出来啊？这不都是你想出来的吗？

甲：我也是根据上级的精神嗜琢磨！

乙：那你琢磨琢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么庄严的地方，搭大篷，摆小摊，讨价还价，吆五喝六，合适吗？

甲：合适呀！太合适啦！那地方宽敞，摆摊儿方便，吆喝起来也豁亮："吃炸糕咪！大炸糕！纪念碑大炸糕！"

乙：非把牙蹦下去！

甲："吃一块缅怀先烈，吃两块继承遗志，吃三块……您赶紧给钱吧！"

乙：这都不像话！

甲：不像话？那是您没往深里想！这叫告慰先烈于九泉！中国人民站起来啦！富裕起来啦！买点儿什么也都方便啦！先烈要是知道了，多高兴！

乙：那就非得在这儿办自由市场？

甲：人家革命先烈就是为自由献身！这自由市场，多自由呀！它富有诗意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市场……"这不对是吧？那咱们给改一改："鸡蛋诚可贵，鸭蛋价更高，若买松花蛋，还得掏五毛！"怎么样？这诗怎么样？

乙：不怎么样！

甲：那就算了吧！我先走一步。同志们，抓紧吧！我先去看看在哪儿摆摊合适！

乙：回来！

甲：干什么？干什么？

乙：你回来！我再问问你：天安门，那是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搁一个农贸市场，怎么看升旗呀？

甲：看升旗？看升旗干吗？

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呀！

甲：升旗？几点钟？

乙：国旗和太阳一起升起。

甲：还是的！要看升旗，太阳没出就得到，来得及吃早点吗？守着农贸市场，多方便！现成的豆腐脑儿，一边呼呼噜噜喝着，一边瞅着红旗呼呼噜噜往上升着，呼呼噜，呼呼噜，多带劲，多幸福！旧社会，你喝得着这么热乎的豆腐脑儿吗？你看得着这么鲜艳的红旗吗？那会儿红旗多稀罕呀！要看红旗你得自个儿绣！（唱）"针儿急，线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绣呀么绣红旗……"

乙：行了行了，他还忆苦思甜呢！

甲：解放军同志也来一碗豆腐脑儿！大早上起来升国旗多辛苦……给钱不给钱的没关系，军民鱼水情，粮票也免了吧！

乙：人家解放军执行升旗任务，能随便喝豆腐脑儿吗？那是严肃场合！

甲：什么叫严肃场合？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式，严肃不严肃？老百姓夹道欢迎！送茶的，送水的，送毛巾的，送鸡蛋的，许他送鸡蛋不许咱们送豆腐脑儿？再说这两样东西蛋白质含量也差不多嘛！

乙：这人说话多矫情！

甲：谁矫情啦？我给你们宣传宣传这伟大意义！要说你们这

老同志思想就是跟不上形势，首长说的话你们都不信，你说你们还信什么？吃得这么胖，什么都不信！同志们，信仰危机呀！

乙：你先别扣帽子！说了半天，首长到底是怎么说的？

甲：当然首长没说我这么多，但是首长的指示很明确，首长说："这么大个广场，要能摆个小摊儿该多好！"你瞧明确不明确！

乙：这到底是哪位首长呀？

甲：哪位首长？说出来你没准儿也认识，老从你们家门口过，你可能没留神，大高个儿，花白头发，肿眼泡儿……

乙：哦！就那个厚嘴唇，俩招风耳朵？走道儿老腆着肚子……

甲：一看级别就不低！他是局级还是部级？

乙：他呀，着急！

甲：着什么急？

乙：他做生意找不着地方可不着急吗？

甲：他还做生意吗？是个官倒儿？

乙：不是。

甲：那他做什么生意？

乙：进出口。

甲：外贸部门！

乙：不，主要是内销。

甲：从哪儿进口从哪儿出口？

乙：他弄一大炉子，从上边进口从下边出口。

甲：这是干什么的？

乙：你们这首长他说得明白呀！"一块儿两毛五，找我王老虎，

先吃后交钱啊——”

甲：这是卖什么的？

乙：“红瓤烤白薯！”

甲：嗐！

合　家　欢

乙：现在该我们俩人演出了。

甲：你先等会儿……你是谁来着？

乙：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甲：您原谅，我这两年脑子特别不好使，您等我想想。

乙：想起来没有哇？

甲：哦！想起来了！你是老张同志！哎呀老张同志您看我这记性……

乙：谁呀！我不是老张！

甲：对对，你是小张！跟你爸爸长得差不多……

乙：什么呀！

甲：这二年蹿了有一头多高，变化真大，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乙：我根本就不姓张！

甲：你瞧变化大不大，连姓儿都改了！

乙：我姓×！我叫×××！咱俩尽一块儿说相声，你怎么忘了？

甲：对，对，今天我就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同志。

乙：大家对我还不太了解。

甲：许多同志不知道，×××同志是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说相声……

乙：谁是外国人呀？

甲：您不是从巴勒斯坦那边来的吗？

乙：没有！我是中国人！

甲：哦，对对！您是中国人。×××同志作为一个中国的百岁老人，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蹦蹦跳跳……

乙：我是百岁老人?!你好好看看！

甲：其实您也不是百岁老人，您今年虚岁是九十六，属猴的……

乙：我六十九！

甲：那也够老的啦！

乙：不是，我刚四十多岁。

甲：那六十九怎么回事儿？

乙：我爸爸他前年六十九岁。

甲：怎么弄得乱七八糟的，你爸爸六十九？说真的，你跟你爸爸，你们俩人到底谁大呀？

乙：什么？我跟我爸爸我们俩谁大？

甲：可不，这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今天正好和您一块儿探讨探讨。

乙：你……太可气了！

甲：您可千万别着急！想不起来不要紧，您慢慢想……

乙：这还用想吗，我跟我爸爸，当然是我爸爸大呀！

甲：你爸爸大，不对吧？

乙：不对？

甲：上回在街上见你搀着一位老人，挺长的胡子，你说那是你爸爸？

乙：对，就是他。

甲：现在……没换吧？

乙：这有换的吗？

甲：那他哪儿有你大呀，比你矮着多半头呢！

乙：哦，你问个头儿大小哇？

甲：多新鲜呀！那岁数大小我用得着问你吗？你爸爸嘛，岁数肯定比你大！而且还不是大个一岁两岁，要大就得大个二三十岁，对不对？

乙：对对对。你问个儿头呀，那是我比我爸爸大。

甲：哦，你比你爸爸大。你瞧，你这么一说我不就明白了？

乙：你是明白了，我可糊涂了。

甲：我今天就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你爸爸。

乙：我爸爸是位老教师，过去一直在小学工作。

甲：光荣啊！老教师，培养了多少孩子！孩子们一批批的走了，孩子们又一批批的来了，孩子们是越来越明白，你爸爸是越来越糊涂……

乙：七十来岁的人啦，早就退休啦！

甲：不是，你爸爸他想不明白，现在教师的社会地位是真的提高了吗？社会上请客、送礼，有人给你爸爸送礼吗？没有。有人请你爸爸吃饭吗？也没有。饭店里天天都有用公款吃喝的，可是一回都没有人请你爸爸去呀，你爸爸天天站在饭店门口等啊，盼啊，转啊，他心里着急……

乙：我爸爸饿成这样？

甲：他是着急现在这种不正之风，盼着上级来查处，他转，那是了解这些情况，向报社写信揭发！

乙：瞧瞧我爸爸！

甲：不容易啊！你爸爸裹着小脚，天天在外边转，万一要是摔着……

乙：什么？我爸爸裹小脚？！

甲：解放后就不裹啦！改成解放脚……

乙：根本没有！

甲：没有？那你们家那裹小脚的老太太是你什么人？

乙：那是我妈！

甲：你妈？嗐！我一直还以为那就是你爸爸呢！

乙：我爸爸能长成那模样吗？那是我妈！

甲：对，我今天主要就是想向同志们介绍一下你妈。你妈……她老人家身体还好吧？

乙：还行。

甲：还卖冰棍呢？

乙：还卖……她什么时候卖过冰棍呀？

甲：不卖冰棍？

乙：不卖。

甲：光卖雪糕？

乙：雪糕也没卖过呀！

甲：那她到底是卖什么的？

乙：什么也不卖！我妈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做过什么事。

甲：不能这么说。你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工作了几十年，

做了大量工作呀！大家亲切地称呼你妈是老模范，老积极，优秀个人，五好集体，先进居委会，小脚侦缉队……

乙：有时候老太太管闲事太多，也招人埋怨。

甲：怎么能说是闲事呢？好比那天夜里，你妈看见一男一女搂搂抱抱鬼鬼祟祟地钻进一间小黑屋里，她能不管吗？跟着就进去了！刚进去又出来了！

乙：怎么？

甲：人家是两口子下夜班回家。

乙：我说她多管闲事嘛！

甲：其实你妈几十年来，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照顾烈军属、孤寡老人，为他们买菜，买粮，打扫卫生。换煤气罐，她一人扛俩，满大街跑……

乙：什么？

甲：快着哪！小伙子都追不上！

乙：嗯？

甲：那家伙，小脚紧倒哇！

乙：你等等！

甲：那叫快……

乙：不像话！我妈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扛俩煤气罐满大街跑？

甲：没错儿！我亲眼看见的！穿一件呢子大衣，牛仔裤、运动鞋……

乙：你说的那是我弟弟！我们家煤气罐都是他换。

甲：哦，对对，是你弟弟，他长的呀，随你妈，像。今天我

就是想介绍一下你弟弟。

乙：我弟弟是个体户，卖点儿蔬菜水果什么的。

甲：干什么都不容易：你弟弟，每天是起早贪黑，千方百计，化腐朽为神奇，变土豆为松花，往鸡肚子里灌水，往鸭素子里塞沙子……

乙：没有！这是弄虚作假！我弟弟不靠这个赚钱。

甲：光靠偷税漏税？

乙：可不也就是……偷税漏税也没有！我弟弟是守法个体户。

甲：是是是，坑蒙拐骗那些事，你弟弟不干。卖的东西货真价实，质量也好，价钱虽然贵一点，可是你爱买不买呀！吃不起别吃呀！有钱的吃着，没钱的看着……

乙：反正我弟弟卖东西不坑人。

甲：可不，你弟弟自己也说啦(倒口)："我都这么大岁数啦，一辈子尽坑人啦……"

乙：我弟弟说话这味儿？

甲：河北人嘛！

乙：你说在河北老家的那个，那是我大爷。

甲：你大爷一辈子尽坑人？

乙：没有的事！我大爷老实巴交的，一直在农村种地，你知道哇！

甲：哦……想起来啦！今天我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大爷，你大爷出身地主，解放后一直受压迫，吃了上顿没下顿……

乙：不对！我大爷是农民，解放前一直受压迫。

甲：反正都是受压迫，差不了多少。

乙：差多啦！解放后我大爷就翻了身。

甲：也就是那么一说！其实生活上也还是不大富裕，尽吃大锅饭，三中全会以后，你大爷才真正翻了身。

乙：现在生活就富裕啦！

甲：可不，你大爷盖起了三百多间大瓦房，出门坐轿子，雇了四个奶妈，家里修了收租院啊，水牢啊……

乙：还是地主啊！

甲：不是，你大爷是参观收租院，不忘过去苦。现在咱们富裕啦，应该支援国家，帮助乡亲。当然个人生活上也应该改善改善，添点衣裳，买点家具，找个对象，抓紧办事……

乙：什么？我大爷找对象？

甲：是呀，像你大爷这样的大龄女青年，按说个人问题早该解决啦！

乙：我大爷是大龄女青年？

甲：没错，长得还挺漂亮的。

乙：我大爷是男的！

甲：你大爷是男的？这不可能吧？

乙：怎么不可能，这太可能啦！

甲：好好好，你大爷可能是男的，行了吧？

乙：不是可能，他根本就是男的！

甲：那就算是吧！

乙：不是就算，他根本就是！

甲：是就是吧，你急什么？

乙：不是我急，你说我大爷是大龄女青年……

甲：我说错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大妈，对啦，你大妈是女的，对不对？

乙：没错。

甲：没错是吧？你可想好了，别老变。

乙：谁变啦！

甲：你大妈是大龄女青年，婚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乙：婚姻问题没解决她能是我大妈吗？

甲：可说呢！

乙：什么叫可说呢！

甲：那你们家那三十来岁一个女同志是怎么回事？没事老挨你们家呆着干吗？

乙：嗐，那是我爱人！

甲：你爱人……对，我就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你爱人。你爱人是科技工作者，对不对？

乙：研究原子弹的。

甲：瞧瞧，这工作多重要，多辛苦！你爱人日日夜夜，苦战攻关，到头来，挣这俩钱儿啊，跟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差不多……

乙：科技人员的待遇正在逐步改善。

甲：那是，不过你爱人也未必能等到那天。

乙：嗯？

甲：她年纪也不小啦，一心扑在事业上，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别忙，这回回去我帮她介绍个对象，成人之美……

乙：什么？你给我爱人介绍对象？

甲：你别管了，包在我身上啦！

乙：这事儿呀……

甲：你别管了，别管了……

乙：我不能不管！你给我爱人介绍对象，我能不管吗？我非管不可！

甲：你，你发这么大火干吗？

乙：能不火吗？你给我爱人介绍对象，我怎么办？我上哪儿呆着去？

甲：你……哦，你想跟你爱人搞对象是不是？

乙：这话都新鲜！

甲：瞧瞧，我怎么把你给忘了！我看你跟你爱人你们俩人就挺合适！

乙：那还用你看吗？

甲：上回我去你们家，我就瞅你们俩人眉来眼去的，有那么点儿意思！

乙：意思大了！

甲：成了，别着急，下回我给你们俩人介绍介绍，见见面，谈一谈！

乙：这用你介绍？我们早在一块儿过了！

甲：你想呀，你们俩人现在就在一块儿过，将来谈成了，一结婚，不是亲上加亲吗？

乙：合着我们俩这么些年就没登记！

甲：就这么办吧！听信儿吧你！

乙：回来！告诉你，我和我爱人早结过婚了！

甲：结过婚了！那不要紧，再结一回！

乙：再结一回？

甲：没事儿，再结一回，没人管你，反正也不换人嘛，对不对？

乙：那我吃饱了没事儿结婚玩儿？跟你说，我们孩子都上学啦！

甲：都有孩子啦？

乙：上学了！

甲：那也不要紧，让你爱人带着孩子再跟你结一回婚，这也有讲儿呀！

乙：什么讲儿呀？

甲：寡妇改嫁呀！

乙：走！

学 唱 歌

甲：朋友们，下面由×××同志为大家表演歌曲。

乙：（极不愿意）朋友们，我……我……

甲：来呀，您怎么了？

乙：我……我不行……我……

甲：您是不是不舒服？

乙：没有。

甲：心脏不好？

乙：没有。

甲：脸色不对，我给您号号脉。（故意摸乙的脖子）

乙：号脉有号这儿的吗？

甲：别人号手腕子，我号脚腕子。

乙：这是脖子。

甲：哟，您知道这是脖子，您挺明白的呀，怎么一上来跟病了似的？

乙：不是，我……

甲：×××同志，这个节目是不是咱们俩人一起表演？

乙：是。

甲：我是不是甲，您是不是乙？

乙：是呀。

甲：您承认不承认您是配角？

乙：承认！

甲：您算不算个道具？

乙：算……不算！我是活道具呀？

甲：我是说，咱们俩合作是不是？

乙：对呀！

甲：那您有什么怕的呢？

乙：我这个人心理素质差一点儿，唱歌我没有经验……

甲：不要紧，有我哪，再有，我现场教你几个秘诀，我保证，你能顺利的摘下女皇王冠上的宝石！

乙：我再让人逮着。

甲：来，你先唱两嗓子，我看看你的基本素质怎么样？

乙：那行，我先唱唱，你看看行不行？（唱）"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

甲：这不挺好吗？您瞧您这嗓子跟片儿汤似的……

乙：什么？

甲：就是说比较流畅，就是训练稍差。

乙：我没有训练过。

甲：这样，我教你几个歌唱的方式，掌握这些方式，是你取得成功的保证。

乙：方式我知道，民族式，意大利式……

甲：你这都不是！我教你的是现代式！

乙：那行，只要丢不了脸，我倒是好学！

甲：教你的第一种方式叫"主动热情式"。

乙：什么叫“主动热情式”？

甲：你听着，这就是：不管歌词内容，一律主动热情，全身上下乱跳，脸上面带笑容，见谁和谁握手，边走边唱别停。

乙：你能示范一下吗？

甲：可以。音乐一起，全身都动，两只脚后跟儿往后砸：“蹦，蹦，蹦……”；然后换脚：“蹦、蹦、蹦……”你来来！

乙：（学）

甲：好嘛，整个儿一个机器人！

乙：我这鞋后跟儿都掉了。

甲：熟练就好了，然后往下走，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拉着手就握（走入观众席，唱）：“请拉住我的手，拉住那罪恶停留，请拉住我的手，拉住那忏悔和忧愁，嘿，嘿，我停一停，嘿，嘿，我留一留，嘴巴不要噘，眉头不要皱，我要听你的呼唤：停留，停留，停留，停留！”

乙：行啦，别拉了，人家直躲你，你怎么紧着追人家呀？

甲：这种主动热情式就是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

乙：我看像二皮脸的精神。

甲：谁是二皮脸呀？

乙：你瞧你那劲儿，“请拉住我的手，拉住那罪恶停留”，拉住了，罪恶全留人家那儿，你像话吗？

甲：你别较真儿，这是保证你唱歌受欢迎的诀窍！

乙：行啦，这没有什么难的，不过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老走动，我得有点儿分寸。

甲：我这儿有第二种方式叫“自我陶醉式”。

乙：这是什么口诀？

甲：你听着：手拿麦克风半遮面，音乐半天别露脸，慢慢转身要果断，走动的时候别睁眼。

乙：好家伙，他这要求够高的。

甲：我再给你示范一下，你看：“嘟，嘟……嘟”（动作）

乙：你身上有虱子呀？

甲：自我陶醉嘛！这是感情内在的表现。

乙：内在怎么都弄外边来了？

甲：（猛回头，唱）“你在我的梦里，我在你的心里，忘不了你的关怀，忘不了你的情谊，走一步，不管风雨凄凄，走一步，不管四周寂寂，I NEED YOU LOVE ME, I NEED YOU LOVE ME, I NEED YOU LOVE ME。”（静止动作）

乙：（过去摸甲的鼻子）

甲：干什么你？

乙：我以为你没气儿了呢！

甲：没气儿了行吗？造型，追光，定住，咔！你来来怎么样？

乙：先这样晃（动作），像痒痒似的，然后一转身（动作）。

甲：别睁眼！

乙：（闭眼走动）“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黑灯瞎火真不好找哇……”你给我找一根棍儿怎么样？

甲：盲人演唱！

乙：你不让我睁眼呀！

甲：有睁眼的方式。

乙：那是什么式？

甲："恨你入骨式"。

乙：喝！

甲：用这种方式表演有特点。

乙：什么特点？

甲：你手里拿着麦克风，别当它是麦克风。

乙：当什么？

甲：就当它是一个炸弹！

乙：喝，受不了！

甲：没爆，这儿耷拉着捻儿！

乙：我的妈哟，他尽玩儿悬的，我这脸还要吗？

甲：为了要脸，就得躲！唱一句躲一句！往那边送！

乙：炸别人去！

甲：不是，那捻儿没有点着。

乙：哦，吓唬人家。

甲：然后拿回来，再点一回。

乙：非弄炸了不可。

甲：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唱)"雷拉！卡，卡！我的雷拉！卡，卡！"（重复）你来来！

乙：(唱)"雷拉，卡，卡！我的雷拉，卡，卡！雷拉，咣，咣！"

甲：你这"咣，咣"是怎么回事？

乙：我给点着了。

甲：这玩艺儿炸不了！

乙：你别老冲着别人，有什么事跟自己来，好不好？

甲：跟自己来……我再教你一种方式。

乙：还有什么方式？

甲："悲痛欲绝式"！

乙：得，离八宝山不远了，他教我这些怎么都那么悬乎！

甲：悲痛欲绝，痛不欲生，满腔悲愤，抽泣声咽：（唱）"让我再看你一眼，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要把你记在心间。"（抽泣）

乙：您听听，我妈过去的时候，我都没这样过！

甲：这几种流行的表演方式能够把您的歌唱艺术推向新的高峰！

乙：能有那么大的作用？

甲：不信你就试试！接受挑战，把这几种方式综合起来唱一首歌，保证你能获得成功！

乙：我试试！

甲：哎，这就对了，你唱什么歌？

乙：我唱个外国歌行吗？

甲：甭管中国外国我这一律适用。

乙：那我唱一首爱情歌曲："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甲：喝，这老同志年岁那么大，心还挺花花儿。

乙：你这叫什么话？

甲：行，行，你这爱情歌曲首先要求抒情，那就得来"自我陶醉式"。

乙：那我可就背过脸去了。

甲：（哼前奏，乙抖动身体）真寒碜，转头，闭眼！

乙：（唱）"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

（动作）

甲：你干吗呢？

乙：我摸蛤蟆呢！

甲：下面是爱情了，得来个“主动热情式”！

乙：跟谁呀？

甲：跟大伙儿呀！

乙：跟大伙儿来爱情……那合适吗？

甲：你管那干吗，走吧！

乙：（走入观众席，唱）“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面到心怀。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哎哟妈妈……”我这儿找妈呢！

甲：你回来，你妈干涉你的婚姻你生气不生气！

乙：生气！

甲：“悲痛欲绝式”！

乙：“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甲：“恨你入骨式”！

乙：“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甲：造型！

乙：“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甲：情深似海——

乙：“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甲：哭笑结合——

乙：（重复）

甲：如醉如痴——

乙：（重复）

甲：单腿跪地——

乙：（重复）

甲：就地打滚——

乙：我来不了！

家庭喜剧

甲：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乙：一高兴，这人的面貌就不一样。

甲：您看我今天的面貌就不一样，往这一站，大伙儿一瞧，一个字：精神。

乙：你这是两个字。

甲：反正这两天是从心里往外那么高兴。

乙：什么事呀？

甲：那……嘿嘿……

乙：你先别乐。

甲：告诉您：我爱人知道不？

乙：知道。

甲：嘿，她完了！

乙：完了？岁数不大呀！

甲：让我给……（手势）

乙：掐死了？

甲：不是，是这样……（手势）

乙：勒死了？

甲：不是，是这样……（手势）

乙：拿棍儿梆的？

甲：这样……（手势）

乙：抄砖头？

甲：您家里的事，您怎么老往我身上安哪？

乙：谁呀？那你这手势都是怎么回事？

甲：我把她给治服了！

乙：给管住了。

甲：对，我总的感觉是——解放了！翻身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唱）"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哎嘿依哟嗨……"

乙：这位受压迫够深的，请问你是怎么治服她的？

甲：告诉你，主要是通过学习。

乙：学什么？

甲：学什么都管用，每天听广播，读报纸，看新闻，学习国际形势……

乙：人家国际形势里没有这个呀！

甲：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你得自己往家里联系，比方说，国际上有纠纷，人家怎么解决问题？人家得从历史上找原因！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我也得跟她从根儿上倒，这就联系上啦！

乙：对，水有源，树有根。

甲：我从谈恋爱的时候开始倒！从一开始，咱们搞清楚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嘿，听听，谁追谁？这叫根儿！一倒，清楚啦！

乙：噢，那你们之间当初是谁追谁来着？

甲：谁追谁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不明摆着吗，一倒就清楚……

乙：谁追谁？

甲：明摆着的事，还谁追谁……

乙：谁追谁呀？

甲：它……现在已经倒清楚了！

乙：倒清楚了是谁追谁呀？

甲：是……是你追我，你瞧你那迫切劲儿，这么大岁数还那么大的兴趣，（学乙）谁追谁呀？您可有点儿人老心不老的劲头！

乙：你不是说要倒清楚谁追谁吗？

甲：这你还看不出来，当然是她……我……

乙：她追你？

甲：您看这群众眼睛多亮呀！虽然跟事实上有点距离，但它八九不离十。

乙：事实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呀？

甲：那当然啦！当初介绍人给我们一介绍，还没见面我就不同意！要不是她后来追得紧……

乙：没见面你怎么就不同意？

甲：我嫌这姑娘的名字不好听！

乙：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甲：大庭广众之下我不说，我怕大家笑话。

乙：名字就是个符号，又是你爱人，大家哪能笑话呀！

甲：那我就说说：她姓胡，叫胡传葵……

乙：哎哟……你怎么把他娶来了？

甲：你看你笑话了不是？

乙：得了，反正女同志叫这名字是差点儿。

甲：您说她爸爸什么文化水平！看完戏回家你就给孩子瞎起名儿呀！起完名儿你没事儿了，到我这儿找对象找了个胡传葵，怎么过呀？

乙：名字不碍过日子的事！

甲：是啊，后来一见面，我一看，敢情人家不是按京剧里面那么长的。

乙：要那么长就麻烦了。

甲：头一次见面，姑娘这个追我呦……

乙：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甲：啊，快着哪！小腿紧倒，追得我满街跑……

乙：要说现在这姑娘也真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没碰到过这事。

甲：要不说人比人气死人，有人一辈子也没碰到过，你看我头一回就赶上了。姑娘一边追还一边喊："你把我那书包给我，我还得上班呢！"

乙：噢，你抢人家书包啦？

甲：怎么了？

乙：这叫姑娘追你呀？我要是抢她书包她也得追我！不光她追我，时候大了，连警察都得追我。

甲：那是我抢的吗？她让我帮她拿着来着！

乙：那你凭什么不还给人家呀？

甲：一还，她就走了，我想跟她多呆一会儿。

乙：那这是人家追你吗？

甲：……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老纠缠历史问题什么时候能缠得清？关键是现实问题！一抓住，一下子就解决啦！

乙：行，我们听听你怎么解决现实问题的。

甲：现实问题是不是？你看人家尼加拉瓜和黎巴嫩那边，干吗闹游击队呀？就是为争一个领导权……

乙：你们家的事你老扯那么远干吗？

甲：我们家也有个领导权的问题呀，您说我们家应该谁当家？

乙：谁管事谁当家。

甲：管事的当然是我了。

乙：你爱人不管事？

甲：管小事。掌管工资啦，买买东西啦，做做饭啦，收拾家务啦，反正就是家里这点事。

乙：那你管什么事？

甲：大事！像什么巴拿马运河的归属问题啦，两伊战争谈判啦，日本的内阁丑闻，柬埔寨四方会议……

乙：那都碍你什么事呀？

甲：你不能看他们乱轰轰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

乙：你甭管人家，你们家你管得怎么样？

甲：管得好呀！我是领导，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我说了算。

乙：是呀？

甲：上任的头一天，我就发布命令，去！给主任炒俩鸡蛋吃！

乙：就吃鸡蛋呀！

甲：还有别的，我吃好多呢！炸糕，馒头，烧饼……

乙：这主任怎么饿成这样了？

甲：当然这只是物质享受，我还得有精神生活："那什么，给我腾一个抽屉，我放一些精神生活用品！"

乙：你放什么呀？

甲：放什么呀？保密！就传达到主任一级："还得给我把锁，我得把抽屉锁起来，快去！"

乙：什么东西呀？连你爱人都不让知道？

甲：其实就是一些个相片、信件什么的。

乙：谁的相片？

甲：男男女女同志们的。

乙：你说清楚喽，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都没事，女同志的那可不行！

甲：当然了，主要还是女同志的……

乙：我说什么来着，女同志的？

甲：不是岁数大的！

乙：我知道。

甲：没结婚的。

乙：是呀。

甲：漂亮着哪！

乙：好看极了！

甲：您也有这样的抽屉！

乙：没有！给这样的抽屉，你爱人没法同意！

甲：谁说的？我是主任！她敢不同意！"亲爱的，一个抽屉够吗？要不，我给你找一个大点儿的！"

乙：这是你爱人说的？

甲：亲口说的！

乙：知道你装女的相片？

甲：挨个儿看过！

乙：甭问，你说的那信件也是情书什么的？

甲：一大摞子呢！

乙：你爱人甭不管？

甲：敢！反了她了！我是主任，她敢管我！现在你不同意，当初别送我那么多相片呀！真是的！

乙：等会儿吧，是你爱人的相片呀？

甲：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弄一摞干吗？

乙：甭问，情书也是她给你写的？

甲：这么一大摞儿，写的那个酸呦……

乙：行啦，这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锁它干吗？

甲：我怕丢喽，没处找去，你管得着吗？主任嘛，有些想法你们群众就是理解不了。

乙：对对对，那你一人当主任去吧！

甲：哪能呀，夫妻一场，我老当主任，她老干看着，合适吗？我也匀一点儿主任给她当，让她锻炼锻炼。

乙：这主任怎么匀呀？

甲：按钟点，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我让她当一会儿主任，主要是为了培养她。

乙：八点以后就是你当了？

甲：那当然了，一当就是十个钟头呀！一直到晚上六点以前，你说领导个家庭容易吗？

乙：这时候你不是上班吗？

甲：是呀，我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怕不合适吧！

乙：废话，大伙儿全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儿，那四化怎么实现呀？

甲：那我还是得上班去。

乙：想当主任你回家再当。

甲：对，回家。回家以后，我再让她当六个钟头主任，剩下的全归我……

乙：回家以后，再过六个钟头，就十二点了，那该睡觉啦！

甲：当领导老想睡觉还行？你得琢磨问题。比方今天晚上小胡做的菜太咸，你就不能放过，等十二点的时候好好和她聊聊，帮助她认识这个问题：你把领导咸得夜里直咳嗽，像话吗？

乙：干吗非得等十二点呀？

甲：依你的意思？

乙：七点就谈哪。

甲：七点钟，那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咱们尽找主任谈话，也给领导添麻烦呀。

乙：对，那就十二点谈吧。

甲：是啊，到十二点我倒是想谈，可人家睡着了。

乙：那就别谈啦！

甲：当领导的责任心得强呀！群众睡了领导不能睡！我弄一身蓝制服，往床边上一坐，我不睡觉，我当主任玩儿！

乙：当得怎么样？

甲：头两个钟头还行，等过了两点以后，我越坐越害怕，她躺着，我坐边上，我老觉得我像守灵的。

乙：是瘆得慌。

甲：我不能老守着，我得活动活动，我上大门口那儿坐着去。

乙：那儿怎么样？

甲：像值夜班的。

乙：我看像闹神经的。

甲：思来想去，我下了决心，当机立断，咱们作出决定——钻被窝！

乙：睡觉啦？

甲：领导也是人哪！老让领导值勤，不让领导休息，时间长了领导受得了吗？不能一点不关心领导身体嘛，啊？

乙：别"啊"了，你早该钻被窝！

甲：甭管我干什么，反正领导权在我手里。

乙：行啦，你这领导当得不怎么样。

甲：当然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一个实力的大小的问题，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埃塞俄比亚和法国他们，让您说……

乙：我不说，你不要操心人家的事，先说你们家。

甲：我的意见，我们家的事既不能按埃塞俄比亚那么来，也不能照法国那么走。

乙：那怎么办呢？

甲：我得照着联合国安理会的办法，走维持和平部队的路子，提倡武力保护，把我们小胡慑于我的武力范围之内，以

咱们男子汉的实力：咔！咔吧！哗啦！

乙：你等等吧，你把她锁上啦？什么呀，咔吧，咔吧的？

甲：我是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回咱们动真的啦！每天我都练……一二三四……

乙：广播体操？

甲：你看的这是上身，还有下身呢！二二三四……

乙：这是广播体操呀！

甲：武术！我天天练，我……打……

乙：你打她？

甲：谁打她我打谁！

乙：哦，晚上啊，你接送她回家……

甲：你这么理解就不对，你说的那叫警卫员，我这是武力保护，性质不一样！她属于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

乙：说穿了，不就是晚上她回来晚了，道黑，她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你接送一下吗？

甲：不对，什么她一个人害怕的时候，我们俩全害怕的时候我也得挺身而出。

乙：有这样的时候吗？

甲：前几天，小胡加班，平常十二点回来，今天都两点了，我接她回家，小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不知怎么走着走着，腿肚子有点朝前，走路的姿势可就不大好看了，"胡传葵！"

乙：哎。

甲："你怕吗？"

乙：怕。

甲："怕谁？"

乙：怕你！

甲："怕我？"

乙：你怕线折了，你怎么跟抻线木偶似的？

甲："甭怕，我练过！今天，你别把我当你丈夫。"

乙：那当谁呀？

甲："你就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乙：好嘛，刁德一！

甲：不好，房上有一个人，耷拉着两条腿，正往下跳呢！

乙：呦，真来事了！

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小胡，上！

乙：人家上？

甲：我打电话叫人去！

乙：夜里两点你叫谁去？你得上！

甲：我上，那行！嗨！（拉开架势欲上）哎哟……（哭）

乙：你哭什么？

甲：亲爱的，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再找个合适的吧。

乙：嗨，你哪那么多事？没功夫想那么多！

甲：好，嗨！——哎哟！（哭）

乙：怎么又哭了？

甲：亲爱的，当初是我追的你，那回咱们在河边约会……

乙：你想那个干什么？那儿有坏人，你得上！

甲：好，嗨！——哎哟！（哭）

乙：怎么又哭了？

甲：万一我上去下不来，抽屉里的东西就和我一块儿烧喽！

乙：你哪儿那么多的废话？

甲：不说了，嗨！……

乙甲：（同时）哎哟……

乙：你还上不上了？

甲：上，我双拳紧握，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腿紧跑，一看他高高在上，我上去给他一个扫堂腿！

乙：你等等吧，人家在上边，你来扫堂腿管用吗？

甲：那依着你？

乙：你得跳起来打！

甲：对，决不能含糊！我屏住丹田，双腿来个蛤蟆跳，前手弄个叨啷掌，后手玩个蝎子勾，一个驴打挺……

乙：他练的这叫什么功夫？

甲：我攥住他的腿脖子一使劲，哎——我把他从墙上给拉下来了，啪，扔在了地上！这个坏家伙连声都没吭就没气儿了！

乙：你这手可够重的！

甲：我还没敢使大劲呢！

乙：那怎么办？

甲：我也二虎了，带着内疚的心情我低头一看，哎哟，我这气大了，冲里边我就喊上了。

乙：喊什么？

甲："你们太缺德了！"

乙：怎么呢？

甲："白天晒的棉裤，晚上怎么不收呀？"

乙：嘻！

天 仙 配

甲：今天我想跟您探讨一下爱情问题。

乙：哎，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

甲：嘿？

乙：你想，我都爱了五十多年了。

甲：五十多年？您都爱过谁呀？

乙：多啦！像汉代的罗敷，唐代的聂小倩，宋代的崔莺莺，明代的杜丽娘，清代的林黛玉，近代的刘巧儿，现在的刘晓庆……

甲：哟，您可快成精啦！

乙：妖精啊？

甲：罗敷是汉代的美女，跟现在隔着两千多年，您连她那时候都赶上了，你得多大岁数了？人有活那么大岁数的吗？不是妖精是什么？

乙：你没弄明白，我从小就爱听戏，这些都是戏曲中描写过的人物。

甲：哦，您对描写爱情生活的戏曲比较有研究？

乙：就是喜欢看。

甲：能唱吗？咱们俩给大伙儿表演一段儿？

乙：你随便挑一出戏吧！

甲：安徽黄梅戏《天仙配》，怎么样？

乙：最拿手的就是这出戏！你说咱俩唱哪场？

甲：董永和七仙女初次见面的那场。

乙：《路遇》。

甲：依我看您这么大岁数了，长得又不大好看，你就别演七仙女了，好吗？

乙：我本来就没想演！

甲：人贵有自知之明。

乙：你来七仙女！

甲：您的董永。

乙：《路遇》。

甲：开始！

乙：奏乐！

甲：（前奏）

乙：（唱）“含悲忍泪往前走哇……”

甲：停！我说，您这笑模笑样儿的是干吗去呀？

乙：搞对象去呀！（唱）“见村姑站路口……”那儿有一姑娘，我跟她拉呱拉呱去！

甲：回来！董永是父亲去世，无钱安葬，卖身为奴，这是上工去，他能像您这样嘻嘻哈哈的吗？

乙：那应该是？

甲：含悲忍泪呀！您想，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去世，无钱安葬，您该多难过呀！尤其是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卖身为奴，也不知道让谁家把您买去了，也不知道人家

买您这么一个胖大的同志到家去干什么使，您这么宽的肩膀，这么鼓的肚子，这么粗的手指头，以后都归人家了，人家想拉哪儿就拉哪儿……

乙：买猪啊！

甲：反正遇到这种情况您悲痛不悲痛？

乙：我太悲痛了！——他拉哪儿我都痛啊！

甲：哎，您把这悲痛的感情唱出来。

乙：(唱)"含悲忍泪往前走哇……"我这是上刑场啊！

甲：这感觉就对啦！

乙：(唱)"见村姑站路口却是为何？"

甲：停！您说，七仙女放着天上好好的日子不过，下凡来和您搞对象，人家看上您什么了？

乙：戏里有哇！(唱)"我看他忠厚老实长相好，身世不幸惹人怜。"

甲：是呀！忠厚老实您还都符合条件，"长相好"这条儿您可就差点儿了。尤其咧着大嘴这么一唱"见村姑站路口……"，您能把人村姑吓跑喽！

乙：我追得上她！

甲：追是追得上，那就不叫《天仙配》啦！

乙：那是？

甲：《王老虎抢亲》。

乙：嗐！我也不至于像老虎啊！

甲：您能不能尽量把您的长相变得稍微"俊俏"一点？

乙：变不了！我五十多年都这么过来了，要能变我早变了！

甲：不是那么变！您唱的时候嘴别傻咧着，眼睛瞪大一点儿，

腮帮子鼓一鼓，尽量鼓出酒窝来，大耳朵动一动……

乙：我来不了！我就这模样，让七仙女对付看着吧！

甲：好，好，接着来吧！

乙：（唱）"……见村姑站路口却是为何？她那里用眼来看我，我哪有心肠看娇娥！"

甲：一眼都不看哪！

乙：戏词儿里说了嘛，我哪有心肠看娇娥！

甲：说是说，其实您看了没有？

乙：没有！

甲：没看您怎么知道前头有娇娥呢？

乙：我就是觉得……前头反正有个什么挺大的东西，也可能是狼。

甲：像话嘛！

乙：你是不知道，（唱）"爹爹在世对我说过……"

甲：说什么？

乙：（唱）"男女交谈是非多！"

甲：敢情打您爸爸那儿思想就有问题！

乙：（唱）"大路不走走小路……"

甲：（老鹰抓小鸡）

乙：你这是干什么？

甲：拦你呀！

乙：拦也不是这么拦呀！老鹰抓小鸡！（学）

甲：也得根据具体情况。人家是仙女，身材苗条，杨柳细腰，今儿下凡来没挑好日子，赶上您这么胖一个董永，好家伙，您这腰得有人家五个那么粗，她不跳跃着点儿能拦

得住吗？（继续拦阻）

乙：（唱）“又见她那里把我拦阻！回转身来再把大路走……”

甲：（拿枪姿势）

乙：（唱）“你为何耽误我穷人功夫！”——你再拦我我可叫警察了！

甲：嘿……呀，呀，啐！

乙：往哪儿啐呢！

甲：这是七仙女的台词，就这几句最能表现姑娘内心的感情。我再给大家来一遍，嘿……呀，呀……你躲什么呀！

乙：我怕你再弄我一脸！接着来吧，你干吗拦着我？

甲：呀，呀……

乙：不要这个！下边儿的词儿！

甲：（念）有道是，大路通天，各走各边，难道说你走得，我站都站不得吗？

乙：（生硬地）大姐，你行个方便，让我过去吧！

甲：不行！

乙：那我回去了！（欲走）

甲：回来！回去像话吗？

乙：你说不行嘛！我非要过，回头你又给我弄那个呀，呀……我受不了！

甲：我是说您这个态度不行！你想，你有急事儿，一个小姑娘拦住了您的去路，您急又急不得，恼又恼不得，您得好言好语的央告人家，人家才能让您过去呢！

乙：我还得好言好语的央告她？

甲：是呀！

乙：这辈子没求过人！你说这七仙女也真是麻烦，放着天上好好的日子不过，上这儿添什么乱呀！

甲：她是思凡，到人间找对象来了。

乙：她们天上就没有合适的？八仙过海，骑驴那张果老，我看跟她就是挺好的一对儿。要不她嫁给灶王爷也行，每年腊月二十三夫妻团聚……

甲：您怎么乱来呀！天上不许结婚！

乙：不许结婚？她爸爸要不结婚，她打哪儿来的？

甲：她……人家家的规矩您就甭打听啦！反正现在她挡住了您的路，您不好好央告她就不让您过去！

乙：好吧！（念）大姐，你行个方便，让我过去吧！

甲：（半蹲）请。

乙：（大喜）成了！（半蹲）请。（欲过）

甲：（用肩撞乙）

乙：哎哟，你可轻点儿！

甲：大家看，这一撞啊，把七仙女天真活泼的性情就表现出来了。撞的时候笑在脸上，把劲儿用在肩上，狠狠地这么……有的同志可能没看清楚我，我再来……

乙：行了，都看清楚你了，别撞了，再撞大伙儿就该看不清楚我啦！来吧！（念）大姐，你为何撞了我一膀？

甲：（念）嗯……你肩背包裹，手拿雨伞，心中为事，慌里慌张，你撞了我一膀，我都不怪你，你反怪我吗？

乙：大伙儿看看，这七仙女多不讲理，难怪在天上找不着婆家！明明是她撞我……

甲：说台词！

乙：哎！（念）我撞了她一膀？也未可知……我亏心不亏心？我这后腰现在还疼着呢！（念）大姐，我们再请。

甲：（半蹲）请。——这回您注意看我怎么撞他，劲儿使在肩上……

乙：（欲过，急躲）哎哟我的妈呀！

甲：来，来，来，还没撞哪！

乙：撞上就晚了！好嘛，这七仙女练过相扑！（念）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一膀，还是我撞了你一膀？

甲：嗯，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乙：多新鲜呀！要不是你拦着，我这会儿早过去了！

甲：你可愿过去？

乙：废话！不愿意过去我站这儿干吗？

甲：（念）那……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说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乙：（三次闯）

甲：（三次拦）

乙：（气急）我就不告诉你！

甲：你不说吗？呀，呀……（欲撞）

乙：别，别，我全招了，全招了还不行吗？大姐呀！（唱）家住安阳姓董名永，父母双亡我孤单一人。只因爹死无棺木，卖身为奴葬父亲。满脸忧愁叹不尽，三年长工受苦情，有劳大姐让我走，你看红日快西沉。

甲：（唱）大哥休要泪淋淋……

乙：让你气的！

甲：（唱）我有一言奉劝君。

乙：没好话！

甲：（唱）你好比杨柳遭霜打……

乙：你撞我那下比霜打还重呢！

甲：（唱）单等春来又发青。

乙：甭等春来，这会儿早发青了。

甲：（唱）小女子我也有伤心事……

乙：你也该伤伤心了！

甲：（唱）你我俱是苦根生。

乙：少拉近乎！谁知道你是哪儿来的！

甲：这……

乙：我问你家住哪里！

甲：嗯……

乙：快说呀！

甲：这不想词儿呢吗？

乙：忘词儿啦？

甲：我没忘，七仙女她得现编词儿啊！她能告诉您她家在天上吗？

乙：那就随便说个地儿嘛！

甲：随便说？（唱）我本住在伦敦城，千里迢迢来访问，只为了两国人民友谊深……这不是七仙女呀！

乙：这是——

甲：撒切尔夫人！——所以七仙女这词得编好喽！

乙：怎么编的？

甲：（唱）我本住在蓬莱村……

乙：好！蓬莱仙境，不全是瞎话。

甲：(唱)千里迢迢来投亲。

乙：她们家亲戚不是土地爷就是灶王爷。

甲：(唱)又谁知亲朋故旧无踪影……

乙：现在都破除迷信，不供那些个了。

甲：(唱)天涯零落叹飘零。

乙：别难过，祖国处处有亲人。

甲：(唱)只要大哥不嫌弃……(靠近)

乙：你要咬我呀！

甲：(唱)我愿与你配成婚。(伸双指)

乙：哎哟我的妈呀！

甲：快点儿！该您唱啦！

乙：该我啦！

甲：七仙女向您求婚，你同意不同意呀？

乙：我不同意！(唱) 大姐说话欠思忖，陌路相逢怎能成婚，何况我卖身为奴去上工，怎能带累你同受苦情？

甲：怎么，我要与你成婚，你不同意？

乙：不同意。

甲：当真不同意？

乙：当真不同意。

甲：果然不同意？

乙：果然不同意。

甲：一定不同意？

乙：一定不同意。

甲：(逼近)呀，呀，呀，啐……(欲撞)

乙：我同意啦！

小偷公司

甲：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乙：是吗？

甲：相声演员，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没有。

乙：你打算让我们说相声见血呀！

甲：所以我这工作就没法跟您比了。

乙：怎么呢？

甲：我是三天两头儿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乙：噢，你是一位拳击运动员？

甲：老得玩命。

乙：这项运动对抗性是强。

甲：风险太大呀！

乙：这才见精神呢！

甲：老是提心吊胆。

乙：慢慢就习惯了。

甲：生怕让人逮着。

乙：您得躲快点儿。

甲：让人逮着他就往死里打呀！

乙：那对方就犯规了。

甲：他管你那个！现在这人都是逮着理就不让人，那回他们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嘴里还不干不净："让你小子偷钱包！""啪！"

乙：……噢，你是小偷哇?!

甲：咱说话别这么不文明好不好？什么叫小偷哇？

乙：那应该叫你……？

甲：掏包儿的。

乙：一样啊！

甲：我真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乙：认识了就好。

甲：还不如拦路抢劫哪！

乙：啊?!

甲：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我这么活受罪。

乙：朋友，你只要下决心改正，我一定全力帮助你。

甲：我知道你是好心人，可我要洗手不干，他们不会饶了我的。

乙：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甲：谁参加流氓团伙了？我参加的是……小偷公司。

乙：小偷还成立公司？

甲：现在叫公司不是时髦嘛！

乙：你们公司多少人？

甲：一百多人。

乙：啊？那么多小偷？

甲：不全是小偷，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和我爱人俩人。

乙：那其他人呢？

甲：都是领导干部。

乙：你们还有领导干部？

甲：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儿。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得少，就是跑不了！

乙：行了，你们都有什么干部？

甲：一个总经理，十一个副经理。

乙：整一打！

甲：各管一摊儿。有管业务的，有管行政的，管组织的，管人事的，管宣传的……

乙：管宣传的？

甲：到时候我们不得学个文件什么的？

乙：你们还发文件哪？

甲：不发，就是偷着什么学什么了，刀子不磨要生锈，小偷不学要落后。

乙：对，偷到老，学到老嘛！

甲：那天我们学了一份儿，叫"我们也有三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乙：两只手！

甲：到我们这儿都叫"三只手"。

乙：对，有这么叫的。

甲：有时候宣传部门还给我们排点文艺节目什么的。

乙：电视里那么些文艺节目还不够你们看的？

甲：哟，那里头的小偷有好下场吗？不是让人逮着就是让人

打死，我们这节目都是正面塑造小偷形象的。

乙：都有什么节目呀？

甲：多啦！像什么《时迁偷鸡》。

乙：《水浒传》。

甲：《蒋干盗书》。

乙：《三国演义》。

甲：《孙悟空三盗芭蕉扇》。

乙：《西游记》。

甲：《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乙：《红楼梦》……哎，这也算呀？

甲：反正沾个“偷”字就算。这是上边，公司下属各科室分工就更细了。

乙：都有什么科？

甲：多啦，有保卫科……

乙：小偷公司还有保卫科？

甲：太必要了！您说，一百多小偷聚在一块儿，全是高手，这公司有点儿什么东西还不转眼儿就没？没保卫科行嘛？我们公司“贼发一九八八年——九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乙：对，家贼难防嘛！

甲：为了检查内部防盗工作落实情况，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纠察队。

乙：嘿！

甲：就这样，东西该丢还是丢。

乙：怎么呢？

甲：纠察队也偷哇！

乙：这帮人怎么凑的？

甲：分工最细的是业务科，一个科长，十五个副科长。

乙：好嘛，打麻将能凑四桌了。

甲：也是根据偷的对象不同，各归各口儿，有负责工业口的，有负责农业口的，有负责商业口的，有负责文教口的，有交通口的，有通讯口的，邮电口的，科技口的，居民口的，外事口的……

乙：还有外事口？

甲：我们也算外事单位，赶上外国人的东西不也得偷嘛！

乙：对，你们也有个创汇问题。

甲：有时候分工太细也尽耽误事儿。那天我盯上一个下班回家的女工，钱包鼓鼓囊囊的，估计是刚发工资，一不作，二不休，我就……

乙：你就要下手？

甲：哪能呢！我先得打电话跟公司请示："报告，发现一个目标，准备动手！""这目标是干什么的？"

乙：工人呀！

甲："归工业口！"

乙：工业口。

甲："是男工人还是女工人呀？"

乙：女工呀。

甲："归妇女口。"

乙：妇女口。

甲："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

乙：年轻的。

甲："归年轻妇女口。"

乙：哎哟！

甲："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那归未婚青年妇女口。……是单眼皮儿还是双眼皮儿呀？……那归双眼皮未婚青年妇女口。哎，她那双眼皮是天生的还是后拉的呀？"

乙：嘿！你掏钱包又不是搞对象，打听那么细干吗？

甲：分工细呀，各管一摊儿！好容易找着归口部门，请示完毕，研究决定，立即动手！

乙：动手吧！

甲：动什么手呀，人家早没影儿啦！

乙：嘿！我说，你们偷东西的弄这么多机构干吗？

甲：谁说不是呢！打头好几年就说人浮于事，需要精简，没精简之前二十多人，头一回精简完了四十多人，第二回精简完了八十多人，这不第三回精简完了一百多人，我们成立公司了。

乙：怎么越精简倒越多了？

甲：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来了还就当干部。关键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不是说谁来了都能领导，不会偷的领导会偷的，准是瞎指挥，没个不出事儿。

乙：你可以向公司反映嘛。

甲：没用！你说他不行啊，上边说行；你说他行啊，上边说不行，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幅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乙：什么对联？

甲：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乙：下联？

甲："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乙：横批？

甲："不服不行。"

乙：嘿！

甲：我们就俩人偷钱，他们一百多人花钱，紧偷不够慢花的。

乙：怎么呢？

甲：你算哪，这一百多人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得花钱吧？这一百多人没完没了的开会学习得花钱吧？这一百多人的办公设备添置维修得花钱吧？这一百多人的福利奖金得花钱吧？这么多钱哪儿来呀？不全靠我们俩偷嘛？这还不算，他们一开会就到旅游点上开，全国名胜他们走遍了，最要命干部还要出国考察，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乙：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嘛！

甲：那也应该让我们在一线的专业人员出去对口学呀！你说你领导干部出去管什么？还带着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这都得用外汇呀！现在风声多紧，偷外汇，逮着就得重判哪！

乙：你们这开销是大了点儿。

甲：您说什么？

乙：你们开销太大了！

甲：（握手）……理解万岁！他们要有您这觉悟就好了！什么

叫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根本不懂！真看出是吃大锅饭来了，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花白不花。我是真心疼这点儿钱，关键这钱来之不易，说句什么话啦，这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哪！

乙：……呸！你还有嘴说这个！

甲：最不能容忍的，看到电视里人家公司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去做广告。

乙：小偷公司做广告？

甲：连广告词儿都编好了。

乙：什么词儿？

甲：朋友，您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联系人……

乙：谁？

甲：不宜外传。

乙：电话号码？

甲：暂时保密。

乙：电报挂号？

甲：无可奉告。

乙：单位地址？

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乙：上哪儿找你去？

甲：就是不能让人找着，找着还不都抓起来？

乙：那你们做广告干吗？

甲：就为提高知名度，给小偷公司创牌子。

乙：就这么创牌子？

甲：这还不算，甭管哪儿丢东西了，是不是我们偷的，我们领导准得打个匿名电话，声称小偷公司对此事件负责。

乙：这不找事儿嘛！

甲：还有绝的哪，我们领导非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小偷公司有奖储蓄活动”。

乙：谁有钱敢上你们那儿存去？

甲：另外，春节期间，还要举行第二届“小偷杯行窃知识智力竞赛”。获奖者发给奖杯一个，奖杯的造型是……

乙：什么样儿？

甲：三只手捧一个太阳。

乙：嘿！还偷出诗意来啦！

甲：凡获奖者，一律聘为本公司的“名誉小偷”。

乙：好嘛！

甲：没几回小偷公司出名了。

乙：警察该找你们了。

甲：您算说着了，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呀，我一看这架式，赶紧打了一个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乙：报告递上去了吗？

甲：交给副组长了。

乙：噢，得副组长定这事儿。

甲：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划了个圆圈儿。

乙：圆圈儿？

甲：这叫圈阅，意思是基本同意。

乙：这就算定了。

甲："请组长酌定。"

乙：还得组长拍板儿。

甲：组长一看，先划了个圈儿。

乙：他也划个圈儿。

甲："请副科长酌定。"副科长又划了个圈儿。

乙：这就仨圈了。

甲："请科长酌定。"科长先划了个圈儿。

乙：又一圈儿。

甲："请副经理酌定。"副经理先划了圈儿。

乙：这就五个圈了。

甲："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人家总经理，拿起来一看五个圈儿，明白了，提起笔来，刷刷刷刷，批了几个字。

乙：怎么批的？

甲："同意。到亚运村偷五个包子去。"

乙：那是偷包子吗？

甲：总经理一批示，公司上下这就忙活上啦，先开了动员大会，又成立了"亚运村偷包子临时总指挥部"……

乙：还成立了临时机构？

甲：虚设的，不办实事。总经理他爸爸偷了一辈子，临退休也让他当一回总指挥，下边各部门分工协作……

乙：偷几个包子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

甲：各司其职嘛！宣传科负责宣传鼓动，人事科负责人员调配，行政科负责组织安排，业务科负责具体实施，伙食

科连夜行动，蒸出几笼屉包子样品……

乙：省得偷错了。

甲：那是，要偷来馒头里边可没馅。

乙：多新鲜哪！

甲：到动手那天，公司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摩托车开道，自行车护送，一百多人浩浩荡荡。

乙：这是干吗呀？

甲：每人都带着一个饭盒，两根筷子。

乙：就等着吃啦！

甲：我们行动组的四十多人也分了工，我主偷，我爱人当助手，剩下有放哨的，有望风的，有打掩护的，有守路口的，有伪装买包子跟售货员瞎起哄的，有假装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转移别人注意力的……

乙：就为几个包子费这么大劲？

甲：街头那公用电话亭子里也派了人。

乙：干吗呀？

甲：万一出了事省得有人打电话报警。

乙：放心，没人报警，这俩包子不够电话钱。

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面对热气腾腾的包子，我瞪大眼睛，屏住呼吸，鼓足勇气，正要下手，就听“呼啦”一声——

乙：怎么啦？

甲：一下子冲出二百多警察，把我们全包围啦！

乙：活该！

甲：敢情我们这么闹腾，人家早盯上我们啦！

乙：你们是罪有应得！

甲：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您说我是什么心情？

乙：你好好想想吧。

甲：我是悔恨交加，热泪盈眶，我说："这……报告……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我……民警同志……"

乙：啊？

甲："官僚主义害死人哪！"

聚　会

甲：一见面就想问您一个问题。

乙：什么问题？

甲：您是不是从小一直活到现在？

乙：这……中间倒是没断过。

甲：老这么活着有意思吗？

乙：……要说也尽是烦心的事儿。

甲：有什么烦心事您可以来找我。

乙：哦！

甲：我能帮您解决。

乙：是啊！

甲：比方说，像您这么胖，是不是喜欢吃点瘦肉？

乙：那当然了。

甲：买肉的时候，人家不卖给你瘦肉你怎么办？

乙：那没办法。

甲：找我呀！

乙：你行？

甲：我教你。（手势）

乙：（似乎明白）哦。

甲：比方说，家里电器太多，费电，想不想电表少走几个字？

乙：想啊！

甲：你找我。(手势)

乙：哦，你教给我怎么拨那电表。

甲：比方说，工资不够花，想不想挣点儿外快？

乙：能够挣当然好啦！

甲：找我呀，我教你……(手势)

乙：哟，这是干吗呀？

甲：比方说，判你五年徒刑，想不想早点儿出来？

乙：我就知道刚才不是好闹！得，已经这样了，我就在里头加强改造，争取立功减刑吧！

甲：费那劲干吗，你找我呀！(手势)

乙：哦！你教我怎么越狱！

甲：比方说……

乙：(打断)比方说我挨了一枪子儿，我还想活过来，你能教给我吗？

甲：那得看打哪儿，要是打脚指头上我能教；要是从前边进去，后边"轰"的一声，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窟窿，那我看您就算了。

乙：我就知道得有这一步。你这点本事不怎么样，没什么正经的。

甲：瞧，瞧，书生气十足！哪儿那么多正经的？你倒正经，西服眼镜，皮鞋领带，你有捞鱼虫的挣钱多吗？

乙：也不能光想挣钱。

甲：不想挣钱？那你长工资的时候怎么不主动让一级呀！每个月五号，准上会计那儿，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的那儿还签名儿哪！不是不想挣钱吗？得，我替你做主，这月工资不要了，支援非洲难民，怎么样？

乙：那可不行，我也拉家带口的。

甲：瞧瞧，心口不一，你说你算什么人？

乙：你算什么人？你是谁呀？没事儿你在这儿扣我一月工资，你是干什么的？

甲：我呀，什么都干，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干吧！

乙：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甲：反正我在我们那片儿也算是知名人士，谁家有点儿困难都少不了来求我。

乙：求你干吗呀？

甲：多啦！有求我开假条的，有求我卖自行车的，有求我看看草药真假的，有求我帮着大集体转全民的，有问我钢材国拨价的，有问我秃脑袋上长头发的秘方的，有问我麻绳当毛线土豆变松花的最新技术的，有问我二锅头里放多少敌敌畏才能又毒不死人又能当茅台卖的……

乙：敢情是坑人哪！

甲：他问我我不能不告诉他呀！咱是天生的热心肠！在我们那片儿……哎，就连我们街坊王教授女儿结婚，都专门叫我去站脚助威！

乙：是啊！

甲：人家是知识分子，讲的是体面，去的都是有身份的人！

乙：你算有身份的人？

甲：当然了，我有身份证！
乙：人家专门请你？
甲：请别人让我给听见了。“怎么着王教授大爷，办喜事不请我？落我这一空？怕我吃您是怎么着？虽说我和您女儿不认识，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哪！没有不见面的亲家！是不是？”
乙：这都什么呀！
甲：说着说着给老头说糊涂了，站那儿直眨巴眼儿：“同学你是哪个系的？”
乙：问你是哪个系的。
甲：我没戏。
乙：怎么没戏呀？
甲：您想，人家是大学教授，我刚初中，我哪儿有戏呀！
乙：哦，才初中毕业呀！
甲：瞧你那态度！看不起人！“哦，才初中毕业呀！”要毕业不就好了吗？
乙：连初中都没毕业？
甲：也不能让您挑眼，前天刚参加了街道上组织的初中文化补考。
乙：哦，前天刚考上？
甲：干什么干什么，瞧你那口气！“哦，前天刚考上？”要考上不就好了吗？
乙：没考上呀！
甲：没考上不能赖我。
乙：赖谁呀？

甲：屋里光线太暗，我看不清卷子。
乙：你卷子看不清。
甲：我卷子是看得清，我看不清别人的。
乙：你看自个儿的卷子，你看别人干吗？
甲：我那卷子上什么都没有，我看它干吗？
乙：还是没戏！
甲：没戏咱也不能说没戏，教授问到这儿了，咱得告诉人家：“那什么，我是物理系的。”
乙：物理系。
甲：说是屋里，有时候也尽在屋外头转悠。
乙：喔？
甲：屋里哪儿挣钱去，得上外头挣呀！
乙：不是物理系吗？
甲：睡觉是在屋里，挣钱还得上外头呀！
乙：还是没戏！
甲：谁说的？一瞧王教授站那儿发愣，我赶紧说：“得，就这么着了，您闺女结婚那天我一定来，咱们不见不散啊！”您说有戏没戏？
乙：这是什么人哪！
甲：结婚那天，我一进门——鸣呀！
乙：你叫唤什么？
甲：一屋子人哪！贺喜不像贺喜，开会不像开会，都跟那儿聊大天呢！
乙：都是什么人哪？
甲：岁数都跟我差不多，可我一打听，除了我以外，没一个

正经人，全都有病！

乙：什么人呀？

甲：有自个儿推荐自个儿当厂长玩儿的。

乙：那是企业家。

甲：有没事在家呆着，把自个儿听到的那点事凑凑编故事玩儿的。

乙：那是作家。

甲：有专门把外国书改成中国书蒙人的。

乙：那是翻译。

甲：有一道难题憋好几年憋不出来的书呆子。

乙：那是搞研究工作的。

甲：他还搞研究吗？怎么那么笨哪？那题可有什么难的？说小镇上有个理发师，他只给镇上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应该不应该给他自己理发，如果他给他自己理发他就是自己给自己理发的人他就不应该给他自己理发，如果他不给他自己理发他就不是自己给自己理发的人他就应该给他自己理发……这不就是绕口令儿嘛，你看我说得多好！

乙：那叫绕口令？那叫数理逻辑！

甲：一个理发你研究它干吗？这不胡折腾吗？你看你那脑袋，得有半年没理发了，赶紧理去吧！

乙：人家那是立志科研，有所作为，是好样儿的！

甲：是吗？他们都是好样儿的吗？那加上我也算是群星灿烂。

乙：我看就你鱼目混珠。

甲：大伙儿聚在一块儿这通聊哟，当然我也没闲着。

乙：跟大伙儿一块儿聊聊。

甲：我插得上嘴吗？

乙：那你干吗呢？

甲：那瓜子儿不错。

乙：尽吃瓜子啦？

甲：还有花生呢！

乙：嗐，图什么的！

甲：图什么？等会儿还有酒席呢！我估计准有海参！

乙：就为吃了。

甲：来这儿的谁不为吃呀！当然，咱也不能让人比下去，他们聊着聊着，抽冷子我也站起来说两句。

乙：你怎么说的？

甲："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志，各位代表……"

乙：要开大会。

甲："我来这儿听半天了，你们也不是一个单位的，说那东西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谁和谁也不挨着，你们互相都听得懂吗？"

乙：也不知谁听不懂。

甲："当然像我这样的国家至宝民族精华我是全能听懂喽，我个人的意思是这样的：关于那个剃头的给不给自己剃头的问题嘛，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到过年的时候就解决啦！"

乙：哎哟，真是不听不知道——

甲：我这发言真奇妙？

乙：你是胡说带八道！

甲：这时候新娘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进来了，挨个儿和客人握手，赶到我这儿我趁她没留神不注意一扭头一弯腰"吱溜"一声——我从她胳肢窝底下钻过去了！

乙：耗子呀！你犯什么神经！

甲：不是，我看她眼熟，我可能和她打过交道。她是买过我那装白菜帮子的沙发呢，还是挑过我那一穿就开线的西服呢？要不是我上回倒腾两双球鞋冒充阿利达斯让她给买去了？真是没有不见面的亲家！

乙：瞧你干的这些事儿！

甲：新娘子倒没注意我，忙着招呼客人："你好！谢谢光临！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真的！真是了不起的成绩！祝贺你！……嗐，别提了，我这两年工作上一点进展都没有……"废话，这两年你尽顾搞对象了，工作能有进展吗？

乙：你听人家说呀！

甲："……大家知道，我们这项试验是在老鼠身上进行的，为了培养基因，需要大量老鼠血清，试验室的老鼠不够，只好四处求援。那天我下班回家，遇到我们胡同的一个年轻人，聊了几句，他拍着胸脯说，他在各大医院、研究所都有熟人，只要肯出钱，就能弄到百分之百的老鼠血清，要多少有多少。我轻信了他，把我一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他。第二天他送来满满一大瓶血，我们用这瓶血提出的血清作了培养基。当我们发现培养基不纯的时候已经晚了，多少年的研究，一切数据都要从新开始……"

乙：太可惜了！

甲：我一听“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吱溜”一下我又坐下了。

乙：你干吗？

甲：我说看她面熟，那血是我弄的！

乙：你弄的是老鼠血吗？

甲：我是想弄，可哪儿那么巧啊！在家扑腾了一宿才逮着俩，挤了半天才那么点血，我又给掺了点别的。

乙：那能随便掺吗？

甲：看不出来。

乙：人家那是做试验用！

甲：我知道她干吗用？我以为她做血豆腐吃呢！

乙：有拿耗子血做血豆腐的吗？一点儿知识没有！

甲：有知识不就及格了吗？

乙：那你当时是怎么跟人家说的？

甲：我告诉她这是百分之百的老鼠血清，一水儿的大白耗子，四个月零三天，我看着他们杀的，杀的时候“吱哇”乱叫，惨着哪！

乙：好嘛，说瞎话都不带眨巴眼的！

甲：这你也需要锻炼！

乙：你这可是坑人到家啦！

甲：新娘子把这件事一说，屋里头议论纷纷，这个说：“他可太坑人了，我看他给你的根本就不是老鼠血！”那个说：“可能是掺了别的血，鸡血或者鸭血。”“我看是牛血。”“也可能是猪血……”我一听心里这个乐哟！

乙：你还乐呢？

甲：他们说的全不对！

乙：你掺的什么血？

甲：既不是鸡血也不是鸭血，也不是牛血猪血，要说这玩意儿跟老鼠也有点关系，要不是她出的钱多我还舍不得给她呢！

乙：你到底掺的什么血？

甲：我把我们家大黑猫给宰了！

乙：猫血啊！

美丽畅想曲

甲：最近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

乙：什么问题？

甲：就是像您这样四方型的脑袋。您当初是怎么设计的？

乙：天生的，不用设计。多吃点儿红烧肉都能长成这样。

甲：没整过容吗？

乙：整容？

甲：就是想长得好看的话，拿刀子把脸拉开喽，多余的地方去，不够的地方补。

乙：我听着怎么那么害怕呀！

甲：您太落后了。现在有的年轻姑娘，脸上已经开了七八刀了，您没听姑娘们说吗："厚厚嘴唇一个人儿，一刀就变薄嘴唇儿，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乙：喝，真下本儿呀！

甲：像您这鼻子比较矮的，补一下就高喽。

乙：怎么补呀？

甲：比方，可以从小脚指头上拉下一块骨头，垫在这中间。成了高鼻梁了，像欧洲人一样。

乙：脚指头的骨头搁这儿？您说要长出脚指甲来多难看呀！

甲：骨头在里边哪能长指甲呀！

乙：要是嘴唇太薄，想变厚点儿呢？

甲：也得拉呀。

乙：还拉脚指头？

甲：不，拉腿肚子。腿肚子弄两条肉搁嘴唇上，跟非洲人一样，您说厚度够不够？

乙：哟，那吃东西的时候可不能吧唧嘴。

甲：为什么？

乙：你想呀，腿肚子的劲儿多大，一吧唧嘴嘭，嘭，嘭还不跟跑步似的？

甲：您要是想把脸蛋弄弄，就从您的臀部……

乙：行了，行了，脸是好看了，底下没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害怕呀？

甲：爱美是人的一种本能，可手术确实让人害怕。

乙：这矛盾怎么解决呀？

甲：随着科学的发展，将来可以用吃药来代替手术。

乙：吃什么药？

甲：什么药都有，想美什么地方吃什么药。

乙：要是想眼睛好看一点——

甲：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乙：要想嘴小一点儿呢？

甲：吃薄唇散，一包小一层。

乙：嘿！想鼻子高一点——

甲：吃垫鼻丸。

乙：想长出俩酒窝——

甲：吃窝窝汤。

乙：想瘦一点。

甲：吃去脂膏。

乙：想胖一点。

甲：吃肥猪粉。

乙：肥猪粉？

甲：肥肚粉！一包鼓一块儿，有个七八包肚子全起来。

乙：嘿！要是真能生产出这种药那简直太好了。

甲：怎么太好了？要是真有这种药世界就乱了。

乙：你这叫个人主义！

甲：怎么个人主义？

乙：你就想自己，不想别人！（对观众）他自己长得好看一点，用不着这药，他就说："要是真有这种药世界就乱了！"敢情你自己长好了，你就不想一想别人，想想那些长得不太好看的人！……比方说我吧，要真有这种药的话我能是今天这型号吗？

甲：依您说怎么办？

乙：怎么办？我得变哪！你们好看的更好看，我们难看的变好看，不变不好看，越变越好看。人人都好看，世界多灿烂。大家都不变，难看的老难看，大家都难看，世界就寒碜……

甲：行了，行了。好嘛，还没变呢，就胡说八道了，要变了不定怎么样呢！

乙：如果真能变，那我们就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加倍努力工作。

甲：努力工作？要是大伙儿老吃药整容，上班都找不着人！

乙：整容不能不上班呀，上班点名，谁不来罚谁！

甲：就是点名的时候才乱哪！领导一叫："小张！""到！""你是小张吗？"

乙：这领导怎么连群众都不认识？

甲："不是不认识，那个……你昨天吃的什么药？""我吃的是垫鼻丸。""几号？""二号。"

乙：噢，吃药了。

甲："二号是你吃的吗？二号叫增鼻丸！没鼻子的吃了长鼻子，你有鼻子的你吃它干什么，你摸摸你脑瓜顶那是什么？""哟，怎么又长出一个来？"

乙：俩鼻子了？

甲："你瞧瞧，本来今天想安排你接待一下外地的业务人员，人家头一回到咱们这儿来，你俩鼻子就出来了，还做生意哪？吓也把人家吓跑了！"

乙：已经俩了怎么办呀？

甲："去，回去吃药去。吃去鼻散，吃一包就行，别多了！"

乙：对，把俩鼻子都去了也麻烦。

甲："老王哪，老……你怎么变这样了？你吃什么了？"

乙："增高粉！"

甲："吃几包？"

乙："五包！"

甲："哎哟，增高粉有一下吃五包的吗？每包长二十五公分。五五二十五，二五一十，坏了，你今天两米五挡不住了，你先出去，在门口外面站着！"

乙：对了，怕他把顶棚顶漏了。

甲："李子，李子，你这腿是怎么回事？"

乙：不定又吃什么药了。

甲："我想长高点儿，我昨天吃了几包'长腿灵'。""哎哟我的亲爹，那叫'长腿灵'？那叫'长腿灵'！没腿的吃了长腿，你这有腿的……你瞧瞧你现在几条腿了？一条，两条，三条……胳膊底下一条，脖子后头，找找，这儿还有一条，一共八条腿！今天我还要派你出车呢！还能行吗？"

乙：别了！八条腿怎么开车呀？回头这个踩油门，那个踩闸，还不乱套了？

甲："真是的，（说话变味）这文化水平不高，素质又低，光改模样能行吗？功夫下得都不是地方……"

乙：你怎么说话变这味儿了？

甲 "坏了！昨天我那薄唇散吃多了。现在嘴唇要没，光剩牙了，今天不能办公了，都回家！"

乙：好嘛，人人有份！

甲：您想想这样乱不乱？

乙：你说的是初级阶段，大家没有经验，不留神尽吃错了药。以后大家都熟悉了不就好了嘛！

甲：要是都熟悉了就更乱了。

乙：那就不至吃错药了。

甲：老变也不行呀！

乙：不是为了好看吗？

甲：都想好看，按电影明星那么变

乙：那多好呀。

甲：就拿您来说吧，您这个人甭看长得差一点，其实是个热心人。

乙：我心肠热着呢！

甲：院子里什么事您都张罗着帮忙。

乙：我闲不住。

甲：平常您一进院门："二奶奶，我把这雪里蕻给您买了，赶紧把缸搬出来，我帮您腌上。您铺，我给您撒盐，一把，两把……小三儿，瞧你家这自行车搁这地儿，来，按顺序排好，腾出走道的地方。小四儿，你上房干什么？羽毛球掉房上了？拿竹竿来，我帮你！呦，这是什么东西？嘿，大个儿，你们家兔子跑出来了！快，拦着点儿，我帮你逮……花！花！……妙——"

乙：这是叫兔子吗？

甲：猫和兔子扭一块儿了。

乙：您瞧我这忙活劲儿！

甲：今天晚上放《红楼梦》，明天早上您一出家门，坏了！

乙：怎么？

甲：看林黛玉长得好看，昨天晚上吃药了：三片细腰灵，一瓶白肤水，两罐敌杀死，一袋六六六。

乙：我自杀哪？

甲：咱也弄不清是什么药，反正是照林黛玉那么变的。

乙：就是好看了。

甲：模样好看了，心肠还是那样。

乙：该帮助人还是帮助人。

甲：一出门，走道的模样变了："……二奶奶，我把这雪里蕻

给您老买了，赶紧把缸搬出来，我帮您腌上。您铺，我给您撒盐，(唱) 一把，两把，三把，四把……小三儿，瞧你家这自行车搁这地儿，来，(唱) 按顺序排好，腾出走道的地方……小四儿，你上房干什么？羽毛球掉房上了？拿竹竿来，我帮你！(唱)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不行，我够不下来。呦，这是什么东西？嘿，大个儿，你们家兔子跑出来了！快，拦着点儿，我帮你逮！(唱) 花花！……妙——”

乙：我这儿抽疯哪？我变也不能按林黛玉那么变，我得按男的那么变！

甲：第二天电视里放《佐罗》。

乙：我变阿兰德龙。

甲：第三天放《西游记》。

乙：我变孙悟空。

甲：第四天看完电视，您这么着就出来了：(唱)“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乙：整个一个傻小子！我哪能老按电影明星那么变哪，我就是平常过日子变得好看一点。

甲：就是平常过日子才着急呢！

乙：变好看了就不着急了。

甲：不急不行呀，搞对象的时候，约会老找不着人。

乙：约会你得有准地方呀！

甲：地方有准儿，这模样没准儿呀！

乙：对了，老吃药。

甲：头天约好了在公园门口见面，第二天您一去，门口站着

八个姑娘，您说您跟谁谈？

乙：那我跟她们一块儿谈谈。

甲：一块儿谈？那就不叫搞对象了。

乙：那叫——

甲：耍流氓！

乙：像话吗？

甲：您得找准自个儿那个呀！

乙：我知道她吃的什么药呀！也行，我喊她一声："小刘！刘桂琴！有叫刘桂琴的没有？搞对象的刘桂琴刘同志，这儿有人找！"

甲：搞对象有这么大呼小叫的吗？都怕让人知道。

乙：那怎么办呀？

甲：您得悄悄打听，挨个儿试探。

乙：行。"哟，这位小姐，您早来啦。"

甲："啊，我早来啦。"

乙：她怎么也这味儿呀！

甲：她也不认得您，也得试探呀！

乙："您是……打东边来的打西边来的？"

甲："我打东边来的。"

乙："东边羊尾巴胡同？"

甲："不，牛脑袋胡同。"

乙：那还是不对。

甲："等会儿，同志您是打哪边来的？"

乙："我打南边鸡脖子胡同……"瞧这乱劲儿！

甲：怎么样？您说着急不着急？

乙：告诉你，我还不着这份急！我呀，早有对象，早结婚啦！

甲：结了婚就更乱啦，您和您爱人头天吃完药睡下了，第二天一睁眼，谁也不认识谁，俩人睡一被窝现打听："同志，您贵姓？"

乙：有这么问的吗？睡了一宿不知道跟谁睡的？

甲：那怎么办呀？

乙：我们有暗号呀！

甲：早上起来迷迷糊糊对暗号："天王盖地虎！"

乙：哎，"宝塔镇河妖！"

甲："么哈，么哈！"

乙："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甲："哎哟，亲爱的，还是你呀？"

乙：废话，可不还是我吗！连我爱人都不认识我了？

甲：孩子也不认识您了！晚上家里边要吃饭，你爱人说："孩子，你爸爸又出去下棋去了，快叫他回来吃饭。"孩子跑到当街，一大堆人下棋，得挨个儿问："这位同志您是我爸爸吗？不是。您是不是？那您呢？你们这一堆哪个是我爸爸呀？我妈找你们呢！"

乙：满街找爸爸！"我就是！"

甲：孩子不知道您今天吃的什么药呀！看着您发愣："您就是？"

乙："没错！"

甲："怎么不像呀？"

乙："吃药了！模样变了点儿，可还是你爸爸，一点没错儿！"

甲："爸爸，那什么……天王盖地虎！"

乙：哎，"宝塔镇河妖！"

甲："么哈，么哈！"

乙："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我们一家子土匪！"不管什么暗号，反正我是你爸爸！"

甲："哪儿写着呢？"

乙："哪儿写着？我有户口本……工作证……"不行，赶明儿我还真得挂个牌儿，写上点儿，省得孩子不认得爸爸！

甲：挂牌儿？

乙：这叫注册登记。专有商标他人不得仿造！

甲：牌子上写什么呀？

乙：写什么？写我本来的模样！你看看：×××，男，中等身材，身强力壮，鼻直口阔，浓眉——

甲：嗯？

乙：小眼儿！

甲：不怎么样。

乙：我等会儿还变呢！

甲：那会儿您变什么样都没人看了，都看您这小牌儿。

乙：想知道本来面目。

甲：大伙儿看您这方法不错，大伙儿全挂上牌儿了。挺漂亮的姑娘往街上一走，大伙儿不瞧她，光瞧胸前的小牌：张红红，女，略消瘦；抬头纹较重，牙齿为灰黑色，豁唇，括号，俗称兔子嘴。

乙：什么模样呀？

甲：那边过来一个小伙子，小牌上写着：方小刚，男，左眼

斜视，脖子较一般人稍长，胸腿部多毛，行人注意，本人神经稍不正常，急了的时候好打人。

乙：嗬，这都什么毛病？

甲：有时候一着急还有挂错牌儿的。

乙：怎么？

甲：那天街市上过来一位，大伙儿一看牌儿：猫科，鼠目，食性杂，喜群居，春季交配，卵生，一年四至五胎，性情凶猛……

乙：这是谁呀？

甲：后来一打听，这位在动物园工作，一着急，把猫头鹰那牌子挂出来了。

乙：我说人也没有卵生的呀！

甲：那时候眼睛不好的出门儿都费劲！

乙：怎么呢？

甲：在街上溜达一上午了，看不清人的模样！

乙：看牌儿呀！

甲：字太小，趴人胸前那儿看，（动作）不礼貌。

乙：那就看人吧！

甲：人那模样都是假的，没人爱看。

乙：还都爱看真的。

甲：后来有人就想开了，一天到晚又吃药又挂牌的多麻烦！干脆，药也不吃了，牌也甭挂了，我该什么样儿还什么样儿，本来面貌！往大街上一走，心里也踏实呀！

乙：那可不！

甲：后来大伙儿一看这办法不错，大伙儿都把药停了。大伙

儿认识到：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怎么吃药也变不成你，你怎么吃药也变不成我。外表的美是暂时的，内心的美是永久的。真实的、自然的东西即使有缺陷也是美的，一个人的本来面貌是最可贵的……

乙：等会儿！我听你这口气，是要下结论呀！

甲：怎么？

乙：你是要把吃药这事儿全盘否定呀！

甲：那您的意思？

乙：什么事儿都不能一概而论！别人吃药不吃药我不管，像我这形象特别困难的……我该吃还得吃点儿！

甲：那行，您吃点儿什么？

乙：……我这个儿比较矮，你先给我来五片"长腿灵"！五五二十五，这我就一米八五啦！

甲：腿一长，这胳膊可就显得短啦，走起路来可就这样儿啦！(学)

乙：没关系，腿长显个儿就行……我这啤酒肚也不好看，再给我来瓶去脂膏，把脂肪去去。

甲：脂肪没了，这富裕的肚皮再开刀拉了去？

乙：别呀！吃药就是为了免除皮肉之苦，别开刀呀！

甲：那您肚子这儿可就有个兜子啦！

乙：那多好呀！出门买东西省得带塑料袋儿啦！买点儿什么往里一放就行！放条黄瓜呀，放两根胡萝卜呀，放点土豆呀……

甲：您往里放什么都行，可千万别放小孩儿！

乙：怎么啦？

甲：容易引起群众围观！

乙：大伙儿都爱看我。

甲：大伙儿老远一看："哎哟……来啦！"

乙：相声演员×××？

甲：澳大利亚大袋鼠！

乙：我呀！

着　急

甲：最近我发现这人都显得躁。

乙：躁？

甲：就是老爱着急。天天着急，事事着急，时时着急，处处着急，年年着急，月月着急，人人着急，老是着急……

乙：真有这样的人？

甲：我们家旁边就住着一位老急同志。

乙：老急是谁呀？

甲：他姓季，因为爱着急，大家都叫他老急。

乙：他跟谁急呀？

甲：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从睁开眼开始。

乙：早上起来跟谁着急？

甲：跟闹钟着急！坐在床边上跟闹钟运气："您瞧这闹钟没有，新买的，昨天上好了七点，现在都七点零四分了，它一点动静没有，哑巴！您说这算是它叫我还是我叫它？"

乙：差几分钟，这是保不齐的！

甲：话不能这么说！差几分钟保不齐？要是定时炸弹，你这儿正上弦呢，它提前几分钟响了，把自己蹦那儿了。

乙：闹钟和炸弹不是一回事。

甲：都是上弦，到时候就响，不过一个声大点儿，一个声小点儿。

乙：行了，已经这样了就别运气了。

甲：真是的，我不愿意……今儿我等你一天！我看你响不响！

乙：行啦！赶紧出门上班吧。

甲：别提出门，出门我就着急。

乙：怎么？

甲：我出得去吗？翻山越岭过大河……

乙：您住哪儿呀？

甲：我住院儿里头！您说我们这门口儿，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小五他们家煤堆，全搁你眼眉前。我得上煤堆，爬白菜山，从十三辆自行车当中钻过去，搬开二十多块砖头，再挪走两块跳板，我才能蹦出来！

乙：出来就好啦！

甲：好什么？我还得回去！

乙：回去干吗？

甲：也不知谁家的孩子，把我自行车气门芯儿给拔了，我得回家拿气筒子去！

乙：瞧这份儿事！

甲：上山容易下山难！我接碴儿上煤堆。……

乙：得了，出门上了路就不着急了。

甲：谁不着急谁是小狗子！就这汽车跟你抢道，你就咽不下这口气！

乙：你躲着点不就得了嘛。

甲：我躲他，谁躲我呀？看他那么快我就生气。气得我冲他喊："你着什么急呀？"

乙：你着什么急？

甲：我上班去！

乙：人家也上班去！

甲：你多快呀！我蹬好几下才这么远，你一踩油门儿出去了。

乙：人家快是快，人家道儿还远哪！

甲：那你不会早点起呀？

乙：你怎么不早点儿起呀？

甲：我那破闹钟也不响，我起得来吗？

乙：行了，别提它了，到单位就好了。

甲：到单位还得和考勤的着急呢！

乙：怎么？

甲：刚迟到五分钟你就给画道儿。你得了解了解情况呀，马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得停，你想快走都不行，汽车挤你警察拦你，到这儿五分钟你还给我记迟到，厂里规定五分钟罚款两块，我一共挣……算了你给我记五分钟吧！

乙：怎么又让记了？

甲：再说会儿就半个钟头了。

乙：快进门吧，喝口水喘喘气就不着急了。

甲：喝水？您说我们这儿能有开水吗？打农村雇俩锅炉工，一月才给人六十块钱，你瞧烧的这水，半开不开阴阳

水！一月六十块钱可不也就烧这水嘛！

乙：你呀，一开始工作就不着急了！

甲：那是你们文艺团体，唱歌跳舞不着急，您到我们这儿看看，忙得连上厕所的工夫全没有，喝了那么多阴阳水，肚子叽哩咕噜乱响，你说我得多着急！

乙：该上你还上呀！

甲：在厕所里一呆呆一钟头，哎哟这个急哟！

乙：呆那么长时间干吗？

甲：我倒是想早点儿出来，你说现在这产品质量，半个多钟头这拉锁你就拉不上，我敢出来吗？

乙：怎么全让你碰上了？

甲：好容易到了工休的时候，非把你轰出来作工间操。

乙：你别说这不用着急。

甲：谁说的？

乙：作操有节奏呀！

甲：我们单位这破录音机能有节奏吗？不是快就是慢，慢起来大伙儿跟摸鱼似的，快起来像抽疯，你这不是要人命吗？

乙：到了中午歇歇晌就好了！

甲：谁说的？我跟大师傅还得着一通急！

乙：人家怎么招你了？

甲：盛菜，你这勺有准儿没有？前头那位一勺就是一大碗，到我这儿两勺盖不住盆底儿，当然也搭着我这盆大点儿——

乙：你拿的是什么盆呀？

甲：洗脸盆！

乙：你拿饭盆儿呀！

甲：我得预备得起呀？公共食堂这通乱抄劲儿，饭盆搁那儿转眼就没，急死你！

乙：那吃完饭就踏实了吧？

甲：谁踏实谁是小狗子！

乙：又怎么了？

甲：下午开会能把你急死！

乙：开会你就好好学习吧！

甲：哎哟，你可不知道这报告这个长哟！国际国内，党外党内，去年今年，这月下月，好容易他说完了，旁边那位又站起来："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你说人家说的那么全，你还补充什么，你多让人着急？

乙：现在有的会是长，下班就好了！

甲：下班？你得着急忙慌往家赶着做饭去！

乙：做去吧！

甲：双职工，有菜吗？

乙：买去呀！

甲：你别提买东西成不成？自由市场这卖东西的讨价还价，为五分钱他跟你对付半个多小时，说什么也不让，就这贫呦："师傅，您挣钱挣那么多，这五分钱您就给了吧！要省您从大处省，省个十顷带八顷，要算您从大处算，算个十万带八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得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儿卖葱蒜，一身泥来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别吃饭，少给五分我不干，您看合算不合

算，师傅师傅，掏钱吧您哪！”你说我能给他吗？

乙：我也不知道你真着急假着急，五分钱你对付什么呀？

甲：我不能助长他们这坏风气！

乙：那你就上国营商店买去！

甲：国营商店那售货员的态度更让人着急呀，你有多急的事他也慢慢腾腾的，找钱他一张一张的数，你抓一把给我不得了吗？

乙：商店的钱能随便给你吗？快回家吧！

甲：一提回家我脑袋就大！

乙：上煤堆，爬白菜山。

甲：不，没了，我改爬窗户了。

乙：怎么呢？

甲：小六他们家的小厨房盖好了，正挡我们家的门口！

乙：嘿！我说，甭管怎么说到家了，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甲：看电视，就那连续剧？八十多集不一块儿给你放，一天一集老那么抻着你，打头一集小伙子就搞对象，搞了四十多集还搞不成，有跟他这功夫，我自己搞一个好不好？

乙：你看看新闻！

甲：就这海湾战争，你是打是不打？倒来个痛快的，老这么耗着，不把人急死！

乙：他倒什么都惦记着。你看看球赛。

甲：就中国这足球他干踢不进，多好的脾气也得给急坏了！

乙：那就看歌舞。

甲：就现在唱歌的各位，光拉长声他不下来："西拉卡吧……"我就不给你鼓掌，我憋死你！

乙：那你就把电视机关上！

甲：关上，关上我干吗去？我没事儿干。您说这人一天到晚要没事干他着急不着急？

乙：你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子。

甲：别提孩子，为孩子我得着一辈子急！

乙：至于嘛？

甲：不至于？打她怀上这孩子我就着急！

乙：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着什么急呀？

甲：别人十个月怀胎，我儿子八个月就想出来。要早产，你说让不让人着急？

乙：他也是怕你着急！

甲：没听说过！

乙：赶紧吃保胎药。

甲：一着急，吃多了，十一个半月他都没动静……

乙：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甲：我这急大了！好容易生出来，他不哭，你说着急不？

乙：哟，那是呼吸，不哭就没气儿！

甲：我知道！等会儿哭了，他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说谁受得了？

乙：要说带孩子是麻烦。

甲：孩子两岁了，不会说话，着急不着急？

乙：别是哑巴呀！

甲：好容易学会了两句：爸爸，妈妈。

乙：这不挺好吗？

甲：第三句又学会了一句："去你妈的！"你着急不着急？

乙：学什么不好非学这句！

甲：孩子上托儿所，急就更大了。

乙：入托难！

甲：我们家门口就是托儿所，但是他不让你进，说你不属这片儿的。好说歹说托儿所说得让工厂开介绍信证明为什么得上这个托儿所。到了工厂，工厂说得托儿所开一个介绍信证明为什么上这个托儿所必须得需要我们工厂来一张介绍信，托儿所说得工厂开一张介绍信证明得介绍一下为什么上这个托儿所必须得需要工厂来开一张介绍信，工厂又说……

乙：你这儿说绕口令哪？

甲：等开好了介绍信，孩子都六岁半了！

乙：好嘛，该上学了！

甲：为上学还得着急！生日就差八天学校就不收。我得反复解释：我那孩子多吃了点儿药，要不然八月份就生出来了，我不至于着急。

乙：你说这干吗？

甲：等上了学，这就是着不完的急了。一年级天天接送——

乙：着急。

甲：二年级上课玩东西——

乙：着急。

甲：三年级功课跟不上——

乙：着急。

甲：四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乙：着急。

甲：五年级逃学看电影——

乙：着急。

甲：六年级该升学了——

乙：考中学更着急了。

甲：孩子这作业成天价问你！

乙：你帮助帮助他。

甲：谁帮助我呀？算术题问：一个水池子，灌水管六个小时灌满，排水管二十个小时排完，问两个管子一起开几小时灌满？这人都吃饱了撑的，你灌水池子你放排水管干吗？

乙：这不是算术嘛！

甲：跟头把式考上初中。

乙：这也算没白着急。

甲：刚上初一，别的都没学，他先交女朋友，学搞对象！你小东西子你着什么急呀？

乙：孩子也是随你。

甲：那我跟他妈我们也没那么老早鼓捣这事呀。我们是上了初三以后我给她写的条儿……

乙：谁问你这个了？孩子早恋你怎么办？

甲：急得我呀，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碎了嘴皮子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摆出厉害，申明大义。当初，解放战争劝国民党投降也没费这么大劲呀！

乙：把孩子说通了就好了。

甲：把孩子说通了，人家女方家长又找来了。

乙：出事了？

甲：事还不小。"你们怎么教育的孩子？这么早就搞对象？中午晚上全泡在我们家，冰箱里的东西都给吃干净了，我们给孩子姥姥存点儿棒子面他们全给熬粥喝了！"你说我们家缺这个吗？

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甲：唉，考不上大学，找不着工作，找着了工作不称心，好容易安定了，又搞不上对象了，你说你着急不着急？你小子过去那点儿本事哪儿去了？有能耐接碴孃人棒子面粥喝去呀！

乙：就别提这个了。

甲：凑凑和和咱给他对付了一个，又为结婚办事着急，为住房着急，为婆媳不和着急，为小两口打架着急，结婚两年多了没孩子我着急不着急？

乙：你急也不管用呀！

甲：盼着怀上了孩子，刚八个月又有动静了，要早产！

乙：还得吃药哇！

甲：药吃多了，十一个半月还不出来……

乙：得，他又续上了！

甲：不说我不着急，提起来就是一堆着急的事！

乙：行了，行了，眼不见心不烦，你躺下睡觉就不着急了。

甲：那是，我一天的急都着完了，刚躺下准备睡觉，就听街坊二大妈在院里喊了一句，就这一句，急得我是一宿没合眼……

乙：二大妈喊什么了？

甲："听说过些天副食品要涨价啦！"你说急死人不？

乙：老太太就爱传这个。

甲：这我得买去呀！急得我呀，第二天一起来，跟单位请假，上银行取钱，平板车，小推车，一趟一趟就往家里拉呀！

乙：拉什么？

甲：也就是油盐酱醋。

乙：那一趟就行了。

甲：一趟？那才哪儿到哪儿呀，光醋我就打了——

乙：多少？

甲：一洗澡盆！酱油——

乙：多少？

甲：两水缸！花生油——

乙：多少？

甲：十五桶！味精——

乙：多少？

甲：两抽屉！五香面儿——

乙：多少？

甲：一组合柜！黄酱——

乙：多少？

甲：一被窝！

乙：怎么弄那儿去了？

甲：酱坛子打了，全折被窝上了！

乙：乱不乱？你这是要开油盐店呀？

甲：那倒没有，反正家门口那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乙：哦，小卖部都包圆儿啦？

甲：东西买足了，想着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乙：是呀！

甲：谁不急谁是小狗子！

乙：怎么？

甲：等了好几天，它愣没动静。急得我哟，天天上物价局打听："同志，什么时候涨价？""去去，现在安定团结，你甭老散布这个，再散布这个抓起你来。""是我散布的吗？是二大妈散布……"

乙：嘿！你别把老太太再招出来呀！

甲：这么多东西放我们家，不涨价，光长毛，这不坑我吗？我得吃到什么岁数去？

乙：这急是你自己个儿找的！

甲：小卖部让我给包圆儿了，人家街坊还急呢！架不住天长日久，全上我这儿占便宜来了："季师傅，吃饺子缺点醋，您给来一碗！""小季呀，你大爷我拌点儿凉粉，来两瓶酱油！"您听见没有，拌点凉粉他要两瓶酱油！

乙：你赶紧想办法吧！

甲：先下手为强，明儿个我们家先改小卖部，我先卖吧！转天我就开张，什么价买的什么价卖，我亏不了多少！

乙：这倒是个好主意！

甲：第二天早上，刚要开张，二大妈一句话我差点儿没急死过去！

乙：又说什么了？

甲：“好消息！听人家说，季节不同，副食品价格——”

乙：怎么样？

甲：“——下调百分之三十！”

乙：全赔啦！

关于梁左

姜 昆

梁左他们家，谁都比他有名。他爸爸是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的老记者；他妈妈是大作家，一本《人到中年》让人荡气回肠；他弟弟是电影明星，大广告照片立在街上，脑袋比楼房的阳台还大；他爱人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属于新一代“统战对象”，也在市里、区里当个青联委员、政协委员什么的；他女儿小名“猫猫”，事业上还没有什么作为，因为太小——今年才五岁。提起梁左，大家常介绍他是“谌容的儿子”、“梁天的哥哥”，就是我女儿尊重他，叫他“猫猫她爸”。

我和梁左的合作是从《虎口遐想》开始的。一九八六年夏天，有一次我去看望谌容老师，碰上他也在。他谈起他刚脱稿的一篇小说，我立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相声，几乎不用加工就可以直接搬上舞台。拿到小说原稿以后，我在由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上连夜把它改成了相声，下车后立即排练、上演——这就是《虎口遐想》。

梁左的出现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机遇。在这以前我写过几十段相声，其中有不少受到观众的好评，但随之而来的

繁重的社会活动，沉重的行政工作负担，加上合作多年的李文华老师又因病告别了舞台，观众对我的要求和期望也不断增高……想到要超越自己、迈上新的台阶，总有些茫然。一个好汉三个帮，当年梅兰芳梅老板在前面唱《黛玉葬花》，后面就有齐如山齐二爷等一批合作者，只是中国的作家虽多，有谁可以帮助我创作相声呢——或不能也，或不为也。现在好了。梁左来了。他是一个很理想的合作者：他在北大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有文学功底；他在北京语言学院当的是汉语讲师，有语言学知识；他在京郊农村插过队，在中央机关当过干部，有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在结识我之前已经发表过几十篇小说和其他作品，有比较扎实的创作基础；他结婚以后一直带着爱人和孩子住在北京的一座大杂院里，熟悉普通人民的生活和语言；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有幽默感。

我们的合作是成功的。几年来，《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特大新闻》、《学唱歌》、《着急》等一批作品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并引起专家和同行的注意。对此，梁左总结说："因为你懂相声，我不懂相声，所以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的确，像《虎口遐想》中以"一青工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请游人注意安全"这样的书面语言和"您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要跟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这样的长句式来组成包袱，是不符合一般的相声创作规律的，但梁左就这么写了，我就这么演了，观众就这么笑了，这里面有值得研究的东西。我想，相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一定要大胆革新，不仅内容要革新，形式也要革新，如果一味拘泥旧的

手法去创作相声，就难免语言贫气、包袱雷同、笑料单一，就难以出现大的幽默。梁左在相声创作中的“离经叛道”，正说明他早已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梁左是一个好的合作者，却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合作者。这几年我屡屡动员他到广播说唱团来搞专业创作，但他却每每托词拒绝，我知道他是还没有下决心一辈子搞相声。他这人表面随和，说话慢条斯理，遇事不慌不忙，但内心却充满激情，变幻莫测，难以把握。当年他在中央机关呆得好好的，有一天读元曲“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于是心有所感，马上找领导要求调动，说是要换一种“耽几盏酒，教几卷书”的闲适生活。早先他还写过纯情小说，收到不少带着女孩子泪水的读者来信，后来他又搞过《红楼梦》研究，因为发给他的《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证》编号“十三”，认为太不吉利，所以洗手不干了。这几年他一会儿对数理逻辑发生兴趣，在创作相声《聚会》时硬塞进一段关于“悖论”的内容；一会儿又对动物学刻苦研究，啃完了厚厚的一本《中国鼠类大纲》，还发表了一篇叫什么《灭鼠记》的幽默小说，也动员我改编为相声；前年他又玩命学了一年西班牙语，说是为了读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原著……每到这时，常常需要我努力把他拉回到相声创作的正路上来，我对他说：“你那些都属于业余爱好，写相声才是正事。这几年大伙儿谁不知道你呀，都等着看你的作品呢！”他听得心里高兴：“真的？大伙儿都等着呢？那我可得对得住大伙儿。”于是几天以后又有一个新段子送到我的手中。

现在，我和梁左合作的第一部相声集《虎口遐想——姜

昆梁左相声集》即将出版，面对着我们的劳动成果，我想大声地对我的合作者说：

“咱们干它一辈子相声，怎么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虎口遐想 ——姜昆梁左相声集
作者=陈勇
页数=224
SS号=10176694
出版日期=